

牛
還

天津大公報發行



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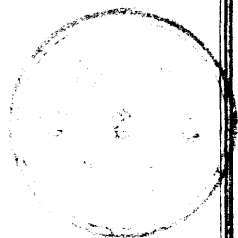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1594B

牛
還

島
工
課



行發報公大津天

未經著者同意此書不得
改編劇本或電影或繙譯

叙

這一件故事原先連載於天津和上海兩處大公報上。現在得以書冊的形式，重與讀者相見。故事已經說完，說故事的人應該閉住口。

但許多朋友的美厚之意不容不在此提及：去年靜夜的川江輪舟上，受了王平秋先生名雋談話的感發，我在一剎間拋棄了一個已成的意構而採取這故事的輪廓。其餘材料是我平日所儲藏的；不過其中最最小一部分，則是我開出項目，由陳玉樹先生代為搜集的。封面的裝飾是陳之佛先生所繪，書名則是另一位陳先生所題。大公報社中，胡政之，張季鸞，汪松年，許荳伯，許君遠，楊敬慈，張琴南，金誠夫諸位先生，或督促鼓勵我寫完此稿，或在整理，印刷，校勘各方面給我極珍貴的助力。這是我所能數得出的諸位。必定還有助我的許多位，但因各居異地

，各分工作，未曾通問，他們的大名遂爲我所不能數出。謹於此一總懇切申謝！

最後，哀念我 母！此書在重慶開始屬草，旋往成都，繼續寫了三章，皆已寄至天津。去年八月十六日下午七時，猝接 先母逝世之電，我即電津，請大公報勿將此稿發刊。而這稿中未寄的幾葉隨我同在飛機中東返奔喪。此稿續完，今復印成冊子， 先母見棄忽忽已十六個月！假使這本小書可以紀念，願獻之於我母！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南京記。

著者

一

在南京下關車站開行的夜快車，像神話裏所傳的怪龍一樣，怒吼着，騰擊着，向東方直衝。它時而沈默的拼命跑，時而發出橫厲的呼嘯，似乎要突破這無盡無涯的大黑夜。現在它在南翔站上停了。天色已經清亮。清晨的陽光正打算在靠微霧氣中轉側。龍不吼了，但在哮喘。它似乎有些疲乏，但精力依舊興奮。它似乎對於獲得這麼點兒的光明仍不滿意，所以還是噴洩怒氣還是在隱隱的咆哮。如若這一系列火車可以比作一條龍，那麼，車中所載的旅客便是龍身上的虱子。在睡

車裏的老爺，老闆們好像虱子長在龍腋下的，軟溫溫從雪白被褥中起來洗過了臉，也許還在溫習夢中擁抱的甚麼之類。至於那些三等車裏的客人，只好勉強比作龍尾龍爪上的可憐虱子。一個挨一個的擠坐着，伸出打熬了一夜不眠的腦袋看看窗外面的景物。早上峭料的風從半黃半綠的草樹兒上吹來，又把這些腦袋吹縮進去了。

吼呀，吼呀，火車終於到達了上海的北站。亂哄哄虱子似的人從月台裏推排到柵欄口上出來。雖然這個時候正是上海人睡得蜜糖兒似的，北站的出口上却是得緊張得生氣虎虎。在這塊地方只看見憑氣力吃飯的人們用全力活動爭取他們一天的澆裹兒。這時候，這地方，沒有寄生蟲型的人們足跡。這個喧嘈，勃鬱跳躍的周遭只屬於一個氣力的中心。

三等車裏的客人羣中，篩出來一個小夥子。這小夥穿了一身瀉了勁的洋服。

他手上提了一個小小的黃牛皮匣子，走到站口鐵棚的簷下立住了。

正對他的面前是祥生汽車行租車分站。幾十部淺碧色噴漆的車子，正嗚嗚緩緩載着客人分駛出去。一些後到的旅客也正一堆堆走向汽車站去叫車。不是頂便當的事麼？一塊兩隻角子，無論遠近送您到家，更不向您多麻煩一個字兒！

——噹噹噹！……

界路上的電車駛過停了。電車並沒有響鈴。却是記憶中的噹噹幻覺把他從躊躇裏喚回來了。提了皮匣趕緊跑出站，跳上電車，又隨着轉去。許多的街彎過了，許多沒有開門的店戶退後了。經過白渡橋，黃浦灘的那副不尷不尬的景緻又映進他的眼睛了：中國銀行那所舊式的房子擠在一排大樓之間，好像個矮老太太受委曲似的與少艾爲伍。凌霄的沙遜房子挺立在南京路口，從高層花綱石牆面上鋼窓的長方洞中露出澈夜未滅的燈光所映的窓紗艷色。一眼閃進南京路裏，還只是

靜悄悄得沒得幾個人。柏油路躺在兩排閉了眼睛的洋行公司中，一齊仍然好睡。獨有匯豐門前的銅獅子，昂起頭老不睡。江海關鐘樓聳在曉霧中。鐘面子像一個眯了眼的胖和尚圓臉，也彷彿打磕睡。又彷彿低瞅着對面地上的赫德銅像，奇怪這個老傢伙永遠不去睡覺，却無聲的站着怙愾些甚麼鬼主意！總之，這一條線上的半死氣象，和黃浦江中大小船隻溟濛烟霧，蒼蒼茫茫的水波，形成整個的不蘆不尬。

電車要到五馬路轉灣了，他纔猛然省悟過來這一條路走得冤枉了。爲甚麼要巴巴的坐上六號的電車呢？這麼大的一個圈子？爲甚不多走兩步，跑到北河南路口，上五號的公共汽車一直到愛多亞路下來呢？再不然，跳上任何一號的車，都比這個簡便。他一氣，便在停車的時候下來了。

我是糊塗了，世路的奔波已經把我的方向弄迷了！上海，不願意再來的

地方！又不得不來！來了，却生疏了！

他心裏這麼想着，獨自沿着馬路向前走。想着前年在南市小機關作事。想着在上海所遇到的一些人物，大多是洋行小鬼，即不然，也是洋奴化了的人，頭髮永遠剪得淺淺，梳得油光水滑，嘴裏永遠夾雜着洋涇濱英語和匯水的高低，荷包裏永遠有香檳馬票和女人的手絹子，洋服永遠是燙得平平的。這都是使他最頭痛的東西。而他從現在起，不能再爲接觸。他想到燙得平平的洋服，不由無意的掠了自己身上一眼。一身風塵蹣跚的落魄裝呀！然而正有一種兀傲歷落的風骨不在這一身破舊的衣服上面，却也不在這衣服以外。這一身衣服至少比那些漂亮的衣服要沒有俗氣些。這樣，他不由又悠悠的微笑起來，近乎一種冷笑，笑的他自己是一個地道的窮光蛋，爲甚麼却小資產階級的無聊名士意識會這麼深！

已經到法租界的一條靜街上。他走進總衙堂口，轉入橫巷看着看着，看見一

家後門。那油垢的門板上露出變黃了的白漆字，標出五十七號。叫門罷，嘿，還沒有起來，豈有此理！他看見開門的那個老媽子，正還是以前那個黑黑胖胖的無爲州大腳娘姨，便高興的笑了一笑，邁過竈披間，大踏步竄上樓梯了。

「那個？那個！」樓上人聽到樓梯響得這樣急切，主人翁的腔調擺出來咧。

「那個？你還要問的是那個！航空快信接着沒有？……這早晚還攪着太太睡！」

「哈哈！老華！來得這麼快！……信接着了。」主人帶着半邊臉的肥皂沫子，短襖兒開了門迎客人進去。左手上的保安剃刀並不妨害右手的行禮。「你瞧，還是這麼愛尋開心啊！……我打算去接你的。又怕你在南京要住兩天。夜車來的？坐坐坐！」

門又響了。太太蓬着頭髮，斜敞着旗袍領子，趿着一對繡花拖鞋進來。應該

是從澡間裏出來的，手指間還夾着半支烟捲兒。她笑嘻嘻的就向那張枕衾凌亂的床上坐了。一套上海化的女人家的寒暄親切辭令像台上道白似的流將出來。於是乎茶呀，烟呀，圓鐵盒裏的牛奶糖呀，都由女人家導演娘姨，排出一番應有的節目。主人翁藉着這個機會，騰出空閑將其餘的半邊臉剃乾淨了。

「今天是個大禮拜日，本來還可以睡的，我們可早起來了。真可恨！昨天夜裏挨了人家兩個三番，……」他收拾好了轉過身來坐下，却目送女人出去裝飾，口裏溜的是他心中要事。倏的他居然想起正題來了：「喂，君彥，我們分別這樣長遠了。你也不常有信來。我簡直就一個字不寫。你到北平的情形怎樣？這回到上海想必又有了甚麼辦法。老弟，說給二哥聽聽！」

「說起來也不過這麼一回事。始終在平凡窮困裏面打圈子罷了。我最初並沒有到北平，因為我不打算去。那塊地方，我實在太熟習了。所以我跑到太原去了

。北平的朋友知道我失業太久了，纔叫我回到北平。誰知在北平住了幾個月，除了我那幾個朋友之外沒碰見鬼，也沒碰見人。盡碰見些個『不湊巧！』我的朋友和我一樣着急。他又覺得把我叫了去，結果還是讓我兩手空空，十分不好意思。他千方百計的替我在上海一個甚麼中西文化社裏面弄到一個事情。我所以又回到上海來了。」

「很好，這就是一個好辦法，」這位賢主人的嘴裏總是脫不了『辦法』這一類的話頭兒，正如他的癖性喜歡自稱是『二哥』一樣。因為喜歡自稱二哥，當然所有的熟人，除了他的『股長』『課長』之外，都是『老弟』了。「你瞧，前年年底一定要走，放着好好兒的事不幹，現在還不是回來了！既然回來了，這個辦法就正當了。老弟，不是我說你，我就愛在好朋友面前說直話！你的性情有點兒像匹子叫驢，不大馴良的。要知道，人生在世應該隨遇而安。你瞧二哥我，吃海

關多少年啦！在天津我住得不錯，在青島我也住得滿好，憑咱一個北方人，現下在上海也是老資格啦！只要海關不調動我，我就永遠住了下去。調動我，我就另換一處。橫豎那兒都是一樣。成天的上上公事房呀，下來了打小牌兒，買幾張春季大香賓，回力球兒也可以耍一耍的。這是人生正道！這是個辦法！老弟，你現在既有了這個好辦法了，就照這辦法辦。不用三心二意，你就聽我的。咱李克家李二哥，向來不會拿虧給人吃，老弟！」

煙縷兒從華君彥的口中噓出來。他噓成一片薄霧，彷彿是隔離了他們之間的一堵牆。他聽這位『二哥』的人生哲學講義已經不少。現在又該輪到他來聽。那麼，只好洗耳恭聽。他聽完了一大段，笑了一笑說道。

「是呀，我現在就打算老老實實照你的辦法辦。跑來跑去的，真的把人也跑厭煩了。不過，事情不由人打算，譬方說，這個文化社的事，原本就是瞎湊合上

的。湊得合式不合式，現在完全不知道。而且又安知我去了，這事準還在？我到北平，也是和到這裏來的情形一樣的。甚麼都說定了，但還沒能夠在北平站住。誰知道在上海準站得住？可見我雖然跑去跑來：也不能完全應由我負責。……嘿，說起真可笑，我有一個朋友現在南洋，居然作買賣作得很不錯了。他寫幾次的信叫我到那兒去。要是真沒飯吃，我就到南洋罷。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我的朋友也不少，縱然我要飄流，他們也不讓。我就是沿門托鉢，也還托不到那兒。這不過極言人生的無定罷了」。

「你這話就叫強辭奪理！……」李二哥說得聲高而且響，臉上却掛了濃厚的笑容，足以抵消他聲音的嚴肅性。「到上海來有甚麼拿不準？明天早上是禮拜一。你一早就去，決無問題。你那許多的不湊巧，就不會出在我身上。爲甚麼呢？就因爲你有許多朋友，我可沒有。你的朋友多，所以辦法多啦。但是也因爲朋友

多，鬧得你到處轉。像我一年就不寫一封信。見了面，大家全是朋友。不見面呢，你上那兒講朋友去？因此之故，省了許許多的麻煩。我就好好兒的捧了一個飯碗吃上他一輩子。你看這辦法比你那辦法怎樣？」

李二哥最後這句話說得又響亮起來了。這『響亮』裏面包含了百分之二百的肯定和得意，使得華君彥哈哈大笑，他颯的一下將手上的烟捲兒投到水盃裏。

「對啦！對啦！所以你走出去，人家喊你二少！……所以我就成了白俄！」

「甚麼事兒說得這麼高興呀？……噲！還是這麼愛咬着下嘴唇兒！」李太太一下進來。第一句話剛完，她忽然像發現了礦苗樣的，向李二哥撲哧一笑，用手遠對華君彥嘴上指着。可不是嗎！老華的上面牙齒正微微咬着下嘴唇的左側，顯出精神興奮的樣子來，下唇被咬得斜了一些，上唇却微微翹起，翹得那麼透勁！

「華先生！我瞧您這個脾氣兒改不了啦。說話稍微一來勁，嘴唇兒立刻就咬

起！」她這時已經將頭髮和臉整理得比剛纔年輕多了。這樣的說着笑着，逗得二哥和老華一齊都笑。她雖然不能算好看，而且已經近老了，但這一種的活潑，使得人家有時忘記了她的不好看。「華先生？您還是住咱們那個亭子間罷。娘娘已經給您收拾好了。我們剛好有人家寄存一個小鐵床。您的行李呢？」

「哦，行李扣了牌子。我還沒有向站上拿來」。

「那不要緊。等二哥打個電話，叫公房事的茶房去拿來」。

下午了。李太太指揮收拾的亭子間，不但枕衾桌椅都已經安排妥帖，原來懸在正中的一盞電燈，也斜牽到臨窗的桌子上面來了。李太太並且還將他們向來只用作放餅干盒，玻璃罐的書架子，也叫娘娘打掃了在亭子間靠牆擺起。書架子的復職爲的適合華先生的需要，這見得李太太心細。

華先生獨自躺在床上。這一段兜了近萬里的旅程，算是仍然回到原出發點休

息了罷。他回憶到和這位李二哥的最初認識不過另一個朋友介紹到他家來租一間房子。漸漸的感覺到李二哥夫婦兩位是一對經濟鴛鴦，一個亭子間，租出三十塊大洋：對於他們的家用也「不無小補」了。

華先生的長身體在床上打了個轉側。他在這回憶裏不由得奇怪，像他和李這樣興趣懸絕的人居然會住在一起而很合式。這一半又當歸功於李太太的善於持家。她懂得他是一個單身決不欠錢的房客，有時并且很慷慨。具備這些條件的人是二房東所不容易遇到的。所以她照料他十分周洽。警方說他的床單子比她家裏的洗得還勤。半夜回來保溫瓶裏早已灌滿了開水。雖然連這些小節都是要不明出錢的代價的，但他覺得在許多別的地方出了代價也還得不到這些安適。以此，他雖明知他的荷包常常會被這些安適弄得濶了下去，他還是樂於在這裏。

人必須要生存在世上。除了那些有勇氣去自殺的荒唐鬼，沒有人能夠不想方

法去安排過活。過活的欲望多；而所有的人用以取得這些欲望的手段更多。有一種人使用的手段常被另一種人看不起。他們以為這一種人的生活，不啻是在糞坑上蓋一塊板再造起洋樓住下。但只要臭氣沒有透過板來，或雖然透過來了，而這一種人的鼻子却永遠患着重傷風，那麼仍舊可以舒服的過下去。只有那些另一種人既苦於鼻子太靈敏，又不能澈照一切，其結果則反而處處弄得好像倒不如這一種人了。華先生想到他的安適是由李二哥夫婦手上轉來的，不禁又有了這一段的感想。但這種感想只是躺在床上的零碎玩意兒，正如同窗口上的日影，漸漸的移去，漸漸的消失了。

二

李二哥的生活是安定的。他臉上總有笑容。他的「辦法」時常拿來宣傳人。似乎世上一切的事，對他永遠沒有例外。華先生在他家裏住下了將近一個月，沐浴在他的「雀牌」，「拜生日」的平和空氣中，幾乎也要變得安靜下來了。但居然有了例外。

「老弟，你瞧瞧，這個事兒討厭」！李二哥一推門走進老華的房裏，蝦灰色毛葛的袍子，袖口兒一半翻了過來，胖胖的手上夾了紙烟。他沈重的坐到小鐵床

上，電燈光反映着袍子顯出柔和的閃耀。但他的臉上却有一種不安的神氣。

華君彥從椅子上側坐過一些說道，「怎樣的呀？」

「豈有此理！房子出了問題啦！我告訴你，老弟，咱們自家人，說了你也不至於笑話我。我這幢房子，不是我租的。我們有個親戚有一房小公館早前住在這裏。他帶着這娘兒們到別地方去了。走的時候因為打算不久還要回來，所以這房子裏一切的傢俱和裝配都想保存。而且房租訂的是一年的合同，不住也要化一年的錢。所以他就請我住上了他這所房子，一半替他照看着。他們說回來，老沒得回來。一月月的拖下去，拖完了一年還是願意拖。你瞧瞧這是甚麼辦法！不過人家比旧有錢得多，不在乎出這筆房租，我也就樂意住下了。要不然，我的公事房在大英地界，我為甚麼要老遠的在法蘭西住家呢？我的辦法是車錢雖然多花，人也勞苦，但是房租可省得多啦。嘿，現在……這事兒够多討厭！……不是個辦法

！

「到底怎樣不是個辦法呢？」

李二哥搖了搖頭道，「今天早上我到公事房裏，接了他一封電報。他說他們就要來了，叫咱們趕快搬房子。你瞧瞧，這麼趕弄的，叫人真沒辦法。本來他們就用不着花這份兒冤錢留下房子！現在急了就要，害得我馬上就得搬家。你說，他這手兒辦法够不够瞧的！」

「搬家就完了！老兄住人家的房子也不少時候了，這也用不着再埋怨了啊。」華君彥的一句話將二哥說得個臉通紅。他本來要和老華商量一點事的，這一來僵住了倒不好說。他就搭趣着談些閑話走了。

一連幾天，李二哥犧牲了打雀牌抽頭子的利益去找房子。他的條件，一要離公事房近，二要房子不太新而有抽水馬桶，庶幾乎既乾淨而又租金不貴，三要設

法仍然將老華羈縻了住在一起，可以分担一些。最後在愛文義路平巖村找着了幢房子。老華同時也搬進去住了。這一件事還是李太太外交辭令的成功。她向老華說他們怎樣耽心像華先生這樣的好朋友一個人沒有好地方住，沒有熟人照料。她又說他們特租這幢房子離電車道是怎樣的近，對於華先生到文化社多麼方便。她又說，設若他們搬家而不替華先生豫備一間房間，那便是怎樣的對不起人。她又說，不但二哥，連她自己也自居於老姐姐的地位，要想給華先生說個好好的媳婦兒，必須要他在這裏等機會介紹。她又說……她又說……結果是華先生住下了，房租加了十塊錢。

上海的電車網，有幾個交互的中心。愛文義路以西的中心，在靜安寺。電車公司在赫德路福煦路轉角的地方立了一個很大的停車廠。每天早上車廠放出一輛

輛的車，集中在靜安寺中心，然後向東放駛到各處。李太太的話說得倒是誠實的。他們的家在愛文義路，離這個中心不算很遠，所以每天早上有許多路的電車從他們家外不遠的馬路上駛過去。他們可以很安閑的從弄堂裏轉到馬路邊上。不用幾分鐘便有車子響着鈴溜到面前來站住。

文化社的地址在靠北京路左近。華先生去辦公，願意多走幾步或少走幾步，都有的是車。他對於這一點倒是十分滿意。從搬家以後，每天早上，他多半趕上一號的電車。很早的洗了臉，吃過些點心，便帶了一本書，跳上車，在疏疏落落的車箱角裏讀幾頁書，來消磨聽鈴聲的枯寂。有時也順便買一份電車站旁小孩子手上的當日報紙。

漸漸華先生感到單調了。車上早間是空虛得要死，晚上回來，人又擠得透不了氣。最初半個月早上還可以看着書將空虛忘了。過了半個月不行了。一個人上

了車，多半將書本子下意識的繙幾繙，便不禁又無目的地呆起來了。這時手裏捏着書本子，眼睛裏只是晃搖着賣票生的憊懶樣子。此外便是幾個早上到學校去的男女孩子。一個個的手上提了個小黃皮箱。有的嘖嘖，啞啞笑着說着。有的靜默的溫習將要被教員考問的功課。此外也有幾個洋人。或者是工部局出早巡的暗探，或者是洋行的職員，或者是穿着制服的水兵。這些人有一大半都是天天可以遇見的。

華君彥對於書本子的興趣低落下來，有意無意的看着這些小孩子和大人，偶爾思緒也像浮煙在空中裊一裊，由外形猜度他們的性情和職業。這一件事無意識地使他感到興味，却破除了他早上一些枯寂。不過究竟太沒有用心了，事實上他只是茫昧的在車上。

至於他在文化社裏的生活，更是平庸得很。他所作的事是關於一些教育材料

的徵集和編纂。他算是一部分的領袖。那種地位，正和他平日所最感到頭痛的科長差不多。另外有幾位先生分担了枝節的任務，受他的指導。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本身差不多成了一種承轉的人。若是願意找入股文章作，也未嘗不可以作得頭昏眼花；若是不作，那麼，在公事桌上淨抽一個月的紙烟也決沒有人說他偷懶。

介乎他與受他指導的幾位之間的，另外還有一位。這是戴着玳瑁圓眶眼鏡的盧蘭徵女士。盧女士原籍河南，但說得很流利的北平話和蘇白。她在社裏和人談話向例用純熟輕圓的蘇州腔，但是一轉頭遇見個北方人，她立刻說出話來像個很講究禮節的旗下小姐了。有的時候她好像有意的要造成一個方言大家，還許遲遲能來幾句廣東話。

她是文化社理事長的小姐的未婚夫的妹妹的同學。她在社裏擔任了一個辦事員名義，派在理事長室服務。理事長不常到社裏來。常務理事雖然天天來，却因

尊重理事長，對於盧女士也是很客氣的不派事給她作。她天天守着一間空屋子發煩了，便跑到各處找點事幫人家的忙，順便就談談天。老華一班人的辦公室與理事長室隔得最近。盧女士也來得最勤。

盧女士對於華君彥似乎感到許多興趣。在老華到差那一天她已經用又脆又柔的北平話和他談了一陣。她的語調間拿老華當她的北方大同鄉了。我們的華先生還有甚麼不明白？他在盧女士的情態中已經看出含混着的兩面矛盾意味：一面是普通小職員對於地位較高的人所生的敬，另一面却暗示着她雖是小職員背後乃有一個龐大的影子，——理事長！不過盧女士究竟有令人可愛的地方。至少在現在的岑寂中，她給了他一點澹漠的滋潤。

這一天早上正在落雨，華先生坐在車角，望着陰沈沈的天和那被雨洗得發亮的柏油路，老是那末想甚麼似的。車子在卡德路轉角站上，等客人剛好上完了的

時候，賣票生將鈴拉響正作開車的信號，忽然他又拉起停車的信號來。這時站台旁剛有個女子從一輛人力車裏匆匆趕進電車來。

這個臨時事件衝破了車裏的靜寂。像一片碧雲似的在他眼前停了，這位年輕的女人穿了件綠色雨衣。她坐在他的斜對面打開皮夾子拿錢買票，還有些兒嬌喘。他慣性地掠了車上一眼。老華看見了她也是一個天天早上乘這一號車的朋友。在這一瞥中，他茫無所着的思緒沾着了一條發生的路了。他知道這位小姐每天早上都比他在前幾站上車。他每次進車門的時候，總看到她和其他的兩三個乘客都靜靜的坐得安閑。獨這次是例外。

——她的家大概總在極司斐爾路或是愚園路。她從靜安寺上車。今天她也許先到武定路或是麥根路去作了一些事，所以趕到這裏來上車。嘿，福爾摩斯！

無心的猜想會引起有意的探索。如若這句話不錯，華先生現在就是如此。他

獨自忖度着，獨自暗暗發笑。禁不住順眼再多看她兩三次。好呀，倒沒有想到竟一直忽略了她的美麗！綠色雨衣的下面露出咖啡色旗袍掩覆着一雙圓秀的腳腕和踏住半高底皮鞋的腳。鞋和襪是同袍子一樣的顏色。尤其那襪子的絲薄得像水彩畫上的顏料淺淺地刷在她的皮膚上。綠色雨衣的上面露出一個可愛的臉。那麼清靈的一對眸子，淺水裏滉漾着兩小顆寒星。那麼自然長秀的眉毛，淡淡的眉梢上掃了一點黛色。那麼位置適中的一個高高的鼻梁，從眉心下漸漸地起來將人心裏所有的嚮慕都引到那渾成圓潤又膩又光的準頭上！小臉兒黑黑的，加了一抹微黃的胭脂。那麼柔潔的鬢髮，遮住了她的小耳朵。總之她這雨衣托着她的頭，使得她全身好像一個美人蕉的未開花朵，綠長的捲蕊，吐出來一丁點兒的紅苞。

——這是一顆新發現的恆星！

華君彥對着自己手上的書獨自發笑。上海的時髦女人要拿來比恆星，那就真

叫天文家忙不過來嘍！這樣想着想着，車子一站站的走到了拋球場，那女子便下去了。

他到了文化社，看到自己桌上正有一厚冊稿子。這是一部調查鄉村教育的報告。他已經通體看過，要作一篇序，介紹說明並且要發揮他的意見。他拿起筆來沉下心靜靜地在一張稿紙上先寫這篇文章的結構要點。他斟酌改易了一些次序，剛剛作了一段，已經開午飯了。

社裏本來預備得有午飯。君彥因為回寓路遠，也加入了這個小小的午飯團體。人數不多，吃完了各人找一個適當的地方，來一個小午睡，君彥的辦公室裏有一個很好的沙發。他每天便在這時獨自享受這種舒適。

「噲！睡着啦！」

君彥懵懵間聽到這一句女人輕聲的獨語。睜開眼來正見盧蘭徵女士剛要退出

門去。她看見君彥眼睜開了，就又笑了。

「華先生，對不起！驚動了你呀！我因為門沒有關，所以進來了。」

「不要客氣。盧小姐今天來得早呀。」

「是呢」，盧女士看見他已經起身，而且聽差也遞了手巾進來了，也就坐下來。「今天午飯沒有回家。有一個同學約我在附近吃了。所以我來得早一點。走進來各處都是這麼靜悄悄的。我害怕呢！」

盧女士這最後一句話的聲音，實在是無意中露出過分的嬌脆，她一向是對於君彥相當地親切客氣。但也時時要有意顯示一些矜持。君彥漸漸看得清楚了。盧女士是已過二十五歲的小姐。環境變化了她的心理，時時流露出某種隱伏的悲哀。這一種悲哀是爲君彥所同情的。然而這種悲哀的表面却戴了各式不同的帽子。有時是驕傲，有時是憤激，有時矯飾。君彥當然也看得出來，因之有時會由於厭

惡這些帽子，反弄得減少了對帽子底下的悲哀之同情。不過這一刹那却變成例外。他受了這一聲的刺激，彷彿得到了個新提示。

「是麼？……怕甚麼？」他極瀟灑地笑着回覆她。同時他在那兩個玳瑁眼鏡框裏面看到她微近視的眼睛，有一些失去童年的活潑，却是眼鏡框外面的一張小粉臉又依然滿貯着風姿。在這上面，他尋出來一些她逝去了的妙齡美麗。這個印象在他此時心中又發生了一番異樣的况味。

盧女士當然沒有覺到他心中的感想，祇是閑談似的說道，「哦，我的胆子頂小啦。晚上黑的地方，必定要兩個人一齊走。……華先生，你們有很好家庭的人不會知道冷酷的情形。從前我父母在，總要想法子不使我害怕。現在只有哥哥嫂子，人家當然不管，我也不服氣拿來說。倒好！漸漸的胆子闢大了！」

「盧小姐，我是沒有家庭的。我一個人住在朋友家裏。家鄉當然還有許多族

人，但都和我沒有親切關係。」

「想不到華先生也是……，哦住在朋友家裏……都很方便嗎？」盧女士有一點忸怩了。她斷斷續續，說了一些意義不貫的話。但立刻她又很大方了，臉上重新掛了端正氣。

「呃，呃，都還方便。謝謝！」君彥笑着回答也完全客氣起來了。「盧小姐不吸煙麼？」

「我不吸煙。不過你，華先生要吸煙請便罷。」

「哦，那麼就對不起了，我吸一枝煙。」君彥拈了一枝烟燃起來。

「我看華先生不常吸煙的。」

「是的。我只有無事談天，偶爾吸一枝。一天不會銷到三枝以上。」

「很好呀！我看見許多人讀書作文都要吸煙。彷彿必得吸煙纔開聰明似的。」

我不大看得慣薰黃了手指的人。華先生倒不是這樣。……好了，耽誤你許多時間！」說着她便笑笑走回理事長室裏去了。

晚上，君彥下了公事房跑到舊書店去轉了好久。在外一人吃過飯。偶然在歸途上看見馬路旁的電影廣告，便跑去看了。夜間回寓，李二哥的雀牌還未打完。走進自己房內，一眼便看見桌上放了一堆東西，——繩紮好了的四筒加利克紙煙。另外一張盧女士的白洋紙仿宋字體名片。他略一沉吟，便輕輕的將煙提到書架上放着。自己飲了一杯水，脫衣去睡。

「老弟，有辦法呀！人家大姑娘都送你的禮！」李克家哈哈大笑的推門進來。

。「瞞着二哥自由戀愛，真有你的！」

。「少胡說，這是一位同事送的。」

。「同事怎的？先同事後同床！你別拿我當老頑固哇！」這位『二哥』不容分

說的硬派下去了。「今天晚六點，有個娘姨來問華少爺，手上就提了這麼些個煙。我問清楚了是盧小姐送你的，我就明白是這麼一套辦法啦。馬上我給她一塊錢車錢。老弟，你說二哥是不是有板有眼？人家娘姨說她們小姐因為知道華少爺吃煙不多，必定要一點稍好的煙。你瞧，上的這股子洋勁！你還要瞞我！甚麼辦法！」

華君彥知道他的來意，便拿出一張鈔票來，用好言語打發『二哥』走了。

這一件事使得華君彥起了一度小思索。他不是未曾戀愛過的人。對於戀愛病的一切預感和徵象，都知道很清楚。固然，他在戀愛上吃過虧。但並不能因為吃過虧，就從此不需要戀愛。實際上反是在某幾處的失敗，得到經驗而更激起他的雄心。不過他現在乖巧了，他覺得應該作的事情還很多。這些事在他這時看來或者比戀愛還要緊一點。雖然他還未抓到去作這些事的機會，他似乎要將精力留

待着。而且即使是要戀愛，似乎現在還沒有一個戀愛的機會。他現在要在戀愛上打算盤，覺得不犯着去用力的地方，那就簡直要一毫力都不用。假使用力，一定是用去絕不猶疑地掃清意外的麻煩。所以他這一度的小思索很快就得了結論：無論盧女士送煙是純粹的友情，抑或是愛的試探，都應該以秋風掃葉快刀斬麻的態度回絕得個乾淨。這時他的好勝心理似乎得到一些高傲的滿足。電燈一熄，他就酣睡了。

第二天，他依舊搭電車，依舊在卡德路轉角原站上，碰到那一枚美人蕉上車來。沒有穿綠雨衣不是美人蕉了。一身黑縐袍子，上臂套了一個黑釧，頭髮上又勒了一條黑緞帶子，竟是一朵黑牡丹。她那手上的錢夾子，也是黑白相間的圖案。她的皮膚本來微黑，着了全身黑衣倒顯白了些，而又絕不是那一種貧血症蘇州女人的白。華君彥的目光在她那聳秀清靈的鼻準上又轉了兩轉。他自己想着假使

盧女士是這個樣子，那就正如上海人所說的『倒也嘸啥』了。

他到了文化社，幹了一上午的工作，却例外不見盧女士來。直到快散值的時候，纔見盧女士含着笑在窰子玻璃上敲了一下。君產也笑着回答。盧女士已經踏着高底的韻節進來了。

「多謝你呀，盧小姐！……」

「噢！沒有甚麼……噯，我忘了一件東西在房裏。等一會再談。」

盧女士匆匆便出去了。一直到君彥吃完了飯，終也沒有再來。

晚上，君彥回寓去，因為電車太擠他改搭了一號的公共汽車。到了河南路口西邊的站上；車門一開那候車的人們都擁上來。君彥正預備將坐位讓給一個正走近他身前的胖太太，一瞥眼却彷彿黑牡丹的影子在車門口。可不是嗎！那個可愛的鼻準正輝耀在一個洋人的肩側。她已經看見君彥了。於是我們的華先生將已經

準備起來的身子，迅速地改作一個略微欠伸的姿態，又坐穩了。胖太太便只好向裏走。黑牡丹的亮眼睛一掠，沒有地方了，正預備向車中間的空隙裏站。君彥很快向她作了個微笑的招呼，便立起來讓她。

「謝謝」！黑牡丹解語了。

這個情形是很明顯的，本來要讓給別人的座位，她來了便讓給了她；不但他知道她已經看清楚這情形，并且他知道那位胖太太也看清楚了。這一件讓座的平常事情因爲多了一個周折，也似乎多了一點偏袒的好感。

電車在次晨過平巖村站，君彥夾了一本書跳進車來。

又是她！

她今天又不是黑牡丹了，是一顆藍寶石。很樸素的藍布衫兒，頭髮上換一根藏青色的緞帶。多麼變化啊！然而那個永遠不變的鼻準，秀立在任何衣服的變化

之中，都合式，都好看。

這時電車的另一半，三等座中，只有兩三個人。他們這一節只有他守着這一顆藍寶石。彼此都面熟得很了。彼此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不能不說話了。這樣熟習，而枯坐相對直是要悶得抱歉了。

「小姐每天早上都到南京路去啊。」君彥極迅速自然的向她打了招呼，便在對面坐下。

「是的，天天都要走這一條路過的。」

「我們都是一樣。快兩個月了。所以我今天說話了。太冒昧罷？」

「不要客氣，」她笑了，那麼和藹，「早上電車裏很寂靜的。」

華君彥聽到這句話有味。她豈不是說，要說話纔不寂靜麼？

「小姐是在甚麼公司服務的麼？」

「不是的，我在河南路富民銀行。……先生每天到那裏去？……是教員罷？」

「哦，小姐猜出來了麼？……」君彥也笑了，「不是教員，但也和教員差不多。……我在北京路過去一點的地方中西文化社作一點事情……可不可以問貴姓大名？」

她又笑了，好像是不大願講。但終於講了，「敝姓田，……田地的田。」

「哦，田小姐，……貴處是廣西麼？」

「是呀，……你怎麼知道？」田小姐驚訝起來，脫口用了個你字。

「我聽小姐口音有一點廣西聲調的尾子……。」君彥這時腦中忽然閃起一個最遠最舊的影子來。在這個找談話的時候，便拿來作材料了。「有一位田濤，桂林人，不是小姐一家罷？」

「田濤？那是我十一哥！」這一句回答，倒真出了他的意外了。

「田濤是小姐的哥哥！哦，十幾哥？十一哥？怎麼這樣多的弟兄？」

「不是同胞的。他是這個排行，和我很疏遠。先生怎麼知道他？」

「說起來久啦！那時我們還是小孩子，同學。他并且和我打過許多次架。打完了又很好。所以我現在還記得他。」

她又笑了，似乎是笑他還有些孩氣。

「那麼，他現在的情形呢？」君彥倒不曾注意到她的笑。

「他死了！……聽說是三五天的病。……已經過去七年了！」

「噢……不可捉摸……」

他們兩位的談話，拉長了許多路。車上此時已經多了些人。而這個不快的消息，使得君彥暫時沈默。直到車子已經停在先施公司的十字路口紅燈前，他掏出一張名片，寫上住址遞給她。「請留下這個地名。可不可以連大名一齊告訴我？」

或者我想多知道一點關於田濤的事情。已經快到河南路不能多談了。」

她接過名片來，一面微笑，一面打開夾囊，換出一張小片子。君彥看那上面兩個小字「田濤」。

三

他到了文化社，還早啊。役人却過來說，「盧小姐在理事長室。她叫我等華先生來了，問一問。請到那邊去談談。」

「好，好，就來。」君彥一面說着，一面便走到盧女士房裏。

「早啊！盧小姐。」

盧女士只對他淡淡地笑了一笑。他便在她的桌子旁的椅子上坐了。她這時臉上的神氣，彷彿是最微妙的國際時局。說喜歡麼，不是。說鬱怒麼，不到。她將要

說甚麼話，更不可預知。從那玳瑁眼鏡裏，看出她的一對眼睛，正在含愁含怨，而亦正在用抑制的力量將愁怨遮起，極意作出自然樣子來。君彥呢，對於這個微妙的時局，很像一個大政治家，笑嘻嘻地若不知其事。

「華先生，」盧女士還是在淡笑，「我是很坦白的，而且也是最富於同情心的。前天因為偶然和你閑談，知道你，——知道華先生是寄居在朋友家裏。因之觸動我的同感。我雖然是住在自己兄嫂家中但也……」

盧女士說到這裏便停了一停。她迅速地又掩起這將要瀉出的真實情感，改換了一副較尊嚴語調。「我是覺得華先生喜歡吃一點烟，而住在朋友家裏未必人家就預備周到。恰好有人送我們家裏烟。所以我偶然想到叫人送到華先生寓處，因為我們不大吃烟，恐怕糟蹋了。……」

「……這實在是很平常的。……不過，……現在女子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很

困難。女子在公共機關裏找到了職業，男子都尋開心，說我們是花瓶。所以女子就不得不提防，避嫌。……昨天諸位都還沒有散，華先生一對我道謝。其實不要緊，……不過，我不願意引起大家注意，我就趕快走了……」

「是的，」君彥很自然的回答道，「盧小姐這話的意思極正當的。盧小姐的友誼，我很感謝。同時又很抱歉我太疏忽。」

這時君彥要扯一篇鬼話，來作無情的諷示了。他像煞有介事的泛論道，「我所以如此之疏忽，因為我對於男女間沒有甚麼差別觀念。我將女同事，都看得和我的男朋友一樣，所以簡直就粗心大意沒有提防到細節。而且，盧小姐，我自來還有一個偏見，覺得惟其大家都這樣絕無差別地相處，纔是消除不使的方法。假使本來無嫌，似乎也就不用其避。——但這究竟是男子粗疏的看法，大概心思細密的女同胞不大贊同罷。」

這樣說笑着，他將盧女士敷衍過去。但只是在表面上他逼得盧女士無話可說而已。她的心裏正覺得他殘忍地損傷了她的感覺。然而，她一面固然覺着他殘忍得可恨，却也有一種抓不住的可愛。

真是他竟然如此的可愛麼？恐怕不見得。不過她在十七八歲的時候，高視闊步，接受慣了一切男子的諂媚，以爲天下最多而揮霍不盡的東西就是這班男子。她毫不顧惜地讓許多漂亮人物水樣地從她的指縫裏漏過了。現在漸漸沒有甚麼她所中意的男子再來圍繞她。她感到這些男子漸漸變倔強了，倒使她受着一種不能不俯就的壓力。但若俯就太甚，她回顧往日的光榮又實在不甘。她看見現在許多美麗少女便要嫉妬，甚至她還幸災樂禍地盼望這些女孩趕快也墜入她的覆轍。同時，她常常照鏡子，却又覺得自己依然很迷人，依然有資格抓得着較合式的男子。在這種顛倒複雜的心情下，她覺得如若一個男子倔強，而她還可以贏得他的心

，那是很快意的。這是她恨華先生而又覺得他可愛的的原因。假使這就是華先生的可愛處呢，那麼，便是她自己製造了一個虛空愛的圈子，而她自己又站到圈子裏去愛這個虛空。

天氣漸漸熱，向來以穿夾綢衫過冬的上海女人，現在衣服穿得更薄了。

在這一段時間裏盧女士因爲一個偶然機會和李二哥夫婦認識了。二哥和太太邀了君彥到永安公司買東西，遇見了盧女士。李二哥知道她就是那位送烟的小姐，提起了許多興趣來和她說話。李太太更是一個善於應酬的，和盧女士說不到十句話，便已經談起雀牌而很投契。當天她就約盧小姐到家裏來打牌。從此以後，一方面實際上是李家又多了一個打牌的主顧，另一方面李氏夫婦還說是爲了幫忙華先生的戀愛！

却是華先生和那一個迷人的鼻子一天差不多兩次的見面，已經十分談得來了

。他已經聽到了許多從她那個可愛的嘴裏說出的情節：父母都在廣西。她十一歲隨父母出來到上海。一直就在上海讀書，以至到富民銀行作事。父母前年底回去，她便住在憶定盤路姑母家裏。當然，華君彥也報告了許多過去歷史。

這些談話，差不多彼此都覺得很有興味。他們不一定要乘電車了。晚間華先多半早一點就到了河南路口。他等她來。有時兩個人等了一歇車子還沒有來。只要有一個提議，說是走到前一站再坐車罷，那一個決不會反對。因為傍晚由東往西的車異常擁擠，反不如在邊路上走着談談好些。有一兩次，並且偶然的到『福祿壽』飲冰室去吃一點冷東西。這些話都多半是在路上或者玻璃版的桌子上的談笑資料。

他們互相談到以前在電車上未說話時的猜度，格外覺得有趣。她說，看見他老是拿着一本書，而且衣服很是整齊乾淨，想着必定是個當教員的。他便告訴她

拿書的不一定是教員。而且他的衣服向來不講究。現在衣服所以比較好，因為舊的實在不能穿了，新近他另作過的，所以帶些上海的漂亮。他并且開玩笑說她假若看見他以前那套衣服，不但不以為他是教員，必定還提防他是扒手，不和他說話。當她第一次說她住在憶定盤路，他便得意地連連發笑，說他如何猜她住在極司斐爾路或愚園路。

關於她一人住在姑母家裏，他很奇怪她的父母會這樣放心將如此可愛而且年紀正到可以結婚的女兒，寄在親戚地方，自己却跑回家那麼遠。他最初還以為她必是有愛好朋友在上海，或者正準備要結婚。漸漸地他看到除他以外并無別個男子來找過她。因之他談到她的父母，總很謹慎地不觸動她可能的傷感。但她却那樣的天真，提到她的父母總是笑嘻嘻地，并不以父母拋開她而有所感觸。

一切的進程，都和盧女士與李家的來往互自展開。君彥因為在外面和田漪談

得很起勁，回到寓裏也很精神。往往遇到盧小姐在牌桌上，他都是有說有笑的。李家夫婦和盧小姐却以爲華先生的心思活動了。這正是二哥認爲造成往來快樂，打牌抽頭的好機會。他於是慨然以『老弟』的媒人自居。

這一天，君彥和幾個朋友在外面酒店吃了晚飯。夜間回寓來，李家的娘姨正忙着拖地板，佈置桌椅。李二哥和太太正站在樓梯口上。他們看見君彥回來，便一同到他房裏來坐下。

「華老弟！」李太太也公然透着這麼親熱。她那高領口扣子全解着，露出瘦瘦的黃色皮膚，棱起兩塊喉下的橫骨。一對下垂的秋後茄子乳房伏在綢襟裏，比她那注意修飾得流行樣的頭臉，似乎有些趕不上時代。她夾着紙烟，神情安逸。「告訴你，盧小姐今天在我們這裏玩得多好。她問了你兩次。并且還談到你，在公事房裏辦事多麼認真。又說上次到你這房裏來，看到這麼許多書，稱贊你好學

。——但是，這都是她常說的話不稀奇。今天盧小姐可露出些有味兒的話了：她說你房裏的書這樣多又亂，怎麼不整理。我們告訴她，你願意這樣亂，不要娘姨整理。她點點頭笑啦，說是娘姨那裏懂得整理書呢。您瞧！……」

「嘿！您瞧瞧哇！」李二哥鬼聲怪叫起來。

「你別搗亂！」李太太不媚而媚的呵斥丈夫，繼續說道，「後來，娘姨拿熨斗熨你的枕頭衣。盧小姐一面看牌，一面就閑談她在高小作手工，挑絲的成績都是八九十分。有的時候還非要老師打百分不可。我就說，這是華先生的枕頭。他不過是在三友社買的。像挑絲的東西，外國店裏賣得貴極了。我就請她何妨有工夫挑一點兒甚麼，給我們和華先生作個紀念。她又說丟下太久，恐怕作不好了。不過我知道，不是完全拒絕。假使您要自己求她一句，我相信她一定肯作，而且作得還是又快又好，——真個的，人家盧小姐這份意思，可極厚啦。老實說罷

。您不容易找着這麼個人兒！」

君彥笑道，「李太太倒是頂會油加醋的！她要有禮物願意送人，就送來好了啊。何必繞這麼些彎子呢？」

「嗶——！您怎麼啦？這個事兒……人家是個大姑娘家的，滿打算她心裏有甚麼意思，總不能先向您求不是！這是人家大姑娘的面子，無論如何，總得您去求她呀！」

君彥看着她只微微地笑。

李二哥的道理，在肚裏悶不住了。他揷了揷雪白印度綢小褂袖子講演道，「老弟，你這又不是個辦法了！作個頂天立地的堂堂男子漢，在世上應該把住一個結實飯碗。爲甚麼呢？爲的成家立業，爲的自己個兒快活！你照了我第一個辦法已經好好地幹了你現在的事。那只算辦了一半，還有一半，成家立業，你也得照

二哥的辦法辦，管保沒錯兒！——盧小姐不壞呀，又白，又胖，又多麼愛打扮，搜到懷裏叫乖乖多好多好！」

「對了，我所以到上海來就爲的是照你的辦法！……」君彥仍然頑皮地笑。

「別瞎扯啦！」李太太有些聽不慣『二哥』的後幾句話。轉過却依然用她溫婉的但較緊迫的話來追君彥。「說真的，華老弟，呃，華先生，您的確不容易找這麼個人兒！假使您不喜歡她，您一定得說出她的短處。」

「我根本就不打算找，所以也不管容易不容易了。她也沒有短處。」

「不能，您一定以爲她有短處。您姑且說一兩樣。」

「哈哈，李太太，你真聰明！你避開了我的無法討論的頭一句話！」

「不是這麼說，華先生，您得舉出她的短處來，纔能叫我們作朋友的心服。」

其實，婚姻是各人的緣法。我們那能勉強呢？不過，我說的是人家盧小姐這一片

意思真難得。況且盧小姐相貌也好，人也能幹。二哥說的成家立業，還得這樣的人纔行。像那種十六七的小鴉頭子，懂得甚麼呀！您瞧，盧小姐，又會說話，又大方。她那像貌！戴上眼鏡兒，多文雅，整和登在畫報上外洋回國的女博士像片兒一樣！」

君彥聽得不耐煩了。他心想：——爲的免除這隻母鷄不住地在耳邊啼，有正面表示對盧絕對不喜的必要。他却是仍然臉上掛着笑說道，「李太太，你要我說，我就說罷。你誇獎她的眼鏡兒像女博士，但是我不喜歡的，就是她這女博士的玳瑁眼鏡！」

「別，別；……別咬嘴唇兒！」李太太笑了。她指着君彥斜咬微翹的上唇，「咬壞了，不能吃飯啦！」

但是，君彥的話匣子開了。

「要說盧小姐像貌確是不醜。但是不能因為她好看了，我就得愛她。也不能因為她對我還有一些友誼，我就得如何如何。并且她奇怪，咱們天天可以在社裏見面，假使有甚麼話，可以早說。她一字也沒有說呀！但是她，常到你們家來。但我却沒有和她順理成章地同到這裏來過一次。你看她的態度這樣閃爍。」

「我再告訴你她在社裏的情形：不錯，她的確很大方，又愛和我們說話。而且南北方言都可以說一點，無一處不表現她的才能。她又常常批評一般女子。她罵上海的女孩子，那怕還沒進中學，已經打扮得像個妓女。但是她自己却裝扮得非常時髦。這個時候，我們回答話就感覺困難了。不附和着她的正論，當然不行。附和了，又像是暗暗罵她。你若是就她立論的身分看去，她好像隱然以這一般『女孩』的前輩自居。但你若就承認她前輩的身份，那又立刻大觸犯她的忌諱。上次就有個同事偶然不留心談到這些『女孩』，說是十五六歲的小姐們也應該花

梢一點，假使一過時就來不及了。我當時就替他捏了一把汗。果然盧小姐歇了一點多鐘就借別的事由，大奚落了他一陣。

「她又很大方的喜歡和我們談獨身主義。本來最好是不必談，因為談了又容易犯罵題文章。她的理由是男子自私心太重，男子結婚以後把一切的責任和罪孽都放在妻子身上，男子最卑鄙，男子總是嫌自己的妻子不美，美了，又提防她不貞，男子無錢時要用妻子的錢，等到自己有了錢，却送恰別的女人了。男子這樣，男子那樣。好了，男子都是混蛋。不要和他們接近哪，但是她又偏要和男子打交道。打了交道也不妨，她又不能一直縱橫驕傲的下去，有許多時候，她又顯得十分溫柔嬌媚要男子去『保護』她。」

「她有一天帶了個朋友到她房裏。我們看到她的這位朋友是一個瘦長女子。但是將頭髮剪得極短，完全和男子一樣。衣服全是男式。她後來和我們談起這位

位朋友，特別表彰她是一個最能侮辱嘲笑男子的。當時就有一位忍不住的同事笑着說，她越侮辱嘲笑男子，越教人覺得她可憐。她看不起男子，却要連裝飾都摹仿男子，就是可憐的鐵證。這一下把盧小姐氣極了。她向常務理事去哭着要辭職。從此以後就不和這位同事說話！

「這就是盧小姐的一串故事。她對我的確很不錯。雖然也有假扳面孔的時候，我却原諒她不過是爲的維持尊嚴。這一切的不自然，矛盾，弄聰明，使小性兒。都有她的來由，我都能了解而且十分同情。不過我所能作到的止於此。說到底罷，無論何人若與她結了婚，也許她現在的種種性情會改變復原，因爲她原來是個自然的好女子。不過這個和她結婚的人決不是我。我所得到的她的一切聲音舉動乃至猜想得出的她的心思。都使我覺得難受。我既然看清楚了，就不能不說清楚。

。

君彥說完了，李太太一片熱心也不知從何說起纔好。李二哥更是聽得要打磕睡。他搖搖頭，眼睛仰翻着，好像看到天外的神氣，說道。「咳，你呀，像你這樣的人活得够多麻煩！老弟，和你說的不過是娶媳婦兒的事，簡單極啦。你又是這個又是那個！彷彿你要拿小刀把人家大姑娘一片片切開看過，你還要研究似的！這樣兒還活得有意思啦？沒聽說這個辦法！……老弟，作夫妻也有個作夫妻的道理：上床睡覺，下床拾掇屋子料理飲食，肚子大了就生孩子。除此之外，沒有甚麼。再說盧小姐作了這些年的事積了些錢，又還有點兒家當……」二哥笑迷迷地精神來了。「你這叫人財兩得。她又白，又胖！若真是你在家裏玩兒膩了，要上跳舞場，長三堂子，鹹肉莊，又有誰攔你？……哈哈——哈哈——」

君彥也哈哈大笑起來。李太太鄙夷地只對她丈夫笑出帶有點醋意的冷笑。君彥便借這個機會說自己要休息了。

因爲說話太多，他一時睡不着。躺在床上老覺着李家夫婦，和盧小姐的形影像走馬燈圍着轉。轉來轉去，還是轉出那個絕世的鼻梁影子。他忽然起了個閃念：是不是去和這個『鼻子』戀愛一陣呢？他自己曉得對於她，一直還說不上甚麼明確的愛。以往的經驗又告訴他，所謂愛的成分極其迷離複雜。若仔細體察又找不出有甚麼樣的一個東西可以叫作愛。老實講，純粹的愛，應該只是本能要求。此外一切都不過是因爲種種歷史和環境關係使得它生出種種花樣而已。他知道。但他實際並不能僅以本能要求爲滿足。他還有許多的美麗幻想。他以為要把這些美麗幻想編織出來，以修繕磨瑩這個本能，然後纔算完成了，纔能滿足。但，又有幾個女子配作對象以完成這幻想呢？

因爲這樣，他頗有『才難之歎。』並且他也感到如若拿這個幻想作標準，世上沒有一個男子或女子可以够資格。這真是個可笑的矛盾。

在這個心境下，他覺得普通女子都差不多。固然『鼻子』的一切都很美，但也並不是難找的美人。尤其在上海，若僅以服裝舉止，世俗的美麗去挑選，比她更漂亮的真是車載斗量。所以他此時並不一定怎樣愛她。

然而女子體態，在初期相見，如果多一分美麗，的確也加強一分繫念的力量。君彥此時又明明想到。盧小姐不是也曾經給過他一些滋潤的麼？現在不但不能滋潤他反而惹厭他。這裏面多少受了『鼻子』比較的影響。她固然不一定十分可愛，不完全合理想，但又何妨試試理想的一部分呢？

四

天晴得發亮。無盡的藍空中，彷彿窈窕深邃得透不過去；但又晶朗澄潔，顯得原來就是透的。愚園路兩旁綠樹葉子映在陽光下，玻璃翠的玉片兒也沒有那麼漂亮。這接連的快綠延亘在這條幽靜住宅區的馬路，影子斜斜地篩到人家籬笆上或圍牆鐵闌干上，越顯得那麼清闕深遠。公共汽車便在這平滑路面上，高速率穿過綠影，到兆豐花園門前的空場，打個旋兒纔站住。

「怎麼樣，好運氣啊！車上人這樣少……」君彥笑着扶了田漪下車。

「是呀，還是你這樣好興致。」田漪也是笑。

他們進了園子，沿着那偏東的小徑走去。走了些路越過小坡，他們找了一井賣冷飲的地方坐下。田漪叫了一杯橘子水，君彥叫了一份冰激凌。從這坐處望去，一片空闊：地下細草如茵，襯着些遠遠的高樹，樹頂好像要碰着天。綠的，青灰的，晶藍的組成蕭曠景緻。天上這時飄了隔離很遠的幾塊白雲，湊趣地增加了一種顏色。他們暫時沒有話說。偶爾互相看一看，互相微微一笑。

君彥眼中這時是一幅油畫：深玄細密的頭髮，不可測像海而亮得像星的眼珠，微黑頰膚之中綴着一個紅得像火的小嘴。玻璃杯裏的橘子水通過那個細吸管，無聲地進嘴去，似乎差可減低火的燃力。但是星光一閃，火又燃了！她今天穿了件純黑薄紗衣。不知是身上的，是髮上的，抑或是臉上的香氣，倏忽飄渺，偶然聞得到。他心想她這比前兩天還要美。

——自己給自己迷住了罷？剛起了心思要試驗，所以今天她纔格外美嘍！然而不是，她的美可以解釋的。今天她特別修飾了，修飾到人工剛好表彰天然的程度。沒有不及，也未過分。這是今天格外出色的原因。

君彥雖然這樣自以為冷靜的想着，但還忍不住說出話來，「你今天真好看哪！」

「不要奚落人罷，你老是這樣愛尋開心……」

「真的是尋開心麼？你真以為我是這樣？你看你說着在笑，足見得你的話不誠實啊。」

她更笑了。「你倒說我不誠實！不笑怎樣？扳起面孔來？你這人真好玩。自己愛淘氣，說出來的話都教人沒法子答覆。」

君彥聽了翹起腳尖在地下踏了兩踏，注視着她笑道，「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了。你是知道你美。人家說出來了，你又害羞……不要低頭！不要又披嘴！……對不對？但，美仍然是美！你這態度還是帶着我們東方小姐的風致。現在人都西化了，不這樣害羞了。」

「你這樣壞！……西方化的美人，你喜歡麼？我想你應該有許多朋友。你一定可以交西方化的美人。你看是啊？」

這給君彥一個意外的驚喜！他不覺怔了一怔，——她有醋意了！

「是呀！但我一個熟人也沒有。這還要拜託你去找。不過，我想你決找不出我所中意的人，一個西方體態東方趣味和你一樣的人，……」

她的耳朵紅起來了。君彥遲頓了一下，——決然地只當作沒有看見，反而更爽快說，「不錯，找得出來麼？」

他說完了自己笑起來，彷彿半真半假。她却不再笑了，眼睛看了看他又轉向天

看去。她似乎有意裝作未曾注意。但是那斂了笑的臉，深不可測的眼珠所露出的矜持，怎樣能遮掩呢？

她漸漸沉靜住了。看見君彥的玻璃盞內，只贖着一些溶了的殘液，便說：「我們走走好不好？你還要吃東西麼？」

「好，走一走。」

他們沿着路又走回來。在那中國式的方木廳裏轉了一轉，又走過池邊來。看見前面一羣男女和小孩，正在逗鴨子。女人將買好的食物拋在水裏。許多鴨子遠遠追來爭吃。清波白浪，洗刷得鴨子羽毛分外光潤。小孩子喜歡得直跳。他們走近站着看了些時，便轉到池旁小坡疊石上的椅子坐了。這椅子正在一株樹前，面对着池子，正好看對池的景色。

「我覺得這個園子，很空曠可愛。」她說，「上海住家，缺少的就是空地。」

若說這裏花木，還不大行。春天這裏有許多辛夷樹，開起花來還好。秋天菊花也很多。此外沒有多大意思。」

「你這話不錯。凡外國人經營的園子。都是這樣一套味道，當然我很佩服他們的整齊，但也討厭他們的單調。你看他們在路旁栽的草花，在地上安排的花圃。他們劃齊了一塊，沿着線將花連盆子栽到土裏去。只要有一顆花衰萎了些，立刻可以揀上一盆。所以他們的花圃永遠是盛開的。這有甚麼趣味呢！不過，這些地方看得出幹勁來。在趣味上，雖然差一點，但在却十分喜歡這種認真努力的精神。」

「你是個很好的演說家呀！」

「糟了！糟了！」君彥笑出聲來，「剛纔區說我奚落你，是冤枉事。現在你奚落我，不冤枉罷！剛多說兩句話，你就送上綽號了。」

她直是笑，一排明耀的牙齒，格外加足了笑的光輝。此情此景，簡直使得君彥無可奈何。

忽然她的笑容全斂，非常不安的動起來。

「你看我背上有甚麼！」

君彥一看，却有一個青毛蟲。在她的後肩下。這東西肥肥的身上，還有一些花紋，正在那掩覆着她的細軟豐圓肩肉的黑紗衫上蠕行。

「一個青蟲。」

她嚇得變了顏色，幾乎叫起來。他趕快用手拈起那蟲，笑道：「不要怕，你看我捉起它了。」

「不要看，快踏死它吧！」

她看了那蟲一眼，趕快又轉過眼去，驚顏未定。他將蟲摔到地上，一脚踏爛

「我最怕這樣毛蟲。剛纔我覺得有個東西落在我的背上。我就疑心。果然是這東西。我背脊都嚇涼了。走吧，不在這樹下坐了。」

君彥看她這時又鬆動地笑着了，那賸餘的恐怖猶自滲在笑裏。這一種神態引得他不知要怎樣憐惜才好。他看着她輕盈地站起，禁不住將手抄扶了她的右肩，緩緩拍了兩下。

「不要怕了罷。不要怕了。」

這兩句簡單的話，當然不足以表示出他心裏的複雜意思。然而够了。他蘊藏的情感使得他這時的聲音，變得異常結實，異常柔和，而且那麽樣的微妙而有力，一個壯男子的溫存，不藉語辭已經完全蓬勃出來了。這個自然神秘的聲音，使得她很敏銳感覺到如同飲了醇酒的滋味。她回臉看了他一下，身子好像不自主地

更靠近他。

「現在我不怕了。按說不應該怕，像個小孩子似的。」

「我看你就是個頂好的小孩子！」

他說着，覺得扶了她的那支手熱痛起來了。看了看，那捉毛蟲的兩個手指已經腫起。她也看見了。

「這是怎麼了？蟲螫的！」

「大概是那個東西鬧的。不要緊。像潑上一點辣椒水，馬上就好。」

「……………」

她一聲也不響了。凝着一雙眼睛似愁似歉對他臉上看着。嘴唇動了幾動，想說話又咽回去。這時他們已經走出園門，同在站口上候車。君彥的手像有許多小針更緊地扎下。她很注意地又看到他指下連掌的肉都腫了。他和她進車內坐下的。

時候，她那含愁含歉眼又在他放在膝頭的手上轉，臉紅了起來。

「真對不起你呵……」

「不要緊，」他溫和微笑，已經忘記痛了，「現在不大痛，……而且，……我也很高興受這個痛苦！」

她又不響，眼光注到自己的鞋尖上去，手撫弄着夾囊輕輕翻來覆去。很快地到了憶定盤路，君彥和她一同下車，離開她家還有些路。

「我可以送你回家麼？」

「可以的。假使我姑母在家，你還可以進來坐一坐。」她說着遲頓了一頓，又對他笑一笑，「……不過，最好說你是我銀行裏的同事。」

「哦，曉得了。」他也笑了。

他送她到家。姑母不在。他也不再坐下了。她伸出手來和他一握。

「明天見！……我看看你那一隻手。」

「你看，不痛了，腫也消了一些。謝謝你，不要記掛！」

「不過你回去最好趕快消毒。天氣熱，免得弄出別的瘡來。」

他看着她進門去了。一人回到寓所。太陽漸漸斜陰了下去。進澡間，洗浴了。在患處塗一點常備的藥水。

晚上，風很涼。他想趁此將昨天未讀完的一冊書讀畢。但他這天實在太欣喜了，書中每一句的意義幾乎都與田漪相連。他也幾乎不相信這種心情還是一個像他這樣曾在愛的漩渦中打過滾來的人所能重生的。率性合起書，燃了一枝紙烟，溫習這一場經過。

他自己推想所以使他如此心醉的原因，最終歸結於處女的美。當然，他決不是在某種蠻性遺留方面還有處女迷信。他現在所特別感覺處女的美，乃是感受到

一種處女情態而生的眷戀。他想到她今天的一言一動，無一處不是對他最敏銳地展開了，却又無一處不是最微妙地遮掩了。這是羞怯。正如萬花筒在放射之前，那淺綠簞子會得微微一挫，便要衝出無數飛散的火花。亦如孔雀在開屏以前，它的金碧長尾會得稍稍一斂，便要照耀出千萬眩人的閃爍。所以處女對於愛的初探也必然有她的羞怯。這是一個奇境的先聲，新鮮的，敏銳的，包孕無窮的，天真不可褻的。然則世上還有比這個處女的羞怯，更美麗，更珍貴更神奇的麼？

然而，韶華却又如此的容易飛去，比逝水，比電光石火還不可捉摸。這一剎那的美麗，不旋踵就無影無痕了。而無量數正在這美麗時光的人，又絕不知道這極短美麗時光之可珍惜，糊塗浪費毫無自覺。那些知道可貴的人又都是失去美麗的。雖然想要一分一秒地去珍惜，而已不再有第二個機會到來。現在怎樣呢？正有這樣最珍貴的一個奇境，放在他的面前，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他能不驚喜

麼？能再錯過這個機會麼？不會有第二回的機會，竟然有第二回，並且是一個處女無瑕的愛！

這樣想着，他對她的心情更熱烈了。他不像以前僅僅驚奇賞鑑就完事，却要加緊去追。他看見手上藥水的痕迹，念到促進今天局面的原因。他真要發狂感謝那條偉大犧牲的小青蟲。惜乎他不是『新詩人』，寫不出表現靈感的長短詩句！

第二天他到社裏去，在車上沒有遇見她。但他精神異常充足。他的衣服也換了，容顏也格外光彩了，坐在公事桌前辦事也格外有興趣。他覺得血管中已經注進了新血。

快要散值的時候，田漪的電話來了。她說她已經在哈同路網球場。請他有工夫可以來玩。這是她的第一次電話。他想到她的關切，她對他不可離的意味，高

興極了。

他到了網球場，看見已經有許多人。在前面人少一些的坐處，看見田漪揮動小手絹兒招呼他。他走近去，看見她旁邊有一位四十以外的女太太。她介紹了即是她的姑母，一個面龐與她略似的小老太太，似乎還不肯服老，在已纏復放的腳上穿了一雙甚爲時式的皮鞋。

在她與姑母之間有一個空座位，上面有一件白嗶嘰衣服。她讓他靠在她外面坐下。他們看場上人打球。

一歇工夫，來了個模樣很文秀精緻的青年，帶了一頂白草帽，襯衫的領子鬆開來，領帶在領褶裏垂下好像一條美麗小尾巴。他毫不客氣的拿起空座上那件衣服來就待坐下。

「呃，你在這邊坐。……這一位是華先生。」田漪移坐到那空位去，騰出她

自己的坐處，讓給這青年，和他坐得相連。

「哦，哦！華先生。」青年文雅地和他招呼坐下來。

「請教！」他一面和這青年握手，一面覺得這孩子頗爲幼稚，連應有的寒暄也倉卒忘記了。

「梁，………梁志清。」青年又遞過一張精印很小的片子。

「華先生是濤哥的老朋友，和阿漪又同在銀行裏。」姑母加說一句。

田漪只是自然地笑。

「哦，我早知道了。久仰得很！」青年這樣說着，含笑向田漪看了一眼，繼續說道，「內人寫信給我已經提過了。」

「內人！」

這兩個字比焦雷還響，比閃電還疾，比鐵錘還重，頓使他的神經震木了！在

這比一秒還短百分之一的剎那間，他甚麼沒有看見，甚麼沒有想到，整個宇宙陡然幻滅！

然而，更一剎那，他以前的痛苦經驗却意外迅疾發揮效能。他恢復了！她略略低下頭去，含羞地笑。

「梁先生，常常打球麼？」

他完全自然爽快的談笑。他的個體磊落的氣概，反而更增高，也更瀟灑了。

「不常打。今天有一個朋友是會員在這裏打。我們來玩的。」

「那麼梁先生喜歡甚麼運動呢？天熱了，游泳麼？」

「也不游泳。」青年好像也很羞澀。

怎麼以前沒有會到梁先生？現在甚麼地方服務？」

「我還在吳楚讀書。紡織系三年級。」

她這時好像減退羞顏了，替她的丈夫解明道，「他在蘇州吳楚大學，美以美教會辦的學校。你不知道麼？」

「知道，知道，……不過就是還不知道你們兩位結婚幾年了。」他帶着歡笑的玩笑態度，使得人覺得他那麼和諧。

「一年了。」姑母說。

「不到一年呢。她比我早畢業，所以她先到銀行作事去了。因為她的家庭要遷回廣西，所以纔結婚的。」梁志清似乎以趕不上妻子的畢業期，而格外覺得侷促，說起話來難以爲情。

姑母對君彥的爽利感到喜悅了。她不等梁志清再說，就接着說道：「志清一人在蘇州讀書。阿漪一人又不曾持過家，又在上海有這個事。商量還是住在上海我家方便。志清到上海來就如同回家一樣了。今年暑假他的學校又要領他們同學

到各處參觀紗廠。志清回來都只算偷閑的。」

「哦，這樣子！」君彥很愉快地應對。同時還喝彩場上的球。他在機敏不覺中，窺出田漪正在體察他的神態。她的情形暗中好像一個走繩的女子，時時注意到維持她的重心。

他却同時趁他們看擊球的空隙中，敏銳地觀察梁志清。他覺得梁正是一個江南韶秀子弟。衣服漂亮，頭髮梳得很好。有一個白淨而略帶青的臉孔；上額寬平，頰顎漸漸狹了下來。上帝在那上面開了三個橫口子：兩個各嵌相當清澄而帶柔儒的眼珠，一個上下翻成了厚厚的嘴唇。他的年紀大約二十一、二，身體並未充分發展。

球戲散了，梁志清的朋友也來了。君彥立刻提議請他們晚餐。他迅速調來一輛汽車。讓他們進了車，他坐到車夫一旁。

「大馬路，新雅！」

他回寓來，已經夜十點。洗了澡，同昨天一樣地獨自坐下。從球場到餐館，所有一切反激出來的精神，和熟練僞作的酬應，都隨着浴盆的水流走了。他一枝趕一枝地吸煙。這時所賸下來的完全是真摯單純的憤怒。

他想到自己竟然如此的蠢！和她以前說過許多次話，竟然不會領略她的真實。甚至已經說到她的父母，自己還僅是懷疑她父母對於成年女兒的大意，竟不絲毫推究人家，爲甚麼就這樣大意。憑甚麼就武斷她是處女？爲甚麼自己竟糊塗得不想想？張天師被鬼迷！

昨天還作讚頌處女的夢。自己滿打算拿有經驗人的謹慎來啓迪一個天真少女，使得發展到燦爛奇境，填自己的恨，給人家幸福。現在纔知道自己蒙在鼓裏。

人家是甚麼都精通的了！

不但這樣，她更以她巧妙的態度，一直逗得自己在夢境裏兜圈子。她的一切溫柔，一切敏感，一切對自己留情的動作，只算她一時高興無痕迹地拿自己去消遣。現在丈夫回來了，她却一聲不響地推出丈夫來和他見面。這是巧妙沈默的通告！試想都市女人狎侮人到甚麼田地！而且自己對盧女士一向是如何的高傲。假使盧要曉得了這一段事情，會得怎樣嘲笑？

這非常使他痛苦。他的自尊心被她最嚴重地損傷了！

同時，餐館裏的情景也在襲擊他，刺激他。新雅酒間裏，雪亮的銀器皿，豐盛的肴饌，在潔白抬面，映着天花板上柔燦的燈光。風扇聲，和笑語聲混和。她那一副嬌樣兒嵌在這周遭內，真是光輝了一切。她對她的小孩丈夫，似乎說話並不怎樣親切，態度也很平淡。然而這正是有力的反證。她不是對他淡漠，而是在

衆人前的矜持。以她那樣聰明，豈有不會調情的？他想得到，凡他所知道的，甚至還不會知道的男女間所能作出的一切秘密，都會在他們二人之間作出來。他並看不起她的小孩丈夫。但是對於他所珍惜重視的『處女』，這個小孩却能姿意狎弄，而她對於他必是像貓兒一樣的馴良，像抽水馬桶一樣的便利！

——不行！一定要得到她！那怕得到之後，再拋棄了！

他又轉到了桌子前，寫了幾封信。他要錢用，不得不事先苦心調集。他更設想了許多必要的應付。這時候他如同一員赴火線決死的戰士。他以前對盧女士看得很清楚。他知道盧女士的愛情並不簡單，裏面攙雜了許多偏見和自私心，此外還有不服老的氣憤。他看着盧女士的神氣，推到她行動的由來，覺得可同情而又可憫歎。現在輪到他自己，他却也不管那麼多了。

他的精神一點也不頹唐。第二天活跳跳地仍然辦他應辦的事。盧女士也仍

然偶到他的辦公房內來玩一下。她仍然隨意地和同事們說說笑笑，在平等之中仍然對他表示親近。他也應用他的世故和她周旋得很光滑。

這時役人送進一個小白信封來。那是一封筆畫不甚好，而帶了幾個別字的精緻信：

君彥先生：

昨天真是對不起，勞動你又破費你。

我並且知道，你是很細心的，又很爽快。你昨天的態度，使我覺得你真是
一個好朋友。你沒有教我受窘。

我有許多話，因為不方便同你說，所以沒有說。現在你一定都知道了。我也不必說了。但是，我還怕你對我有悟解。你總然有悟解，我也原諒的。因為我覺得好像總有些地方對你多少要抱歉。

我很願意我們的友誼如常。志清很欽佩你。姑母格外說你好。我今天頂早到銀行，固意不和你同車。我先寫這封信給你，我希望你諒解。明天我們還可同行。

田漪草

他折起信來，沉吟不語。回信吧？還是等明天見面再說？回信又怎樣措辭？他的感情按捺不下，一定要立刻作覆。而且他覺得已經決定了的態度更不容再猶疑。他提起筆來颯颯向下寫：

最可愛而最可恨的！

感謝你的信，尤其感謝你的周密體會我。但『先生』二字，敬謹奉還。你以後若再叫我『先生』，不如叫我王八旦！

你的信中，兩次提到『友誼』。聰明可愛的小漪！你我心聲早已共鳴。這裏面不容一毫虛偽，也沒有一毫虛偽。你好意思還賣關子麼？以我們這一向

的經過，我知道你必定知道在「友誼」與「愛情」兩個名辭之間，應該用那一個纔適當。今天以前，我只願我們浸在那裏面享受，而不肯說破。現在你使得我不能不說。

你結婚了？爲甚麼不早告訴我，或暗示我？

但，這又有甚麼關係呢？在我眼中，絲毫不注意這件事。我仍然當作你沒有結婚。你還是一個小姑娘。你縱然和任何人結了婚都不算，除非和我。

我心裏有無窮熱的血，有無盡長的絲，灑向你，纏住你。上天，就追你上天；入地，就和你入地！

彥，即日。

他寫好了，封起，教信差趕快送去。信差接了剛轉身，他又將信要回來。撕却信封，抽出信紙再添上一句，「請在銀行稍候。我下值就先來和你一談。」這

樣，他纔放心換了個信封發了。

當他到了銀行會客室，田漪慢慢推了門進來。她的神氣不同了，眉頭微蹙，正在那高鼻梁上，略露一些縐痕。她的眼睛含了一層薄薄的愁。似乎她唇上的胭脂都顯得是黯紅色。

「你爲麼說得那麼嚇人哪？不太過分嗎？」她雖然含愁，却還微笑。

「你以爲過分嗎？我只覺得不夠。」

「不能這樣講。我們總是朋友啊。照你所說的，超越得太多了。」

「我不和你講這些道理。你以前把我的家庭，身世，一切都問得清清楚楚的。現在該我問你了。你怎樣同梁結婚的？」

她臉上又羞澀起來了。停了停一說道：「是呀，你質問我爲甚麼不告訴你。你想，怎樣好告訴你呢？而且何必告訴呢？……他和我結婚說來好玩。我家裏住

在上海的時候，有一家姓周的和我家住同一街裏。他有一個堂妹和周家小姐要好。我又和周同學。那一年周出嫁，我作伴姑，他看見我了。後來周邀我去玩，就認識了他。他家裏託人和我父母說。……」

「好哇，當然這樣就成功了！」君彥瞅着她笑嘻嘻的。

「你聽我講，」她蹙起眉道，「後來我家要回廣西，他家又沒有甚麼人在上海。他又還在念書。所以就在去年結婚了。他一人在蘇州學校，我在銀行裏。最近他回來一下。兩三天他又要去參觀實習了。」

她停了一停，似乎在想甚麼，接着說道，「許多事情都是偶然的。譬方我和他只是因爲在周結婚的禮堂上遇着。那一天我看都沒有看見他。假使我那一天不去作伴姑，以後的事情都不會有。再說，我和你認識不也更偶然麼？只因爲天天在一個車上！而且車上人也多得很呢。我是看見你那個神氣怪有意思的。我又不

免猜想你大概是那一種人，這樣纔發生了興趣。那曉得你也是這樣，而且你又是我十一哥的朋友，所以我們纔漸漸的成爲朋友了。細想起來，假如你長住在法界，你會搭二十二路法租界車，在愛多亞路口子下來，決換不到走大馬路的車上。那我們就永遠不會認得。」

「所以……」她很誠懇端正的，「我看見你這封信很難過。我覺得你這信寫得太利害。但我能原諒你。因爲你對我實在是有很好的。我也有……說不出來的原因，……沒有告訴你這一件事……硬得……不過有甚麼法子呢？都是偶然。假使頭一次偶然碰見的是你，情形和現在當然不同了。希望你……」她的臉滿紅了，忍不住又笑又發急地將頭偏過一邊去。「我不講了……」

她的這些話，到得他的耳裏，只彷彿聽熟了的一樣。他非常明白一個女人對於她所相當喜歡的男子，在她感覺到不甚方便的時候，所常有的態度。她常是要

和這男子撇清，撇得如同三稜鏡折出的光一般分明。但是，在這清楚嚴肅的情形之下，實際上，未始沒有可踏的空隙。這連她自己也覺察不出來。所以一個聰明男子這時候所應取的方式，就千萬不要和她講理，一百樣都依從她，只要她不斷絕來往關係。她會如同饞嘴的猴子一樣，只要在桃子樹旁邊，慢慢地自己要爬到樹上來摘桃子的。所以他只是沈默微笑。

「怎樣呀？你和我作個純潔的好朋友罷！你和我十一哥是好朋友。我拿你當我的十一哥一樣看待！怎樣，你？」

他握住她的一雙小手，熱烈地，但也安詳地答道，「我一切都聽你的吩咐！」

當他們走出門來的時候，回望那俊俏的背影，自己彷彿對自己堅決的說道，「好，我的小人兒！你是吳王夫差；我是越王句踐。」

五

暮色漸欲升騰起來。他沿着邊道兀兀地向前踱。從他的對面也正有一個矮矮胖胖的人大踏步走來。這人在他的眼中最初只是掠入視野的一個淡薄影子。但這淡薄的影子近了，却張開兩手歡歡喜喜地猛然抓住他的兩臂，大聲帶笑說道。

「哈，君彥！我知道你到上海來了。但不知你住在那裏。你現在到那裏去？」

這人是華君彥的一個老同學，名叫劉飛，帶着些湖北音的江西老表。

「我正想回寓所去，……」他一面回答，一面無意地看到劉飛的領帶，上端的結子下垂，離開領口很遠。他是胖子。他的肥頸怕束縛，所以一直從學生時代便打着鬆領結。這一瞥的舊感，閃到他的記憶，同時也想起劉飛的由於江西人的鬍鬚頭，而得來的「爛西瓜」的綽號。劉飛黑亮頭髮所遮盖的光鬍鬚疤子映進他的眼睛，使他回答着忍俊地微微發笑。

「那麼我們一同吃夜飯去。好好和你談談。」

兩人找了另外一條路上的一家酒飯店。他點定了幾樣菜，劉飛還要了一壺酒。吃了兩三杯，劉飛的臉格外顯得紅胖。他一面和君彥談了許多話，一面端起飯碗來，趕着和君彥一同吃飯。

「君彥。」劉飛夾起一塊魚。「你知道老凌麼？他現在正從事於出版方面的努力。」

「你說的是凌鴻圖？我們倒見過許多次。他比在學校的時候更能幹了。」

「是呀，就說的是老凌。還有我們那位老大哥呢，景若愚！老景現在作了大學校長啦。他新近爲了學校的事情也到上海了，住在青年會。你會見過麼？」

「沒有。不過我常常在報紙上，看見他所作的文章。這幾年來，他發表了許多偉論，可見他努力。他已經造成了教育專家了。」

「嘿，君彥。」劉飛聲音輕了一點。「還有吳友平。他現在也在上海。雖然住在租界上，他却也很少和老朋友見面。」劉飛說着，將一隻手臂向外揮，「因爲老吳的思想很向這邊兒走。你看，不合時宜的不是？所以弄得許多朋友也不願意和他接近了。其實，我想他也……」劉飛不說了，搖了搖頭。

華君彥只是以一種欣悅的態度，微微笑着。

劉飛忽然感慨似地說道，「唉，君彥呀，我常時想到諸位朋友，更其想到我

自己。每個朋友幾乎都有一種自己認為是對的人生觀。因之造成他們每個不同的行爲。他們彼此互相笑罵着。在我看來，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可羨慕的。因爲他們每個人都有他們的立足點，都能抓住他們自以爲對的主見。惟獨我沒有。我只是在這裏游蕩着，徘徊着，如同一匹無籠頭的馬，躑躅在荒茫的野地上，看看東也好走，看看西也好走，終竟走不得一步，然而十分感到黑夜就包圍起來，不認得東和西了。這是多麼荒涼迷惘的意味呀！唉，可怕！可怕！」

「怎麼說得這樣淒涼？甚麼原故使得你這樣呢？」

「甚麼原故？原故就是這個時代動盪得太快了。我總想採取一種最合式的生活態度，來適應時代。但現時代的社會太複雜。由於這複雜的社會，所以產生出來的道理也是異常複雜的。」劉飛抬起手來在自己的頭上抓了一下，「多咧！像亂頭毛一樣！我沉下心一件件地想了想，覺得每一派人所說的道理都有它的出發

點，都有理由。但是我不能在這裏面取決。我只覺得在這裏面旋得發暈，好像一個女人到永安公司去買衣料，衣料的花樣太多了，反而使得她不知道應該買那一件。不是嗎？時代太複雜太轉得快了，反使得我們空虛無所適從。而這個空虛之後，還有一個大威脅，彷彿地球馬上就要炸開了。無論如何，任何人要下決定了。然而，怎樣決定呢？還是空虛！……吁……可怕！可怕！」

劉飛這樣子說着。他那紅胖的圓臉，似乎本來只永遠適宜於負擔嘻笑表情的職責的，而現在映入華君彥的眼中，却是一副哭喪的情狀。這似乎是一種超越職責以外的工作。他的臉作得不出色，竟使君彥覺得反而滑稽可笑。然而他了解劉飛心中的着實悲哀。他仍然如同平日那一種倔彊的神氣說道。

「不要聽人家的那一套！人家立論，都是根據他自己的利益而發揮的。我們跟着人家轉，永遠不會得到真確的方針。自家痛癢只有自家知道，正如人家立論

根據於他自己。仔細看準，仔細想過，認真了，放大膽子自己走去！成敗毀譽自己負責。這樣，我想你不會再迷惘。」

劉飛似明似昧地笑了一笑。飯吃完了。彼此各吸了一枝烟。劉飛道，「走，我們叫一部車子到瑪琍家裏去。老凌，老景，也許連老吳都算上，通通在瑪琍的客廳裏。」

「甚麼瑪琍？」

「嘿……嘻嘻嘻嘻！你真是阿木林！」劉飛這回可真笑了。他的紅胖圓臉克盡厥職，笑得那麼可愛。「誰不知道交際家跳舞明星的瑪琍啊！她是南方人，但是不僅有南方美女的嬌柔，還兼着北方美女的豪爽，更其有廣東，湖南歌舞家的那麼熱那麼騷！……去呀！……去接近一忽兒鬼精靈的女人！」

劉飛忙用電話喊汽車。趁工夫，他還到便所裏去了一下。出來的時候，他那

鬆垂的領帶結已經改良了七八成。他們在車裏靜靜地看着駕駛人運用熟練技術將他們滑到了瑪琍的家。

這所房子在一條頗爲寂靜的街上。臨街的短牆門內栽了一些花木。汽車進了這一道門，纔在正門的穹廓下停了車，被上面一懸黯黃玻璃的門燈光照在臉上。一身洋氣的白衣侍者開門，將兩位客人的衣帽接了掛起，引他們到一間客廳。當客廳門一開的刹那，一股濃烈的香煙氣夾着花香，和一種似乎爭吵的激昂聲音一同衝出。

「不，不是！……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危險到了這一步田地！……。」

正是因爲那扇門忽然一開，這激昂的聲音也戛然而止。華君彥聽得出來這聲音出自凌鴻圖的口裏。同時看見景若愚，吳友平，還有一個多年不見的邵幹生，

幾個人坐的立的，都在這最時代化的裝飾的房裏。天花板上和牆壁上，新式美麗的燈放出強度的光輝，激射住每一個人的興奮神態。

「哈，君彥！……瓜兄！都來了！歡迎！」

凌鴻圖因為原來是立在房中作一種演說姿勢的，所以很容易地就走近他們二人，改換成一種輕佻的語調。但他那精瘦的身軀，和那一張繃緊了皮在顏面骨上的臉，仍然有演說的緊張空氣。架在他鼻梁上的，是一副無框長方八角形眼鏡。兩枝細挺的眼鏡腳，扣住鏡片，緊合在那兩粒彷彿時時要捉賊似的銳利眼珠前面。在這個情境之下，那眼鏡也告訴人：「我緊張！」

君彥和他們打過招呼，和劉飛各自找了座位坐下。他與景若愚，邵幹生都相別很久。他看見景若愚還是以前那麼一個高長胖子，那麼一張倒腮多鬚的臉。不過他不像以前那一種土氣了。他穿了一身軟綢的衣服，顯得十分『名流』的樣子。

。他的頭頂似乎更比以前多禿了一點，所以他那特別細的黑頭髮從那白淨的頭皮上向後掠去，格外清疏。

「若愚！」君彥笑着說道，「多時不見，你的肚皮更大了。」

「呃！真是沒有辦法。人一過三十五歲，肚皮就一天比一天鬆起來了。我還在很注意不吃肥膩東西，無奈肚皮仍然加大。像幹生和友平不錯，……」校長先生指一指他們兩人，「總是不胖不瘦的！」

邵幹生道，「咱們老家都沒有啦，還會胖得起來？」

君彥知道他是在發他的遼寧人悲憤。惟有吳友平似笑非笑不會發聲。

「我們的鳳凰來了！」

劉飛忽然喊起來。在門邊，一個妖艷的女人輕盈地立着。誰都不知道她是甚麼時候進來的。她一聲不響，只將那一雙水盈盈的眼睛向每一個男人身上拋眼波

抿着小嘴兒笑。因為劉飛這樣一喊，她繼慢慢地吐出一種清爽媚悅的言辭：

「對不起，又來兩位先生，我沒有來招待。」

她像蝴蝶兒樣的走了兩步，伸出手來和華君彥劉飛一握。一陣粉香和手指甲上的紅光彩迷眩了這些眼和鼻子。她隨即坐下和大家隨意地說笑。她說到自己新創造了一種手和腿相反着旋轉的舞。

「不要這樣坐着譬方地講。起來，請起來抬起大腿轉一轉！」

大家一陣拍手。

「好，試一試。」

她按了一下電鈴，對着進來的侍者一撇嘴。侍者便將靠在牆角的高架自動留聲機開了。樂聲起來。侍者退出去。她就在房中間，表演起她所『創造』的舞了。

這實在是一種下流的跳躍！她大概是從賣藝的俄國人，和美國電影裏盜襲幾種動作。然後雜湊起來，就好算是她的創造了。她拚命地丟眼風，拚命地屈伸兩隻圓臂，拚命地摩弄自己的兩個大乳，拚命地搖擺自己的腰，拚命地扭動屁股，拚命地張開，舉起她的兩條腿。她那一身很難叫作『衣服』的披掛，本來現出到處都是肉，經她這樣忽起忽落忽左忽右地旋轉亂動起來，幾乎便是裸體了。她在各種香氣的飄揚之中，非常巧妙地使得每一個男子都能完全看見她兩條大腿的前後，和兩腿之間的甚麼。

她忽然作了一個好像完畢的姿勢，果然，她一下便倚在君彥懷裏。

「我沒有氣力了！你第一次來。你應當扶住我的。」

她斜眯着眼，說這幾句話的時候，特別有一種狎蕩的音調。這是她給他的一個榮寵。大家哈哈大笑，鼓掌聲亂迸起來。但君彥一眼看見景若愚正張了嘴，眼

珠子不動。他於是笑嘻嘻地將她扶到景若愚的身旁坐下，說道，「他伺候得比我更好些。」

她坐了用一個小手指頭按住景若愚的胸，尖刻地問道，「你動心不動心？我猜你看見我的腿，心裏至少要跳一下！」

「哈哈哈哈哈……！」景若愚和大家同時都狂笑起來。

「對不起！另一個客廳裏我還有幾個朋友。」

她小鳥兒似的，突然起來，一陣風旋到門邊；一隻手開門，身子閃了出去；扭過腰，回頭又笑盈盈地遠遠將嘴唇向大家一撮，另一隻手由嘴唇下向屋內一托，拋了一堆奉贈的熱吻。然後，她不見了。

他們這一般人隨意各取飲料，輕輕地啜着，來舒緩剛纔的呼吸。漸漸他們又談到華劉二人進門以前的舊話路上了。

「不，我還不能贊同一般的意見。……」凌鴻圖那一張緊繃的臉加重了說話的力量，「……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危險到了這一步田地！人人都知道應該急救危亡。人人都會說救亡的惟一方法是要大家團結起來。但是怎樣團結呢？你看我一眼，我對你笑一笑，就算是團結了嗎？必須全國一切力量都集中起來，統歸於一個指揮，纔可以發揮團結的偉力。並且要身體和靈魂盲目地迷信地用宗教的熱忱一致這樣去作，不容有一毫懷疑……然而，事實上不願這樣作的人儘多。這是民族的一個最大病根。尤其在讀書人，所謂智識份子，這個病更大。他們或作官僚政客，或作文人報痞，或作教授名流。他們造作議論，花樣百出，淆亂一世的聽聞，分散民族的力量。民族的不易團結，意志的不易齊一，國力的不易集中，原因都在這裏。所以救亡必須團結，團結必須歸於一個指揮，爲求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先作正本清源的工作：齊一議論，統一思想界和言論界。要教他們必須向

着一條正路去走！這不是兒戲。這是行之已經有效的神聖工作。」

「那麼，你當然是久已努力於這個神聖工作的了。」

景若愚仍然是維持着他的『名流』派，閑閑地說了這麼一句。

「嚇，嚇，豈敢！」

凌鴻圖彷彿覺得老景的語音中含有某種使人感到輕微不舒服的意味，他便輕稍地回答着，在緊繃的臉上露出一絲冷笑。

「那麼教這些人去作些甚麼具體的事呢？尤其是一般青年人，他們的血極熱，氣極盛，平日以這些智識領導者們的言論爲依從的，好教他們被指導着去作些甚麼呢？」劉飛鼓着笑的胖圓臉。

「教他們改良社會去。都市裏，尤其是內地城鎮鄉村裏，許多舊的壞處，急迫地需要青年們去輔導改良。漸漸地將社會下層充實健全起來，而青年們也可以

在這裏學得處世的正當方法。」凌鴻圖乾脆地回答。

「妙啊！妙不可鹽！妙不可以醬油，醋！」

吳友平忽然這樣嚷着大笑起來。但大家顯然不對他這種態度同情。話語的路似乎轉了一轉。景若愚白淨豐滿的倒腮上，彷彿現出一點深思感慨的神情。他用他那肥白的手指在寬白的頭額上向後搔了兩次。那細而黑亮的頭髮，清疏有序地隨着手指分開又攏上。他然後再雍容審慎地開口說話：

「因為老同學們難得在一起，隨便說說。並沒有甚麼意義，……」地說着又嘻嘻地笑一笑，看得出來他很怕說話會得罪了人，而又為顯示他不是沒有見解而得不說。「談到國家的危迫，任何人只要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都有獻身挽救的天職的。但再談到怎樣去救，那就有待於考慮了。國家在某一段光陰中，忽然遭逢了意外的恥辱，於時人人都忙着要急救了。孰知，要想救國，仍是急不得的。凡

是國家忽然而來的恥辱，那病根都很悠久，不是忽然的。我們連栽一季的蠶豆，尙且要費許久的辛勤，何況救國這種艱鉅的工作！老實講，要想救國，必須先使人人知道，——深切著明地知道，國是甚麼，國與我何關。這是一個根本的癥結。急不得，急也無用。要慢慢去作。慢並不是懶，乃是切實勤懇一滴血一滴汗地去作的。這是甚麼呢？說一句老生常談，還是教育！……在四五十年前，一般救國的志士眼看國家危險極了，滿清政府的政治又是那樣的腐敗顛預，誰不是慷慨激昂，舍生忘死去作政治革命？但那時，嚴幾道以爲民智不開，教化不普，這些工作都難得有效果。他主張從教育下手。那時的革命志士以爲教育的功效太迂緩了，國運恐怕等不及了。他們仍舊去作政治的革命。到現在怎樣？四五十年過去了。假使那時不嫌迂緩，一滴血一滴汗地作去，應該現在不是這樣。嚴幾道的遭際和晚節是很悲涼而不必論的。但他的話，現在還是有價值。現在還是急不得的。

。我們不也知道句踐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嗎？有人講，因為吳王是個糊塗的夫差，所以句踐得以生聚教訓。現在環繞着我們的都是精靈鬼！那裏找夫差去？那裏還容我們作句踐？我却以為不然。吳王是夫差，尙且要作句踐；若吳王不是夫差，我們豈不愈加要作句踐了嗎？……」他將兩隻手作出環抱的姿勢，「……所以歸根結底，還是教育！」他這樣儒雅地說着，好像「教育」便是一個皮球正在他的十個胖手指之中盤弄着似的。

這時候，廳房裏空氣顯得靜了下去。只有那牆上鮮艷的花紋，地毯上文雅的圖案，臺子上晶亮的玻版，大花盆裏秀逸的花枝，合成一個勃鬱的環境，調溶在煙氣和涼涼的風裏。

凌鴻圖將一隻腿架在沙發上。吳友平默默地用手指在自己的肋上輕擊着。劉飛和華君彥閑閑地舉起玻璃杯來慢慢地呷着啤酒。

「你這是一種空疏不關痛癢的議論！」邵幹生忽然反駁起來。「老景，別瞧你不善！作了大學校長怎的！，咱們現在要的就是拚！媽啦巴子！中華民國當然百事不如人，但廣土衆民不是假的。甚麼也沒有人民的意志，——民氣，靠得住！人家無論怎樣利害，能夠把四萬萬人全殺了嗎？只要豁出去幹，一切不齊一的自然齊一了！不然的話，像東北四省那麼大地方經不住丟幾回！教育！等着人家來教育你罷！」

「無聊，無聊！」凌鴻圖將沙發上的腿移下來，又是演說的樣子，「你這是完全不認識現代戰爭是甚麼意義的話！而且你也不知道現代慣用的亡人國家的新方法！你一切不管，却提到『民氣』。『民氣』是甚麼？若是說它沒有，它是真有！而且力量是非常之大！但是這個東西摸不着，看不見，絕對不能打入預算的！信口便倚賴到『民氣』，是最危險不過的！」

景若愚看着凌鴻圖慷慨說完了。他還是很文雅地搔着那白淨頭皮上的細黑頭髮。他那肥白的倒腮上依然有名流的微笑。他輕聲說道，「好，我們現在願意聽一聽友平兄的意見。……好在我們都是老同學，……哈哈，……隨便談談沒有甚麼意義。」

吳友平正在欣賞那窗紗，注目不語。他聽到景若愚要他說一說，他便彷彿鄙夷似地回答道：「我好說一些甚麼呢？有主張青年到內地去學處世方法的理論，還有教育家透關的主張，縱然要說也只好說說瑪琍的大腿罷了。……不過諸位議論的出發點根本和我不一樣。不用辯證法的邏輯來發揮的理論，不從唯物觀點上去分析歷史和現實，終究抓不住問題的核心。人類的社會生活，決定人類的意識。一切政治現象都是建築在經濟基礎上的。社會組織與生產力發生衝突的時候，自然一切政治都會變革了。西洋的資本主義正和東洋的資本主義碰着了頭。

愈益深刻化的殖民地市場的搶奪，正在劇烈地各謀一必勝之算，正要拿最新式的武器來決定命運。在這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重重壓迫下的落後的傀儡的次殖民地的政治，一切支節的努力都經不住時代巨潮的一擊！只有……」

「扯淡！」邵幹生跳起來了。「你這一套幼稚膚淺的玩意兒，不也是甚麼『理論』嗎？媽啦巴子！咱們不樂意聽！不聽是老同學……斃了你……媽巴子！」邵幹生將右手盡力一指，彷彿就是一隻手槍。

「哈哈哈哈哈！還是說瑪琍的大腿好哇！」

吳友平看到邵幹生不但手指頭是隻槍，連那平削的後腦骨都透着勁，不由大笑起來。景若愚，華君彥，劉飛都跟着一齊笑。凌鴻圖雖然是緊張的臉，也忍不住笑了。

劉飛整了一整他那又鬆下來了的領結子，忽然又拾起了他方纔脫落了的悲哀

。他慨然說道，「唉，現在的社會真苦悶啊！……談了政治沒辦法，覺得還是努力於社會的事業切實些。談到社會事業却又不得不回到政治上去。回到政治上談起來，又繞到經濟呀，社會呀，一切的一切上去了！這是一個無端迷惑的環子！……我聽你們的理論都有見地。然而，我仍舊徬徨，迷惘！……可憐的大時代的前面的人哪！眼看着便要殘酷無情的時代怒潮捲碎了！然而有甚麼辦法呢？……可憐呀！……可怕！」

劉飛的感傷癡過了，忽然眼光旁瞬如有所觸地問道，「唉，君彥！大家都說過話了。惟獨你沈默了這老半天。你的意見怎樣？」

「我現在沒有甚麼意見。——我正在準備去戀愛。」

「哈哈哈哈哈！……哈哈！」

滿屋的人又都大笑起來了。他們都覺得君彥回答的這一句話十分的俏皮，所

以笑得格外有勁。——然而，在一剎那間，他們又發覺他們錯會意思了。華君彥的態度，神情以及語音，不但沒有一分俏皮意味，却反是十分的懇摯坦白。他說這句話如同一個小孩告訴他的父母說他想要吃飯一樣。

「噓！」凌鴻圖首先緊張反對了。

劉飛好奇地再問道，「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君彥約略地將他和田漪的往還講了，並說出他的決心。

「君彥兄可謂名士風流！哈哈！」景若愚用一種不關痛癢的紳士社會中慣用的恭維成語，嘻嘻笑着。

「戀愛至上主義者呀！」吳友平諷刺這麼一句，聲音很像一個新詩人讀着所謂的诗。

「戀愛至上主義者也好。這是一個惡名麼？假使是的，我也決不畏懼這惡名

而不敢接受，只要我當真是在戀愛。」君彥很平靜地說。

「我是說……」吳友平道，「我是說資本家沒有戀愛，因為有錢，要買女人就買了，無需乎戀愛。窮人也沒有戀愛，為拚命工作而飯都沒得吃，談不到戀愛。惟有你們這種人纔有戀愛。戀愛講義正是專為你們編的！」

華君彥只是平靜地笑着。

劉飛很誠懇地說道，「君彥呀，你聽：我覺得戀愛也不是甚麼不好的，或是不該的，或是奇怪的事。不過據你所說，那個女人，我想並不怎麼真正可愛。你似乎犯不上要這樣下決心去愛她。真的，老同學，可愛的女子多啦！何必一定費事去愛她呢？」

「我以為戀愛是不帶宣傳性的。」君彥道，「你以為她不可愛，我也不反對。然而我要愛她，也決不因你的宣傳而動搖。正如你假使以為這件事是帶宣傳性

的，你儘管去廣事宣傳。至於說『費事』，你打算，我却不打算；也可以說我有我的打算。總之，我決定了。我不到我自己要改方向的時候，決不輕易掉轉的。」

「你是個詭辯者！」凌鴻圖的搜賊眼珠在那橫扁八角眼鏡裏發亮了。他演說道，「君彥，你可惜呀！你本來是一個有爲的青年。應該絕對爲民族前途奮鬥去。我們要打倒一切萎靡，浪漫，自私，自逸的思想和行動。不但消極地要打倒這些而已，並且積極地，我們應該振作精神耐勞吃苦作一個好榜樣，領導社會來跟着我們走。這樣，纔能造成樸實堅固，埋頭努力的新風氣。這樣纔可以希望全國步趨一致挽救危亡。但是，你却把你的有爲的天才埋沒蝕蝕了。你也如同一班沈溺在官能快感的無志青年一樣了！」

「用不着你這樣向我說教！」華君彥惱怒起來。他的牙齒又咬住自己下嘴唇

左側，上唇微微翹起。因爲他這次的激動比平時的要劇烈些，那上嘴唇也似乎翹得比平時特別透勁。他停了一停，纔壓下了胸中不必有的意氣。然而他仍舊頑強地沈着爭辯：「你們救國的高論，我已經恭聽過了。關於這一層，我雖然也有我的淺薄意見，但老實講，我對你們所談的政治是很外行的，姑且不說。」

「正如諸位平素在學校裏所知道的我一樣，我是個很執拗，很鄙淺的人。我有一副頑固的脾氣。我不喜歡把狗肉裝羊頭。我喜歡作我所要作的事。如若我要作，我就認真去作，不顧一切地去作。譬方說，我現在要戀愛，我就老實告訴人要戀愛。我決不說『爲革命而戀愛』，『爲愛國而戀愛』如同一般志士所文飾的。我也決不明明戀愛，而反要全力在口中排斥這件事。」

「假使戀愛是一件可恥的事，但我現在已經作了，有什麼辦法遮掩呢？譬方戀愛就是作強盜，固然可恥；但如若作了強盜，還不承認，甚至還沒有作到強盜

，只不過是一個小偷，却要冒充一名紳士，那不比作強盜更可恥麼？我不能忍受這一種的可恥；寧可讓你們拿許多救國大義來責讓我，拿許多浪漫頹唐的壞字眼來堆砌我，我還坦白愚笨地告訴你們我要戀愛！

「爲甚麼呢？我是一個活人。我要勃鬱，跳躍，飛翔，真實地生活下去！我要固執認真地體驗我所有的生命！我要大踏步地走我的路！儘管你們都不走這條路，我一個人也要走！」

「說一句驕傲的話：對於一件事固執認真的人，纔可以對於件件事認真。我很慚愧，我想我不見得比諸位還要不愛國些！只是如同鴻圖兄這樣瑪琍會客廳裏或是報紙上於衆會場上的救國論，不曾發揮過而已。再說，若愚，你是一個負高等教育責任的校長呀。大家老同學隨便談談。你對於你學校所在的權勢階級，究竟可曾不敷衍過一次？你對於學生，對於學生背後的人，對於教授，對於職員，

這一切人事上的複雜關係，你所安排所憂慮的是些甚麼？這一切支配着你和你所支配的，與你的教育救國的根本相離多遠？你可曾固執地，愚笨地向你的目標孤行了來？而你却是瑪琍客廳裏的論者之一！

「戀愛即便是一件卑鄙醜惡的事，即使是一個醜壞不堪的罪名，我有膽氣正視這『卑鄙』，負擔這『不堪』。但我却也要看你們諸位教人吃苦，自己吃了多少苦，主張教育救國……」

「簡直是一個最狡滑的詭辯者！」凌鴻圖雙腳跳在地板上，「君彥，你瘋了！如同瘋狗一樣地咬人！」

「話山海經……呀？」

瑪琍忽然推門進來了。她臉上比以前還要紅暈些，如同正熾的火焰燒灼着她的雙腮和兩耳。她神色忙亂，乳房下，心跳的聲音幾乎可以聽出來。顯然她在另

一間客廳裏，曾經和另一羣「朋友」剛有過激烈糾纏。她剛進門問了這一聲，看見凌鴻圖以及各人的臉上緊張情形，她心下立刻明白了一些甚麼道理。但她立刻却又毫不在意。她以一種旋風跳舞的姿勢，旋到凌鴻圖的面前，就順便坐在那沙發上。

「噢呀，真倦了。那一位替我將檯子上的檸檬水拿來？……謝謝你，凌先生，你拿來吧！」

凌鴻圖拿過一杯檸檬水給她。她巧妙地又尋了許多話說起。這客廳裏的空氣又轉換了。靈敏的嘲諷替代了鋒利的爭辯，以瑪琍為中心的環境，更和諧更融洽。一隻小黃白花的貓兒蜷伏在瑪琍腳前。它彷彿也不甘默爾，從肚子裏呼出咕碌咕碌的聲音。這應該是它在發表貓的哲學與貓的政論。只可惜沒有人能聽得懂，而又在這樣的芬麗境界裏，所以未能引起精采的辯論，似乎是很遺憾的。

這一班朋友玩倦了。夜也已很深了。窗外的花木蒸着夜間的露水氣放散到窗內來。連那花木陰影也森森地立着如同在窺伺窗內的人。

他們向瑪琍告辭了出來。吳邵凌三人共坐了一輛車。景劉華三人另坐一輛。這一輛車最先將景先生送到青年會，再送華君彥到寓裏，君彥在下車的時候向劉飛告別，並且笑道。

「哈哈！幸虧瑪琍來了。否則，今天大家要弄得不歡而散！」

六

田漪的丈夫實習紡織去了。

田漪覺得在她的心裏總有一個甚麼不安穩的地方。這塊地方，她自覺以前沒有，至少是，有雖有了，而她確未發覺出來。近來她發覺了這塊地方如同一片沙洲似地在她的心海中漸漸漲露。她心海中的波瀾，蕩漾着這沙洲，好像要將它浸沒下去，但它不僅不被冲刷而消失，却一點一點地更結實了。然而仔細測量，她又覺得這地方雖很是結實，却又像一個空隙。這空隙很小很小，然而似乎同時具

備了永遠填不滿的神秘容量。她知道，這是她對於君彥的一種莫名其妙的歉然之感。這感想使得她自願去接近君彥許多次。她每次見他，總有一種滿足的不滿足，不滿足的滿足。因為她意欲拿一種敦厚正直的友情，來彌補某一種的缺憾，但同時她却感到這缺憾並未彌補起來；她在君彥面前感到一種美麗的驕矜，但同時却感到這驕矜太少。

她以前是很不常想到她的丈夫的。她也如同普通的女人一樣，結婚以後對於男女間所謂的愛，雖然並未曾觀照體味得仔細，然而自己却以為是滿都懂得的了。以此之故，她很滿意她的丈夫，因之就不常想到了。但近來的情形不同了。華君彥既然給她一種新刺激，而她的丈夫來了又走。這使她常常想起他來，同時又想起華君彥。而且是帶有一種體察意味的回想。

這天，在一個破曉的時分，她在床上醒了，那靜垂着的窗簾透進來微薄的光

亮。她在床上覺得胸口只是熱騰騰地不寧。她眼睛瞬到窗簾上朦朧看見臥房裏的傢具被這一些些微光映着還只依稀可以辨出形相。四周岑寂，她知道任何人都正在五更頭最黑甜睡夢裏。但她却無法再睡下去了。她討厭床邊小櫃上的小時鐘所發出來的細碎節律。她掀起那軟羅被子，起身將它拿到房角一個小寫字檯上去。順便她將窗簾拉開一些，看一看窗外的天空，好像藉此可以消減少許胸頭的鬱熱。天空中仍只是一片灰白色。雖然知道有許多大塊大塊堆積的東西，一定是屯聚着也在睡眠的雲，但却茫茫地看不大清楚。拉開了窗簾，雖然隔着玻璃，然而這絕早的天氣，竟使她胸前覺得有些冷意。

她上身只穿了一件薄織品的長背心子。下床時，竟連睡衣也不會披上。這樣一冷，使得她低頭看見自己的胸。那一對熟透了彷彿可以滴下甜汁來的小玉瓜，隱在背心子的裏面，使得背心子裏面浮起一道柔波似的圓紋，同時使得她自己有

些害羞似地轉過頭去了。

在這一轉頭時，她又看見自己的身子，映在鏡臺的大玻璃裏面。因爲窗帘拉開了一些，房內顯得比剛纔稍亮一點。她的身子映在鏡內，迷蒙綽約，彷彿是一張攝影家得意的作品。那鬆散的頭髮，那高鼻梁的顏面，那矍矍的肩，那健實輕盈的腰，如同曉霧中一枝芍藥。

她自己重復倚到床上去，斜對着那已經照不見自己的空鏡子發了一晌楞。這時候她又想起她的丈夫來了。她自己也覺得像鏡子裏這樣的一個人，也正值得她丈夫的崇奉。——他是怎樣溫柔的一個小丈夫呀！那白淨的皮膚如同略帶有紅絲的白瑪瑙。他脫下衣服睡在自己的身旁，似乎自己都慚愧比他黑。那清秀的面孔，配上一片烏細光潤的頭髮，假使臉上能再胖再紅一些，簡直是玩具店裏陳設的價錢最貴的小娃娃。他特別文雅溫存，似乎永遠不會發脾氣，似乎剛被上帝造成

的時候，便負了對她賠小心的專責。他的動作，給她微醺一樣的陶醉。他的言語，使她感覺到無上的馴良。他不曾有一次違背過她的意旨。

這樣，她不由得不想起華君彥。她自從被他直接痛快的說破了愛情之後，覺得這個人豔得可怕，同時覺得他已經用了一柄銳利長刀直刺進她心中驕傲的幽隱。好像有一個甚麼力量使她不忍馬上斷絕他。及至她提出純粹友誼的意見而他立刻接受，她又覺得對他有些抱歉了。自從丈夫走後，她時時覺得記念他，而屢次和他作長時間的晤談了。她由此更發現出他的種種可氣又可笑，可怕又可喜的性格：第一，他是非常的固執。那個咬了牙翹起來的嘴唇，叫人看了忍笑忍得腸子痛。第二，他非常頑皮。和他正經地說幾句話，他却總是嘻皮死勁地講歪理。……

（她想到這裏，那可笑的事又記起來，自己笑了。她曾經罵他臉皮像城牆一

樣厚。『不够，我的臉皮，城牆轉彎。』這是他的答辭！

還有呢，第三，他是非常的大胆。他的勇氣，簡直沒有把她的尊嚴放在眼裏。他愛她的甚麼，就迅速的拿去。他看見她手指上有一個小疤痕，他就抓起她的手來，將疤痕放到他的唇上了。

她想，這都是近來她把他放縱得到了這步田地。尤其想起來叫人出汗的事情，是他竟然那樣強悍地抱到人就接吻！——呵，那是怎樣的一種吻呀！在花陰下，濃雲一般的葉子，綠油油地包掩了人兩個。他那攬在自己腰上的手臂倒還輕柔，那繞在肩上的手臂，非鋼非鐵，却擠得肩發痛。下面從頸窩到額頭，後面從耳根到鼻尖，臉上，眼上，眉上，嘴上，無一處不被他重壓的雙唇亂烙了燒熱的印！像一頭猛虎歡欣地咬嚼它的虎雛，粗暴然而真摯，爽利然而纏綿！

這對於她是一個絕大的驚奇。她以前不曾感到，甚至不曾夢到，世上竟有這

樣野蠻的接吻。她以為世上的男人都和她的丈夫一樣。接吻時，是一片春雲掠過花朵的輕巧。而且事前他多半用了溫柔的懇求取得了她默許。偶然有一個拒絕，這一片雲彩便始終遠遠地飄蕩在花朵上的天空中。所以她感覺到丈夫的嘴唇如同一個紅蜻蜓，要落，也是打着旋兒悠然地落下。未曾落定長久，蜻蜓又飛開了。再輕輕落下，再飛開去。一直她總以為這的確是一個有趣的玩意兒。——然而，自從經過那樣野蠻的接吻以後，最初覺得可怕的，事後想來，竟是特別有味。她從這裏，分別認識了她丈夫的愛情好比是清湯裏煮雞片，而君彥的愛情好比是滾油裏炸鱈魚。她的選擇到此時竟發生動搖，覺得某一種味道應該是更爲可口的了。

這時候，窗簾更亮了一些。房中器物的輪廓顯出一些更明確的線。她的一對沈凝眼珠裏的光，無心地移到放在被外的手上。那一個小小的疤痕正在無名指的

根端。這是個很難辨出的輕淺小疤。不知道他怎樣發現出來。她重複想到他抓住她的手放到唇邊的情景，使得她自己愧恥了。她那時又是怕他，又是喜歡他，竟沒有勇氣拒絕他。她自覺在丈夫面前，是一個尊嚴無上的皇后。他要獻媚來求她的唾餘。不意到了華君彥面前，她幾乎要變成一個婢女了。最令她自己驚訝的，乃是她對於皇后的寶座竟似乎有些倦勤，反而有寧可去作一名奴婢的恍忽傾向。

——「你叫我作『朋友』，但我一直認你是情人。愛你！……一定要愛你！……不要躲閃我！接受我的血！」

這是他在花陰下抱着她說的話。一字字像瀑布樣地震蕩她的神經。現在浮到記憶裏來，還是像把她鼓舞在波濤裏一樣。

——接受他的血，虧他說得出來！這是一種怎樣可怕，然而又怎樣迷惑人的意義！

她臉上充血了。熱騰騰地頭痛。她握起小拳頭向自己額上敲。——我要墮落了！……不……我要斷絕他！……斷絕，……決定斷絕！

她想將這可怕的事件，告訴姑母。她知道姑母受了君彥巧妙的鼓惑，相信他是『好人』。她知道她的丈夫受了她的哄騙，而且丈夫也無力。她更知道，姑母因為她丈夫的坦然，便越發坦然了。假使她不斬釘截鐵地將這事揭穿，沒有一個人會來破壞的。

——他是個魔鬼！這樣迷惑人！……斷絕……斷絕這個魔鬼！

天色已經十分明朗。絕早的清新氣象，給了她十分的勇氣。她這時的英風銳氣，正如同美麗傳說中的花木蘭秦良玉一樣。她要拿定宿在黃河黑水上的一身膽略，掃蕩流寇的威聲，將這「魔鬼」趕出去！

「鏗！……鏗！」

門上發出兩下輕巧的敲擊聲。應該是姑娘早上來試探她醒了沒有的。她正想叫姑娘預備涼水給她洗浴，好冷却她胸中的熱悶，不想姑娘這樣絕早就來了。她走到門旁將活動門鎖的小鈕撥開。

「進來。」

人隨着她的聲音進來。輕輕將門關上。輕巧的一聲。鎖簧又扣上了。她的臉也白了。

「……你怎麼進來的！……你出去！立刻出去！」

君彥在衣鈎上取下一件厚些的披肩，又將自己的帽子掛到鈎上，然後將披肩加上她的肩頭。

「早上這麼冷，起來也不加件衣服！」

他說了這麼一句體慰的責言。還用兩個手指並起來在她的腮上輕輕打了一下

。他那高身材，浮着一臉溫存的微笑。然後他將兩手分攏到她的雙臂。正攏下去呢，她霍的向後一退，將披肩扯了下來摔到地板上。

「不要廢話！……第一，你先出去！……不然我要喊！」

她咬緊了嘴唇，蹙起兩道長眉一齊攢集到那個高鼻梁的根上，雙眼射出忿怒的光。然而她沒有喊。她這時，的確很怒，然而同時又很怕。她怕被人知道。她所有的驅逐「魔鬼」的勇氣和決心，忽然遇到「魔鬼」襲來，便像薄薄冰片立刻溶化在火爐裏。花木蘭和秦良玉到底是故事中的人物了！

「你看你，小嘴兒撇得這麼高！你自己向鏡子一照就得笑起來。」

「你怎的這樣……」她說不下去了，氣得跑到他面前來，舉起兩隻手沒命的向他身上亂打。

「你打，請你打！只要你手不痛，索性打個痛快！」

他摟起袖口來露出兩隻鼓了勁的胳膊。那結壯不平的肌肉，隱隱的蟠伏着青的筋，就像兩根鋼柱上浮雕着一條條的線形圖案。她雖然在打他，但是她的臉上似乎有一種「魔鬼」的神情，使得她的手不忍劈他的臉打去。她在他肩上胸上背上盡力搥。看見搥不痛他，她又用指甲在他露出來的胳膊上盡力掐，掐出血痕來。她掐不下去了。忽然真的她瞥見鏡子裏自己的影子。她不禁覺得真也好笑。但她又立刻鎮靜了。她平了氣，正色對他講道：

「君彥！你不要和我頑皮。你明明知道我結婚了！我是有夫之婦！你應該知道法律和道德！」

「你結婚了麼？現在說，有甚麼用處呢？至於道德和法律，……此刻我還沒有想到！」

他這樣回答她，又從地板上將披肩檢起來，覆到他肩上去。他的聲音堅決，

熱烈，微微使她感到他心裏的淒楚。

「姑母會聽見的，……你走罷！」她軟聲懇求他了。

「聽見很好，就請她來給我們證婚！」

「你放屁！……」

她又氣又笑，剛要笑又怒了。接着說，「你這那裏是愛我，你是逼我死！」

「死也愛你。愛與死有時是相鄰的。準備爲你犧牲一切了！」

「君彥，你想想，」她停了好久眼裏似乎已經含了一汪情淚。「至少這十幾天來，我待你怎樣，你自己總知道。你十幾天以來，天天絕早在我樓下走一過。我聽到你口裏的哨子，就像失了魂。我在樓窗上，你看得出的！我固然覺得你愛我，但我更其怕你存心要破壞了我。……我知道我的錯。我對於你的愛情，好像小孩子對於火，玩火已經玩得燒了手了。我禱告你不要再進一步燒死了我！……」

……你總要替我想！……而且，我不也是愛你了麼？除了……留一點餘地不更好麼？……」她這樣說着禁不住嚶嚶地哭了。

「誰教你這樣緊張的？」他一下將她抱到膝上坐了。「不要哭！我順便走到你房裏來看看你，因為實在想你。我並沒有怎樣，你不必這樣過分敏銳。不要緊，你姑母不是每天至早十一點纔醒麼？」

「你走！無論怎樣，你得先走！這樣莽闖，你會把我駭死！」

「那麼，你今天吳淞也不去了？」

「看罷，……不下雨就去。我打電話給你。」她忽然想起，自己是坐在他身上的。她立刻要站下來。但是他那有力量的粗手臂，舉起自己來像提一個小孩似的，那貼在自己胸前的闊肩，圍在腰上的大手，似乎熱的磁鐵一樣吸住了自己微微覺冷的身體。她竟也看得他那亂亂的頭髮，和頑強的眼神，居然十分美麗。

「不！你一定要去！」他將手更圍緊一些。她比他高，此時她胸前正有一個小瓜擋在他的臉旁，她彷彿覺得又有火在灼她的皮膚。

「我去，你快走！」

君彥叮囑問道：「真的？」

「煩死了！快走！」她掙下來站起，將他向外拖。「你欺負的我也够了罷！」

「

「好，下午見。」他在鈎子上，取下帽子，走到她迎面，重新圍起她來道，

「這回是頸子，一，二，三，四，……」

他走了。一抹朝陽剛剛從窗紗最高的橫縫中透射進來。天上的雲彩剛剛轉成了最漂亮的淺紅乳白混合色。風還有一點涼。她身上覺得剛剛解去了千鈞的重壓，有一種輕快然而却又悵惘空虛的意味。她覺得剛才突然的事情，給她極度的危

懼痛苦：如同辣酒下喉，此刻却醺然覺得酒有餘味；如同精金在冶，然而冶鍊完了的現在，看得出有一種異常煥發的光彩。

她仍然倒到床上去，不知道自己究竟應該怎樣處置自己了。

下午，天氣轉得格外好。不過太陽高熾，氣溫陡然提高了許多。黃浦灘靠南京路，三叉口的印度巡捕，一面忙着指揮，一面不住地流汗。背下汗迹，延浸在黃布制服上，顯出曲屈的白色，如同剛勾好了邊界而未上色的地圖。但是到吳淞去的渡輪上，却呼呼地有江上風吹來。渡輪開行，風更吹得起勁。

君彥拿起啤酒瓶向玻璃盃內傾下酒去。然後他舉起盃子來對田漪笑道，「喂，小孩！你也喝一點解解渴。……不要搖頭，……再吃點花生米，別嫌髒，包你好吃。……你看你笑！……再看我的，一口喝這麼多！」

這時他們二人，正坐在船艙外甲板上。艙影遮住了太陽。江上的風吹得船上氣候彷彿新秋涼意。上海熱鬧碼頭以及黃浦江沿岸大大小小的公司貨棧都漸漸退到他們的視線後面去了。這時沒有個仄的建築物擋住眼睛，也沒有甚麼鬧市的騷音聒攪耳鼓。眼前展開一片空闊的境地。江水浩浩盪盪地流着。輪機在水裏雖然努力攪翻出聲音，但並不能推翻了這寂靜。岸上的土地，許多處綠油油地生了茂密的植物。因為太陽耀得起勁，天上的雲也更白，白得彷彿要射出光芒來。這些雲，有的像大堆的雪山，崢嶸莊重，停在遠遠的天邊上；有的像神話裏奇詭的人物，散處在天上遊戲；有的像輕飄的紗縠，悠颺着，舒卷着，不多時又不見了。天空是無盡的廣漠，晶藍晶藍的。假使沒有這些雲，也許還反映不出天空是如此神奇的廣大。

田漪揮動她的小扇子，那神氣畫也畫不出。她穿了一件亮黃色黑點的紗衫。

她手上那柄小扇，扇骨子是黃色的，扇面是黑色的。扇面的薄紗迎着光，照出許多極細極密的小孔，那扇面的黑色因此顯得輕巧而不濃重了。老實講，她心裏儘管要打主意拒絕華君彥，但近來沒有一次和君彥在一起，她不是刻意的修飾了纔放心的。這個時候，她一隻手扶了她所坐的小椅子，遠遠地看着空闊的風景，心中開朗蕭逸，倒真是一毫塵念都沒有了。

她和君彥談了許多憨稚的話。他也用了許多頑皮潑刺的言語回答她反駁她的問題。船行過兩個碼頭都停過了。時候久了，她的憨問漸漸沒有了。她不大喝啤酒，只靜地看他無時呷一口。或是他要她也喝一口的時候，她便假裝不高興似地去凝目看欄外的江天。他便不聲不響，一個人呷一口酒，吃一粒花生米。

她忽然心裏又一動。偷眼看去，他正將玻璃杯放到小几上。那一隻手還未曾離開杯子。他似乎很注意地在看遠處一個甚麼東西。她很快地掠了他一眼，只覺

得他這個長手長腿的身體，像是一個大兵。然而又多麼迷人啊！頭髮雖然梳了，還是那樣不太整齊。新剃的下頰，隱隱現出青色。側面看去，那面頰下，方方的彷彿起了稜角，正和他的眼神相似。她覺得彷彿有一種神秘的符咒告訴她，這個人危險得甚至可以有權力殺了她；同時又覺得依倚在這個人的旁邊，無論有甚麼危險也不怕了。在這個念頭之下，她眼中的他，又是異常溫柔，異常緻密，異常富於吸引性的。

船斜向行去，他們坐處的陰影變窄了。於是他們移到裏去。他和她對面坐下。兩人各有一支手臂放在座間的小几上。他握住了她的臂彎子，輕輕地用手指夾起彎處的肌肉，再鬆開去，又夾起，又鬆開。

「人家看見了！」她看着他，微微向角落一個座上的旅客們撇一撇嘴唇。這是『警告』他呢！但在他聽去，無寧反是『誘惑』罷。

「你告訴我……」她用極低語聲道，「你今天早上，怎的那樣早就來了？……你怎的能够上樓來？我真不懂！」

他微微笑道，「告訴你罷，只要人肯決定了到甚麼地方去，他就去了。不怕那地方是刀山劍林，他還是去得了的。何況你家裏？」

「不要你講道理呀！那樓下的門，你怎麼會弄開了？」

「你們怎麼弄開的？我也如同你們一樣的啊。假使你們用的是鑰匙，我也用的是鑰匙，假使你們用的是人……」

「不用講了」。她打斷他的話，「你這個壞透了的壞蛋！你也許買通了我的用人。那是於我最不利的！……」

她說到此處，用眼睛向旁邊又掃探了一周，越發放低了聲音說道，「我要立刻辭歇用人的！君彥，你現在有一些像綁票匪了！」

「也許是的」。他向着她那麼甜的笑出些兒聲音來，「本來，愛情的力量可以將一個聖人變爲綁匪；反之，也可以使一個綁匪變爲聖人。假使這句話不錯，那麼，我還是照從前那句老話去作：——上天，就追你上天，入地，就追你入地！你換幾次用人算甚麼！於你最不利麼？你要想避免這不利，你應該赶快到我的懷裏來呀！」

他說得那麼輕便，好像沒有把這件事算作幾文錢的一般重要；但那輕便的語音中，卻含有那麼堅定的神氣。他笑嘻嘻地像小孩子似地看着她。他心中想道，——哼，戀愛就是戰爭。只要在這裏奮往不顧，死中求生，必然勝利屬於我！一切的策略，儘可變化無方！一切的惡名是不必逃避的！一切的犧牲代價是不惜付出的！

他這樣想着，看見她凝住一對清亮的眼睛沒有說一句話。她彷彿是在默想考

慮甚麼事。他於是又飲了一大口啤酒。

「看哪！那天邊的白雲多起來了。」她凝想的眼睛移開了，忽然說出這一句

他隨着她這句話向窗外看去。極天近水的最下層，有許多長條的雲帶子疊起來，又長又多，很像浩蕩水涯屯積了許多層的汀沙。在這層層的雲沙上，還有許多堆垛的白雲，像是重巒疊障，又像大海濤，鎮壓住了這些『雲沙』。每一堆的下一半，顏色多現得灰暗些，襯着上半白處格外像粉一般的白，這時的陽光被雲遮住，顯得微弱多了。

「好了。這樣子比較會更涼快一些了。」

「是呢，」她揮動着小扇子，又拿出小鏡子照一照自己的那迷人的鼻梁，看有沒有汗。「要不然，今天也不算不熱。」

他們這樣又說說談談，船終於到達最後的碼頭了。君彥扶了她下得船來，許多人力車夫圍上來兜生意。吳淞鎮呢，砲台呢，海濱呢，亂嚷一陣。他們要到砲台海邊去，坐上了兩部車子。因為太陽隱了，她的傘用不着。她要拿小扇子，將傘交與君彥拿了。

「你看，這天氣多麼可愛。現在這樣涼潤潤的了。」她手上仍然揮動着小扇子。

他們二人，踏着小步，向海邊走去。走到最近海的地方，君彥將手巾展開，鋪到一塊大石上。他將手撫到巾上，覺得還有一些蒸熱，於是他又將上衣脫下來鋪到手巾上。他笑着輕輕推她坐下。

「不，你看，若是坐下去，你的衣服全是皺折，怎好再穿呢？」

「坐下罷，我要你坐下。這裏不是海水浴場，對不起，沒有預備許多考究的

東西。」他一定勉強她坐了。他坐在她的旁邊。

他們對着海望去，曖曖的天空高高穹起。極盡目力，只看見無止休的渾茫。那顏色灰灰的好像只有這麼一樣無窮簡單的一個大籠罩；但這簡單的灰色大籠罩中，却顯出異常的變幻。他們定神想要看透過這灰色層，却見灰色層中又有無量數的層，每層每一極小的微點中，都彷彿有活動的，似亮，似暗的小粒。這無量數的小粒，溶和了這無量數的層，乃至不見一層。這是一個最簡單，然而又最複雜的穹窿，無限寬，無窮遠，無盡的高邃，永久沈默地臨在上面！那海呢？只也是灰騰騰，浩茫茫的一片。在最遠處彷彿有一條線，無盡無休與天相接。但接處又彷彿有一種非煙非霧，濛濛濕濕的水氣，使海天交渾不辨何處相接。比這條說不明白的『線』略近的一大片地方，完全是鱗鱗相銜的海波。望去好像是一鱗一鱗，還不如說一尖一尖，這在視野中占了最大的區域，涌蕩騰涌，顯出最大最神

奇的閃耀。這彷彿正和照臨在上面無盡層的天，作永久的爭鬪。那種氣勢是要將天吞沒了的。但永遠吞不盡，却將無窮的鬱怒力破地脉，向收束的岸上奔迫了來。這彷彿就快奔到他們二人腳下的樣子了。

他將一隻手架在她的肩上，偏過來正看見她的側面：那密而虛的雲樣的髮，那額，那斜飛到鬢角去的眉，那淳泓的眼，那並起來的唇，那圓秀的下頰，都在一條軟曲的輪廓線上被那居中建瓴的卓秀鼻子領起。這時他在這樣高廣的境界對着茫茫的天和海，覺得正有十分神秘重大的壓力，壓得他自感太渺小了。去人已遠，四周並無雜聲。只有海水啃咬着沖激着岸上，發出沉重聲音，越發覺得岑寂。然而，她的這個玉峯似的鼻準却秀立在這海天空闊的地方。雖然他正懷着一個蕭寥危悚的心，也覺得有所盤踞而不懼了。她髮際幽幽地颺出一種香氣，熏入他的神經，重復將他從虛空神秘中喚回塵世裏來。

「彥！」她也忘情了，不自禁地叫他作『彥』了。她的臉似乎有些發紅。「這海水要一下涌了起來，我們會被波濤捲了去罷？……真的！也許海水馬上漲高的！」

「不會的！你看這形勢，潮水怎能到這裏來？」他將攔在她肩上的那隻手揚起來輕輕打着她的腮，「而且此刻還沒有到長潮的時間呀。……但是……」他停了停忽然笑道，「喂，小孩……！但是假使海潮真果忽然漲起來，將我們捲下海去，你願意和我一同去麼？還是你仍然要你那個小弟弟梁志清呢？恐怕你是叫他『阿哥』罷，不過他的確僅僅是你的一個小毛弟弟！……」

「你何必要提到他呢？」她聽出他的言辭中含有充分的玩笑意味，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覺得我到了這空大的地方，我們人只顯得小。一切人世的爭執，也顯得沒有甚麼意義了。」

「哦！」他微微一驚，同時又一喜。「是的，你是有些感觸了。本來你的名字叫田漪，一些些清水中的漣漪，遇到奮涌的海，當然應該投到海的懷抱來的！」他將攔在她肩上的手滑下去，握住了她的臂，更緊一些攬向自己胸前，「聽到沒有？你應該投到海的懷抱裏來。現在是時候了！你自己說的，一切人事的爭執，顯得沒有甚麼意義了！」

「不，你這個壞鬼！」她羞笑起來，將他的手推開，「我是說你呢！你倒要拿我的話反過來攻擊我！」

她笑得那麼清而脆，在這寂靜的周遭格外分明。那聲音不能說是像一串珍珠散落在玉盤上的流轉。珠子滾在盤裏的聲音有那麼輕圓爽利，却只是沒有那麼刻畫不出來的軟。那張開的小嘴露出兩排牙齒，那麼潔淨光輝的！

「君彥：我自來對你就有一種感想。現在我們在這天空海闊的地方，我這個

感想更堅定了。你看，這一塊地方，其實不過是入海的一個小口，而且爲小口中的一角。但這地方又是何等的空曠呢？那麼整個宇宙的廣大又該是怎樣的！所以我們胸襟和感情也要像『自然』一樣，放空虛，放寬闊些。……我們的生活態度能够這樣不更好嗎？」

他笑着搖搖頭道，「你這話我不大懂。」

「你那裏是不懂呢！」她以一種誠摯感人的神情說道，「彥，……你當然是我最喜歡的人。……你在許多地方明瞭我，比……比他明瞭我得多！……我們永遠這樣相知以心，應該是最好的。而且，這於你於我都是有益的。……好彥！你聽我的話！」

「好，我聽你的話，……」他握住了她圓潤的手臂。在這緊握中，好像已經代表了一切懇直的語言了。但他心中畢竟覺得這種見解的幼稚，矛盾，是一種自

欺的可笑行爲。他接着說道，「不過，你這樣思想，似乎只是很空幻的美麗。我並且擔心美麗會在空幻裏很快消失的。我以爲我們的生活，精神和物質無論如何不能分開。切實果決地生活下去。將精神建築在物質上，纔不空虛。但物質方面的生活，也必須精神鼓舞驅策着纔不至流入庸俗。我最恨假冒，裝點，似是而非的生活。更不喜歡徘徊却顧，專作世俗的計較，因之生出卑瑣妥協無所不至的可恥態度。……尤其是戀愛，靈魂和身體必須真實一致。這樣纔有可歌可泣，堅固的美麗的人生。……我是如此看世上的一切，而且以爲一切都應該如此。」

他們這樣往復地談論着，却忘記天上面目，已經暗中變換了。他的背上忽然覺得有一兩個冷水點子灑來。兩個人纔猛然注意到天上已是一片沈沈灰色。正有一塊絕大黑雲，像個大得可怕的妖精身上垂下來的黑大衣，飄着不齊的邊緣，凌空橫飛過來。冷雨點就像妖精身上的汗，被風吹着滴下來的。

「赶快撑起傘來！」

他喊了這一句，看見她身上也已經着了幾點了。她雖然馬上便將傘撑起，但那是一種遮陽光作裝飾用的極小的傘，並沒有多少擋雨的功用，雨勢看着不待呼吸，迅掃將來。他趕快將給她作椅墊用的上衣，檢起來給她穿上了。她一手扶在他的手上，一手撑着傘，急急一同逃避去。

原來等候着他們的人力車，都還在很遠的地方。地面不很好走。她穿的又是一雙流行式樣的鞋。對於走這樣的路很不適宜。她雖然以她的熟練於這一種鞋的步伐，努力半跑着求快，但快得實在有限。

「來！我抱你走，還快一點。」他說着很快就在她對面略挫下他的身子，伸出一條臂抄住她的腿彎上一點，一條臂護着她的腰，已經輕輕將她聳離了地。她也無法避讓了。他急忘大踏步躍向前去，到將近人力車時，纔喚過車子來接。

「前面有個砲台飯店。我們先去躲一躲罷？」

她同意他的提議。人力車將他們送到了。他扶了她急忙跑進旅店裏。雨勢兀自繼續發惡。兩個人的衣服都濕得很了，她因為穿了他的一件上衣，所以亂雜的雨點都打在這件衣上，她這時又濕又熱，趕快將這件衣脫下來。幸而有了這件衣，她的長袍上還未怎樣濕。但是下半截却濕得彷彿糊住了脚桿子。他的身上，連上半截也都濕了。那件綢襯衫本來就軟，經了雨便好像在他的胸前和背上撒起嬌來，不肯離身。她一面看着他擦臉上的雨，一面心裏便忖度着，——這就是戀愛中如畫的痴狂形像了。她這樣想着，自己却忘記身上也是濕的。

他從褲袋裏掏出時表來。正是六點略過一兩分。他將表給她看，說道，「真糟，現在已經這樣晚了。既無法起火車，又不能叫汽車，而且我們身上這樣濕，我們吃飯罷。暴雨不會久的。等吃完飯回去。你看怎樣？」

「也只好這樣了。」她蹙着眉頭。

因爲兩人身上都是濕衣服，聰明的侍者知道他們不願意被人看見。所以一進來的時候，便引他們到這間房。臨外面有極大的門窗。極淺黃色的窗紗從上面一直垂到地板。室內陳設了簡單別緻的器具，設計和顏色正與這房間的尺寸，門窗的位置，相和諧。門窗外的景色，因爲雨暗，雖然位置很好，也看不大清楚。靠後面有一個精緻的小門。那是通到浴室的。

侍者拿了兩件洗乾淨了的睡衣來。她先到浴室將長袍換下，穿了乾的睡衣。然後出來，開了風扇。將袍子當風張着，預備吹乾了好穿。他却頑強地不脫襯衣：只將領帶解開，鬆了襯衣上的扣子，讓扇子的風在身上吹。他看着她又將他的上衣張開來讓風吹着一掀一掀的。

晚膳擺好了。他們對坐着吃起來。外面風雖然還有，雨勢却越發小了，他們

預計吃完飯可以回到上海去。君彥提議要吃一點酒，因為恐怕剛纔暴雨的寒氣侵入皮膚。他勸她吃一小杯白蘭地。她向來滴酒不嘗，不敢喝這樣強烈的酒。於是，他改提「克利沙」或薄荷酒，請她挑一樣。她要了一小杯克利沙。但她嘗了一口，又嫌這酒太甜太膩。君彥將自己的白蘭地傾了少許到她的杯內，沖淡了一些甜味。她試着喝喝，却也很好，兩個人緩緩的吃着，談着。他照舊說出許多刁鑽古怪的話，逗着她發急又哄着她笑。這一餐晚飯是非常甘美愉快的。

她剛喝下第一口酒的時候，臉就紅暈了。這時，暈紅越發展開來，在燈下映着，彷彿三月晴天夕照裏烘出來的暖雲。她的那一對眼睛現在有些發澀，原來像淺水裏澆漾着寒星的眸子，那麼清亮，此時却好像水已經溶溶的膩，星光也朦朧了。她時常憨笑，露出薄醉的情態來。彼此都沒有甚麼話說了，但彼此的心胸間都在騰躍。他攬起她，她也倚着他，她覺得他的胸與臂的有力；他聽得出她心跳

的聲音，覺出她的唇間有一種粉和酒的混合香氣，那是非常縹緲而又芳烈的。

忽然一陣極猛的狂風，窗帘上迅急的迸出一道極亮的閃電，追着電，又是一個裂開了天的霹靂！

這是她所最怕的情景。她像一個驚怖極了的小貓向他懷裏攢去。她將兩隻臂並起來，塞在他的臂與胸之間。

接着電又閃了兩三次。天好像低得可以壓到窗子底下來。每一道飛箭樣的電光劈開黑暗的雲層時，那似綠似白的強烈閃光，照見天上層層屯積凝聚的雲，如濃黑海濤，如笨重鉛山，如奔騰的千軍萬馬塞滿天空，同時屋內的燈光變成黯紅色。這彷彿電要與雲爲敵。當它奮力劈不開愈包圍愈緊的雲層，黯紅的燈光便好像爲它悲憤。天也怒極了，激烈的響電，還帶有淒厲而長的嘶聲。風從四方八面騷動攪亂起來。略遠處好像有樹枝折斷。房內窗上的玻璃好像有狂人拍擊，窗

帘也在亂抖顫。

又是連續兩道的閃光，照得他們的臉上成了青色。吳淞口外橫沸的海濤好像立刻就會奔到陸地吞沒這座旅館了。

「彥！」

「不要怕，……」他攬着她的頸子，好讓她的臉藏在臂彎裏。另一隻手却輕輕拍着她的背說道，「……不一刻工夫就有大雨來。等雨來了，雷電的聲音自然會減小的。……不要怕，不要怕。」

果然大雨接着來了，如同傾河瀉海，從天上直潑下來。風雖然還是呼呼地吹，雷和電却悄悄地走了。她的心神稍定。他纔放心教她一人坐着，走去將那襲進雨來的窗子掩上。漸漸地，漸漸地雨勢又減退了，風勢也和緩了，只有細細的雨絲，像梳齊了似的飄着。

雨勢狂猛時，她怕電線出毛病，他便將風扇和燈一齊關了。窗子接着又關起來。房裏也漸漸非常悶熱。她的身上已經出汗了。

「你看，這天氣真壞。雨看着就止了，又發瘋樣地大下這一陣。下得這樣長久，還有這樣多的細雨。說不定還要下。真不該……」她鎖着眉，後悔不該來，但看了他的臉，她不忍吐出「來」字，却咽了回去。

君彥道，「你現在去洗個澡好了。我再把窗子打開。」

這句話使她又吃了一驚，但是她現在的確希望洗去身上的汗。

「我去洗，你可以到外面休息休息。」

君彥道，「好，我就出去。」

「喂，你回來！」她一手扶了浴間的門，又將君彥從房門口叫轉來，「……

我一人害怕！你就在這外間房裏罷。」

她將浴間的門鎖上。自去放開水管，解衣服浸下去。那白磁盆裏的溫涼水洗去她一天的疲倦。她手脚擊出的水聲，打出她許多的興奮，彷彿有一個迷離的夢境從她心上飄來。等她洗完了穿好衣出來，看見君彥正對她笑。她的臉又紅了。

「你看，這時候，天氣又好極了。我已經叫茶房在窗子外廊上擺好藤椅子，你先去坐着乘涼。我也要洗澡。洗完了再來陪你。」

她答應着去了，獨自坐在藤椅上，心想着還不去，等甚麼呢。她又想到他填寫旅客姓名單子，分明寫的『華先生及夫人』幾個字。她心裏更覺得已經走到最危險的線上來，但奇怪的是，她同時下意識地却好像以為這幾個字正好是她可以不走的護符。這據惘惘地許久，直等到他走過來挨着她坐下，她纔好像清醒了。但她自己還覺得那一杯酒的餘力依然熏得她四肢軟軟的。

這時的天色可真是轉好了。一天狂風和烏雲無影無蹤不知逃到甚麼地方去了

。視野中所能看見的却是半彎明月和無數星星。月亮泛出清冷的光輝，星星却一點點的像散碎瓔珞的光采。這星和月的光交融在天上，使得天空現出一種極深邃窈窕的，似蒼非蒼，似透明非透明的神奇顏色。偶然還有一個流星從這裏滑溜到那裏，激射出一些更明亮的刹那光。這對於極高廣的天空星羣的安靜是毫無影響的。這時的天空彷彿是盛裝了起來，說不盡的華貴莊嚴。微微的小風兒，間或從樹梢簷角悠悠地飄將過來。

他們靜靜地坐着，領會這可愛的風景。吳淞口的海面，他們迷濛地看不到了。但他們已經覺得那萬頃的海，這時應該正如同一面平鏡子。那靠岸的碎浪花應該閃耀出無盡的銀芒，而遠一些的舒展的長波應該是清如流汞。這一切不必要都呈現到眼前來，而自會在他們心胸間浮出。這是有情人心靈感通的境界。

他的手握住她豐圓的臂上端。正在臂與脅的近處，是一個又平又柔滑的所在

他的手似乎在這裏安居樂業了。然而它還不安分，它還要到各處去旅行！

她對於這『旅行』感到愉快。她覺得那強大的手掌帶着一種暖的力量撫在她的涼潤肌膚上，如同熨斗正熨過軟綢的功能。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似乎都在羨慕她了。

她羞澀的說道，「我們回家去罷。」

「回家？你這個獸小孩！……你這時可以殺了我，我也不放你回家了。」

接着兩個人都靜默下來。她偷眼看見他臉上仍然有那麼溫柔堅決的微笑。廊子另一頭，也閑坐着幾個旅客。他們各自輕輕談着他們的話，月光極清澹的灑在地上。微風起處，樹影子在地上略略移動。偶爾有些微的土爾其紙煙的香氣，從那一邊的旅客羣裏飄來。

但她心中直是突突地跳，跳得她難受，彷彿心就要跳出咽喉。她覺得她的血已經『熨』得漲溢起來了。

在這一種沈靜的激昂過程裏，他們維持了長久的溫柔。廊子另一頭的旅客們差不多都走了，他擁着她進房來。

「好了，好彥！」她更親切地倚在他肩上，更真誠地更感動地和他講，「我們睡兩個房。你另租一間去。……你讓我一個人！……」

他回給她一個笑。他的臉好像醉了。她在燈底下看見他衣服裏面胸脯和手臂的肌肉，結壯突起，彷彿隱隱紅得發亮。他抱緊了她，不說一句話。他加於她身上的愛的攻擊，取了開放機關槍同等的速率。她一面急急撐拒，一面心裏跳得呼不出氣來。

「好了！好了！彥！不行！……就這樣爲止！……不行！……不！」

她奮起力量，用盡方法閃避他的捕捉。但是他這時候竟使她驚奇極了。他好像已經改換了一個人，像獅子撲兔樣的猛烈，像蟒蛇纏鹿樣的敏快。他那情熱的眼睛燒起來！她的手，她的臂角，她的腿，她的背，她兩隻手所護着的胸，她的頭，皆苦苦地抗拒過他了。但是用甚麼來抗拒，甚麼便是他吮吸的目標，迅疾地從這一小塊目標就攻擊到任何許多的要害去了。她用盡她一切可能的抗拒都失敗了之後，只縮作一團。

「君彥！你要怎樣都行……不過，無論如何，你要等我和他離開了……，無論如何，今天不行！……。」

這兩個人，都在生死關頭掙扎，互相撐持，互相窺伺，互相在最危急的情形中，彌緊了靜下來。

忽然一個疏漏，他又捕住她了！他的強臂從她脅下抄到背後去。他的頭臉，

擠進她的頸窩。她的神經斗然鬆了。她不抗拒了。她閉上眼睛，恨不能將自己所有的柔髮都遮在臉上。漸漸地漸漸地她的神魂走到另一個生平所未經的奇幻世界裏去。

等到她重復蘇甦的時候，屋內的燈光已經沒有了。那窗邊的月亮早已走遠，只有極窄一道清冷的光從窗側斜伸進來，幽幽地射在她那落到地板的內衣上。她抬起眼睛向窗外望去，一天的星星，依然那麼像瓔珞似的。

七

華君彥依從了田漪的主意，從李二哥家搬到公寓裏來。這實在是個好主意，因為在這一種洋式的大樓裏租房住，真是如同隱在森林裏一樣。

田漪決心要和她的丈夫離開了。她現在所考慮的只是如何減少避免事實上的阻碍和危險。她在外面那一次的過夜，實在是她自來沒有作過的。她看出她的姑母對她起疑心了。雖然她用了極周到極巧妙的言辭，極安詳的神色，甚至作出一些偽證來，說明那一夜睡在一個女同學家裏，但她仍自提防姑母看破這裏面的玄

虛。假使一旦真被姑母戳穿西洋鏡子，那會使她碰着極困苦的遭遇。那時她的夫家和母家一定要跑出許多人來，使她陷到死不得活不得的日子裏去。所以她總想等她的丈夫梁志清回來萬事齊備再將這激烈的幕猛然揭開。而且更有使她困難的，她竟還不能找出一個仳離的『理由』。這也是她必須要審慎的原因之一。其實，她倒真是有一個要求分離的最根本最結實並且也最正大的理由，不過在這樣的社會上有它所因襲的許多禮法，許多道義，使她絕對不能夠把這個理由坦白說出來罷了。但也正因為這個理由的力量確實偉大，使得她天天要秘密地和君彥在一處。

這時候正是下午九點鐘。君彥剛好讀完一本書。他合起書來，無意地看了房間一周，空空寂寂，竟十分感到惆悵了。他這時第一次自覺到她對於他已然發生了一種奇力，很像一條極細的絲，柔，然而韌，繫住了他的一些甚麼，解不開

了。

他自知不是一個縱欲的人，却是一個善於養蓄控制的英雄。在英姿銳力之下，他發揮了最高的天才，連續獲得意外的成功。這使得她愛戴帖服在他的脚下，真是如土委地。在這樣的帖服裏，他看出她隨時隨地流露出澈骨的真誠，癡狂的歡悅。若比起定情以前所表現的愛，非常明顯地，那雖親密雖真切究竟還不會到底，只有這時纔真是如同油浸透了的魚一樣，沒有一絲肉，沒有一根刺，沒有一片鱗，乃至沒有一片鱗裏的紋路，不是可以照在日光裏澄瑩的數得出的了。因為她呈獻了這樣的真誠，使得他也不由得不深深感動了。

他想起自從吳淞一夜直至現在連續變幻的愛的戲謔，她的嬌憨進程是非常可玩味的：當清晨日影晃醒了她的時候。她開睜惺忪的眼，發現她自己的手臂在他的頸子底下，猛然偏過去羞得笑了。笑之後她無聲地却流出許多淚來。他問她後

悔不。她回答他的是一個『不』字。她重複攪起他的頸子。淚的眼裏又泛出笑。她的髮蓋在他的臉上，淚也漬在他的臉上。此後每次他們都相偕走到一個將翹將翔，忘人忘我的神境裏去。幽泉細石的潺湲，風虎雲龍的騰擲，微醺淺醉的悠遠，暴雨迅雷的開闔，象徵了兩個人體態上神經上的各種各步的變化，終於是不知爲直覺的抑爲幻覺的冥茫而無際涯！他因此每想起茶花女和亞猛鄉居終日不下床的故事，就覺得要發笑。

他一人這樣默想着，於是得到一個結論：他覺得女人對於愛情，看身體比較還是重於靈魂的。當一個女人愛了一個男子，她那怕是十分百分的真切，將她所有的靈魂完全獻了給他，只要她的身體還沒有交付過去，她隨時可以把靈魂掃數收回的：不論這個男子爲她犧牲了多少的事業，忍受了多少的痛苦，甚至還賠上一條自己以爲很值錢的性命，她若能表示一點歉意，已經是對他付出極頂的報酬。

了。——惟有她將身體呈獻了，她的靈魂纔真是同時也呈獻了，而且穩定了。惟有能夠占有一個女子的身體的，纔可以占有她的靈魂；除非另有一個人再將她的身體占了去，並且更爲強有力，她會永遠將靈魂託付給他的。

正想着呢，僕人告訴電話來了。

「喂，你是誰呀？……」

君彥聽出是李克家的聲音，他答應着，猛然將一件忘了的事情想起來。

「喂，老弟！……你這叫甚麼辦法！……」他聽到李克家在聽筒裏嚷，「我們滿席的人都等你一個。實在沒辦法啦，才開了席啦！我說，老弟您倒是賞面子不賞面子呀？你跟二哥是老朋友，還這麼擦爛污！」

「……對不起，因爲你們諸位都要打牌的。我等不了你們的牌飯，所以我已經吃過了晚飯了。……不過，我可以就到你那裏去的。」

他掛上聽筒想着這位「李二哥」的「辦法」，不覺微笑起來。李二哥本是北方人，然而他却善於在經濟的觀點上，酌採南方的「善良風俗」。他學會了江蘇人替先人「作陰壽」的「辦法」，他覺得這也是生財要道之一。所以他今天要替他的祖老太爺作九十一歲的陰壽。他大概因為華君彥的壽份子還沒有送去，必得打電話來催他去吃飯了。君彥一面笑着玩味李二哥這種的人生觀，一面就穿起衣服來。

他到了李家，看見大門開着，客人都走了。客堂裏一桌殘席尚在雪亮的燈下。大圓桌上的白布，濺了一些淋漓的湯汁。一小堆一小堆的碎骨，魚刺，瓜子殼，依了坐位圍着桌沿，排成了一道零亂軌迹。杯子，碟子，小匙，筷子，都好像戰場上疲乏極了的鬪士，橫七豎八地臥着。酒壺，啤酒瓶，汽水瓶，有的在桌上，有的躺在地板上。五彩十色的坐椅，擠的擠，散的散，參差抵牾地好像它們也

都吃醉了。一種鬱悶的酒臭，夾着多人熱汗的餘臭，蓬勃強烈。整個刺進鼻子裏來。

「娘姨呀！」他聽到李太太的聲音，大概是在竈披間裏，「你把這盆鴨子，放到冰箱裏。得平平地放着，……你瞧，你瞧！放歪啦！……這麼樣兒，鴨子湯會灑出來啦！吃又沒得吃了，還灑髒了我的冰！……還有這紅燴海參，贖了這麼多！收起來，別糟踏啦！……還有，別瞧贖了一點兒白菜，裏頭還有不少的魚翅啦！還有炒腰花兒，辣子鷄，都給倒在一起。……哦！這兒還有點兒八寶飯！天氣熱，別讓擱酸啦！……哪哪！你給這幾個空啤酒瓶子再每一個都提起來灑一灑！也許都贖有些底子，全會到一個瓶裏去！」

李太太出來了，

「哦，華老弟，……華先生，您怎麼這麼晚纔來呀？二哥說您吃過晚飯了，

不是？您瞧真是對不起！……娘姨，這碟子裏瓜子收起來！」

君彥在袋裏摸出一個裝了一張伍圓鈔票的信封交給了她。「華太太，禮和人都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呀！」

李太太接了信封，用手指捏了一捏，「噯，真是的！……您幹嗎還要這麼客氣！吃也沒有吃，喝也沒有喝，還要您花錢！……自家哥兒們，您總是這麼多禮！……唉唉！……請上樓坐罷！」

君彥循着梯子到樓上，正看見他們的臥房裏斜擺着一個還沒有收拾的牌桌。那散碎的紙煙蒂有的在煙盂裏，有的在地板上。李克家一個人好像有些生氣的樣子，揸着那白綢小褂的袖口露出兩隻肥臂，瞪着一雙眼睛，他看見華君彥來了，纔轉過笑臉。

「喝！老弟！您來啦，請坐，請坐！……那麼客氣幹嗎呀？……咱哥兒們還

是外人嗎？」

他這樣說着，不等君彥回答，又將眼睛直射到後面亭子間裏大聲喝道，「王媽！你那亭子間的牌桌要收拾幾年哪！……你放着這一桌等我來替你收嗎？……你不願意？……我還更不願意哪！」

「少爺！……」從亭子間裏走出一個三十上下的娘姨來。君彥不認識她。她那一張倭瓜臉，氣漲得紫紅紫紅的。「我總只有一雙手，替你少爺伺候這麼許多客人，又是倒茶，又是開汽水，又是買點心，又是打手巾，又是拿煙，又是收拾牌桌！你家裏兩桌牌，我總得二桌一桌的收拾！……我不願意麼？我們跑上樓跑下樓，現在還沒有一粒飯下喉嚨，頭子錢你少爺還要扣那麼多！我們不願意？我們真叫願意呢！」

「你媽的混蛋加三級！」李克家怒極了，將手向牌桌上盡力拍將下去。那桌

上的雀牌嚇得跳了多高。他胸前那金黃色的表練子似乎閻王所派差役的繩索，晃搖着就要綁人下陰曹似的，「你他媽的還要和我算錢！我他媽的這二十多塊錢一桌的酒席是白來的？水果，紙烟，點心，汽水，啤酒，他媽不是錢買的吗？這房子不是錢租的呀？他媽的工部局要巡捕捐，一時半刻都不許遲誤。你他媽的打牌不點電燈嗎？欠了電費，他媽的上海電力公司要剪線！……這些個錢，你他媽替我出哇？……你跟我算帳？你他媽的替我……滾！」

李克家一個箭步射到娘姨的面前，扯着她的衣服就要推她下樓去。她順勢坐到地板上，兩腿一伸，拍着手便大哭起來。

「好，你打我！……你這叫甚麼少爺！……你動手就打人！……人家客人那一個沒有送你的禮？又送東西，又送錢！你們還要吃我們可憐人的錢，還要吃得那麼多！你家不請客就不住房子不點電燈了？……人家頭子錢幾十塊錢，你只給

我們兩個人一塊半錢……好，你打我！……我們出來賣力氣，不是賣打的！……我讓你打死，巡捕自然會來管！……」

「你媽啦必！……你老祖宗混蛋！……你要找巡捕？你他媽認識巡捕房在那兒不認識？不認識，我帶你去！……不怕你拜了老頭子，咱也吃得下你！……他媽的，車船店脚牙，無罪也該殺！……你跟我耍的那一份兒流氓？」

這個時候，李太太和那個舊娘姨一齊跑上來，作好作歹將這小娘姨弄了下去。那小娘姨哭哭啼啼吵吵嚷嚷，居然沒事了。舊娘姨，利落爽快的將桌子收了，地掃了。李太太招呼完了事也上來了。君彥一聲不發看了好笑，因見這位李二哥有些氣咻咻地，他要回去。

「華先生，坐一坐！真是對不起！我知道您看不慣這一套。不過，您一口茶都沒有喝，您得坐坐。您要走，就是看不起我們。」

李太太這麼一說，又親自在冰箱裏取出一瓶汽水。君彥只好又坐下了。

「老弟！……」李二哥轉了笑臉，感慨系之地說道，「人生在世，他媽真不容易！你想想，咱們活在世上爲的甚麼？吃飯，穿衣，養兒子，掙錢！外帶着找樂子，反正還得成家立業！……他媽的，這娘姨見了錢就紅眼，不問這錢該誰得的！咱們費了這麼些個事，下了本錢，倒得雙手送給她麼？本來給了她不少，她倒貪心不足。害我生這一場氣！……老弟！……你瞧瞧剛才那神氣！他媽的甚麼辦法！這娘姨又騷又辣，一定是謀害親夫的！」

「得啦，……」李太太睜了丈夫一眼，那神氣倒也有一點像李先生所說的『騷辣』似的。她又轉過頭來輕聲向君彥道，「今兒家裏有了兩桌牌，當然事情也是多一點。不過這王媽是新來的，不應該多分錢給她。我和那老娘姨講明白了，明裏她兩個人共得一塊半，暗裏我多給老的半塊錢。也許這小的有些知道了，所

以她才鬧得這麼凶。二哥這份兒砲仗脾氣！犯不上和她鬧不是！」

「哼！……她現在可一聲也不鬧了。一定是你又塞了錢給她。這辦法名叫『皮裏走肉！』你那兒來的這麼些個用不完的钱哪！」

李太太正燃一枝紙煙。她看見丈夫心痛又化了錢，微微笑着向他噴了煙去，「你那份兒計算，歇着去罷！……」

君彥笑道，「喂，李公！你看你這位太太真是一個敏捷多方的政治家。假使我有這樣一位太太，我決不會像你這樣容易生氣了。……你們的牌怎麼歇得這樣早呢？我以爲一定會打到夜兩點的。」

「好哇！……」李太太吱吱地大笑起來了，「您倒拿老嫂子開玩笑！……喂，您這一問我倒想起有話說了。冷兒家裏兩桌牌都不湊巧。這房裏一桌的吳太太家裏小孩發了痧，她不得不回去，又沒有人接手。那房裏一桌就有您那朋友盧小

姐。他輸了很多的錢，但是她情願不撈本。吃完飯她就走了。因為這個，兩桌牌都散了，……也因爲這個，二哥覺得不大痛快的。」

「哦！」君彥有心無肝的答應着。

「我說，華先生，……盧小姐近來舉動好像有些心事。她現在簡直不提您。但是我知道她那一份兒情意還是看得重您。奇怪得很，今兒她忽然又提到您啦。她說好像您近來交了個甚麼新朋友，並且聽說好像還是一個甚麼少奶奶。……」

……盧小姐可就知道這麼多。……我也不知道這事有沒有，而且這也是您自個兒的事，別人管不着。……可是，……話又說回來啦，咱們到底是自家人。上海這地方可不是甚麼好地方。您別多心，您要是遇見甚麼淌白，碰和檯子的女人，那還罷了；若是人家對您來個仙人跳，放白鴿，您可得留神哪！……」

「盧小姐怎麼知道的？」君彥聽了李太太這些話，起了些意外之感。但他好

像沒有事一樣，只澹澹地問這一句。

「唉，……說到盧小姐，您又該說我愛幫她了！人家對您那份兒心！人家對您的甚麼事不注意！她只是不好意思和您，和我們說出口罷了。……可真的！您瞧盧小姐那一樣兒不好？您要娶一房好太太就不能照着閑花草那個道兒。我不敢保盧小姐一定是興家扶實的人。放着這麼一個好人兒，您反要來那一套。勸您還是收收閑心罷。怎麼樣？……只要您一句話，盧小姐那邊的事，我可以包辦了！馬上結了婚，兩口兒白天一道去辦公，晚上一道回公館。該是多麼好！我們這是自家朋友不說假話。……」

君彥道，「你們相信盧小姐的話？我真有這麼回事嗎？」

李太太笑道，「啲！您這倒審問起我來啦。也許盧小姐聽別人講的。這事兒也許真，也許假。我們也知道您是一個好人。但是您又不是說不娶太太的，您可

老是這麼游來游去的一個人，不免就犯着嫌疑。……若是您和盧小姐匹配良緣，那就甚麼謠言都自然止住了哇。」

君彥對於這個老畫眉雀兒的滿口北平話，着實感覺到興味，並且對於她這萬變不離其宗的拉皮條技巧，也着實欣賞。他只是笑嘻嘻地不響。

李克家似乎又觸動了『人生在世』的『思想』了。他似嘻笑似嚴肅的向君彥說道，「老弟呀！……二哥就不明白你這人是甚麼人：要說你是壞人罷，你一不嫖，二不賭，三不抽大烟；要說你是好人罷，嘿，你可要跟良家婦女通姦！……」

「別瞎說啦！你瞧你這破嘴！」

李太太橫攔了一句，但李克家毫不顧慮。

「我瞧你這簡直是犯機器，簡直是精神病。老弟！你聽二哥的，不會有錯兒

！你想，人生在世何必走麻煩道兒？作出社會上大家認爲不對的事兒，鬧得身敗名裂，真是不合算啦！這個世界，還不舒服嗎？只要有錢，你愛怎麼辦不行！憑上海這地方，你要娘們兒，那一樣兒的沒有？要是娘們兒你玩兒膩啦，你可以玩兒兔子；要是中國娘們兒膩了，你還可以叫洋娘們兒！只要你按着道兒走，又容易又滑溜，誰能說你不漂亮？而且這和正事不妨。憑你的能耐，巴結着向上幹。你出去了，誰不尊敬你是社會上的紅人兒？你瞧，那個小盧哇，真是胖都都兒的！她手邊下一定存了至少有個幾吊文兒的——要不然，她每回打起牌來不能隨便輸個幾十不在乎！——我告訴你不止一次啦！她現在也特別，那麼急着要你。你就娶她過來，拿她那點兒錢，你不是還可以出去嫖嗎？」

「對啦！」李太太披了嘴道，「你就去嫖得了嗎！」

「嘿……」李克家道，「太太，你可別怨我。本來麼，她們不賣，我們也不

會去買。這是自古以來，大家認可了的辦法。世上既然有了這辦法，可見就是對的。咱們並沒有出新鮮主意，勾引良家婦女哇！其實；這不都是一回事嗎？你必得這麼辦，那大家可就認爲是對啦！好傢伙！國家王法給你開了頂方便的道兒，你還不走！」

君彥沒有閑情聽他們的話了。他一句話也不辯，老是笑着點頭，彷彿十分贊同『二哥』的意見。這時他告辭了。

在路上，他想起盧女士來。他以前對於她只是一種單純的不招搭態度罷了。他對她還有一點原諒，一點同情。但現在她居然防礙到他了。她對他有意，却不誠懇悻悻地向他坦懷相示，偏要矜持遮掩，見了面打官腔。一面在暗地裏交結李家夫婦來作側面的進襲，一面又在暗中偵察他的細微行動，作一種不利的傳導。她這人簡直像一個陰黑中的鬼影子，晃來晃去，使人打寒噤。因之他更想起她那

架着玳瑁眼鏡的眼睛，閃在那一張尚有些風韻的粉臉上，具有特殊的爲世故磨出愚笨的陰狡，和生理上爲鬱積釀成的病態。她於是對男性盲目亂闖，而又刻刻防備，時時逆襲。不幸他自己會作了爲她牽累的目標。這是一種極幽秘無理的遭遇。他不由對她憎惡起來。

他回到公寓，正遇見那個胖子劉飛來訪他。

「瓜兄！這麼晚了還到我這裏？也許剛從瑪琍家出來罷？」

「唉，心裏悶！」劉飛將那已經鬆了的領帶，又用手弄鬆了一些，使領子格外張開，好讓胸口通風。他忽然又笑着說道，「喂，君彥，我看見你那個女朋友了。」

「哦！……怎麼盡是談到我的私事的人呢！你說怎麼看見的。」

「那一天，……呃，……是前天晚上，我在霞飛路看見你和一個女的從一家

店裏出來。你手上還拿着一個紙包，也許是絲襪香水之類罷。……那女人倒真不壞！——就是鼻子太高，美中不足。……」

「你的意思是要拿鐵鋸將她的鼻子鋸得矮一點？」

於是兩個人都大笑起來。劉飛拿了一枝烟，摸出懷中的打火機，吸了一口，吐出濃白的煙縷。暫時兩個人都好像有心思，都沒有說話。

「君彥……」劉飛吸完了那枝烟。「……鴻圖打算邀我去擔任一些工作。他的那一套議論你是知道的。我的平日態度，你也是知道的。老實講，我對於各種各路的主張都覺得有理，但是正因為這個，我一樣都不能相信。我的心境因此也好像在大霧裏極度迷惘淒涼的。……此刻，還是因為一個現實問題，——要混飯吃——使得我不能不去作一點工作。我想，不問這工作的意義怎樣罷，我只是為吃飯而作工。……你看怎樣？」

「好！」

劉飛所以來問君彥，正因他自己對於這事抱着一種莫名其妙的慚怍，想從君彥的意思裏得到一些決定。因此他的態度是很坦白誠懇的。他這時得到君彥一個『好』字的回答，他還不放心地要偵察君彥的神情。他窺伺着君彥回答的時候，正有一種天真的笑容在臉上，和一種爽厚的空氣在身上。他知道對面的朋友至少是對而同情的了。

他這時看見君彥沉靜的彷彿墜入了一重思緒裏面。歇了一歇，君彥將李克家夫婦的生活方法告訴了他。

「你看，」君彥帶了一種感慨的語氣接着說道，「像李家的夫婦所過的生活，在某一種意義上講，實在是很可羨慕的。他們的生活完全建築在一個單純基礎上。這基礎是：怎樣使他們兩人可以多討便宜。這當然也是出發於生物求生存的

原理上的。他們只求怎樣使小己能够生活，進一步，怎樣生活得便宜舒服些。至於用何種手段，以及所用手段的價值，他們是不計及的。據李克家自己講，『巴住了海關的飯碗，可以吃一輩子。』於是在公餘之暇，他和夫人用種種應酬賭博的方法，使得自己可以作頭家。因而來剝削這一班來往賭博的男女。於是他們的家庭不但可以吃得很好，而且有人替他們會鈔。乃至於房租，水費，電費，娘姨的工資，都有人代付了。他們除了這些開銷之外還可以贖下許多的淨利。他們拿了這些淨利的大部份去『成家立業』再拿小部份去享樂。……我們看見一隻豬用它的鼻子在糞地上，掘開土來，尋些很髒的東西吃。又看見它轉側在一窪臭水裏打滾，滾得身上滿是泥尿，然後它泰然地浸在臭水裏睡得很熟。……因為我我們是人，不是豬，所以看見這種情形，枉自替它一刻也耐不下；孰不知在豬却是覺得很舒服的。我們不要以為李克家夫婦卑鄙不堪，其實在他們安之若素。社會上

最大多數的人都是餘樣大同小異地生活着的。他們能够自樂其樂，比我們幸福。——這是一種生活的方式。至於你，老劉，你取的又是一種方式。你平等地看出各種議論主張的合理方面，因之你覺得每一種議論都很好。你又沒有從各種議論主張裏推求其牴牾矛盾的方面，而得到一個判斷來形成你的中心思想。所以感到的煩悶空虛也就多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爲吃飯而就一個工作，無論何人不能加以非議的。至若鴻圖，那又當別論了。」

劉飛不曾想到君彥竟然說了這許多的話。他興味的問道，「像鴻圖諸位，你覺得怎樣呢？難道他們說的不對嗎？」

「就是因爲他們說的太對了！」君彥笑了起來，「如鴻圖，如老景，如某，如某，都是聰明透頂的人。世間一切美名，他們都占盡了。世間最好的八股他們都作完了。他們擡起一面冠冕堂皇的大旗，威靈顯赫地鬧得山騰海沸，好像真是

爲了甚麼民族，甚麼主義而勇猛奮鬥的。其實割開來看還不是鬥的飯碗！不過所鬥的並不是普通飯碗，而是更優的飯碗。他們得到了更優的飯碗，纔可以有普通飯碗分給嘍囉。這些嘍囉也因為有得到普通飯碗的希望，遂不惜替他們拚命去爭更優的飯碗。於是乎捭闔縱橫無所不用其極。這種現象自然也有一種意義的。不過，使所有的中國社會上層，相率而趨於這一種盜竊美名的道路，而這一般人就是所謂救國的人，必至於民衆連『救國』兩個字都不願意聽了！——中國現在又遭遇到這樣一個艱難危險的生死關頭，還是這樣一般的人在救國！假使我們還有感情，還有血，看一看國家的前途，應該覺得這是怎樣可痛憤的事情！所以你的爲吃飯而工作是可以同情的。他們這一種自己因利乘便假藉美名攘奪實利，一面自己驕奢淫佚，一面還要罵別人不愛國，不吃苦，是不可恕的。」

「哦！你倒激昂起來了！」劉飛的胖臉上很費力地轉動着兩個眼珠。他又一

手取煙盒，一手摸出打火機。

君彥道，「這根本只是一個真假的分別……當然我們希望一切人皆是真心真意腳踏實地去愛國，作聖賢，作英雄烈士。但不得已而思其次，就是一個澈頭澈腦的壞人，還是比做假好人爲可取的。最不可救藥最敗事的是一種假好人。梁山泊上，李逵要作強盜就作強盜；而宋江明明作了強盜却偏要口口聲聲說是替天行道。李逵有放刀成佛的希望，而宋江却絕對非入地獄不可的——我們是一個人，要認識本來，真實結壯的生活下去。無論爲自己，爲社會，爲國家皆是從這一點真實出發。這樣纔是獨立不倚，有血有肉，明是明非的生活。要這樣子，一切忠貞大節纔能生根。不然的話，口裏越說得好聽，作出來的越糟！」

君彥又笑道，「你看，因爲假的原故，發生了許多可笑的事情。近來的政治，成了專家萬能的政治了。不論甚麼人，只要會東抄西湊，甚至不必會，只要厚

臉大膽，不管錯得怎樣，莽闖地東抄湊西去，他可以研究出許多這個問題那個問題。除了在口頭上胡說白道之外，自有許多無聊的報章雜誌要充塞篇幅，而這一種不通的文字不怕沒有出路；即使不然，自己還可以印好了送人。於是乎幾時之後，便成爲『專家』『學者』了。這一種的『專家』『學者』官運亨通，無所不能的，你數得清他們的數目嗎？——中國要建設起來，必需要各種無數的專家，是毫無疑義的；但絕對不需要這一種的『專家』『學者』又是可以斷言的；假使真的專家，將來會蒙受這一班『萬能速成專家』的惡影響而竟不得其用。或社會竟誤以爲專家不可用，中國的艱辛締造因此要更遇最大的阻折，那纔是最可悲痛的！那纔是最可悲痛的！」

君彥飲了一杯水，更說下去道，「就因爲這樣作假的原故，於是無奇不有。萬能專家固然是其中的一例。此外有的出賣風雲雷雨；有的揣摩風氣；有的兩邊

開空頭支票，結果兩邊都兌現；各有各的戲法，而這些都無一不是救國的！試問在如此怒濤中顛簸的中國，怎樣還可以紛飾，莽撞，阿諛，傾軋下去？……」

劉飛道，「那麼，你怎麼辦呢？如鴻圖，如老景，乃至如某如某當然都是屬於這一類的。但是他們還可以嘴響起來，他們說他們到底還作了事呀。至於你呢，老同學，你並沒有作。」

君彥道，「我麼？我很慚愧，我是很倔強的，不能同流合污。」

劉飛笑道，「所以我只好去戀愛了！哈哈，君彥，我也要學鴻圖的聲口來說你了，你是一個詭辯者。——然而，『遁辭知其所窮！』你終於露出馬腳來了。不同流合污，只是一個消極的態度。這只能作為作人的起碼限度，而還不够當得起現代的青年。而且，你不是還是在戀愛麼？」

君彥頑強的辯道，「不錯，我是在戀愛！我用全副精力，執意不同地去戀愛

！我相信無論甚麼事，除非不作，既作，就要認真！對一件事認真，纔能對一切事認真！能這樣去戀愛，纔能這樣去報國！我相信如鴻圖這樣的人，連戀愛都不會賣力氣的。」

劉飛很感動地握住君彥的手。他那胖臉上的可笑神情，忽然無影無蹤了，却使君彥看出有一種悱惻忠厚的美麗。他說道，「不過，君彥，你我究竟都是中國人啊！中國遭了厄運，天地縱然廣大，你我沒有地方可以逃得。那時候，你到那裏戀愛去？」

君彥沒有話講了。他的臉紅了！

八

君彥剛剛剃過了鬍子。他坐在屋裏，悠閑的想來消受這個休假的上午。田漪必須要下午纔能來。他看了一頁多的早報，又立起來，向玻璃窗外看樓下馬路的景色。路上依舊兩行樹綠陰陰的。早上的風輕輕拂來，有些微涼，帶着秋的預感。他偶然想起和田漪定情剛好一整月零兩天。

僕人扣門進來說道：「先生，有一位女客李太太來會。」
——從不曾來過的客人！大約又要作她外祖的陰壽罷。

他心裏這樣想着，懶得到客廳裏去。

「好罷，你請她到這裏來。」

李太太來了。她見着君彥笑了一笑。這一笑使君彥驚訝。她臉上滿罩着怒氣愁雲，這笑是萬分勉強着掙出來的。她的蒼白臉上脂粉輕一塊重一塊，擦得不沾皮肉。兩道眉毛畫得一濃一淡。身上雖然穿了一件時新衫子，腳上却踏着半舊的鞋。這與上海婦人平常出門刻意修飾的習慣顯然相反。

「華先……！」

她放下她的手皮包，怔怔地坐了一晌，剛帶一些笑容開口叫君彥。聲音未完嘴唇神筋忽然失了統馭似的，痙攣幾下，眼淚便泉一般地流下來。忽然，她的淚眼中射出發火的怒光。淚水雖然還未止，她的聲音却清朗了。

「華先生，這件事非告訴你不可！……我們家裏的事，您全清楚。我有那一

點兒對不起他！……我嫁到他家裏來，跟着南，跟着北，寸絲寸縷，我沒有糟踏過。他沒有錢花的時候，無論家裏多麼難，總不讓他不方便。我們這份兒家！看他讓誰來當得下？……他爲了他自己個兒的好處，不知道教我丟了多少回的臉。我丟了臉不算，事情辦得不合他的意，回來他還臭罵我。他自己不敢去的地方讓我，自己怕見的人讓我見，自己不願意得罪誰，也是讓我去得罪。爲了夫妻份上，我都是毫無怨言，想幫着好好兒地弄好了一份兒家。……我吃了這麼些年的苦，現在他可這麼欺負我！……沒有良心！……我圖的甚麼？……」

這最後一句話，她說着又哽住了。淚水重復迅急地滾下來。她拿着小手巾，蒙在眼上，嗚嗚的又不願哭出聲。

「李太太，請不要傷心。——到底爲了甚麼事情？」

「就是爲了這個，要來告訴您。二哥和盧小姐，那個下賤娘們兒，甚麼小姐

！……他和那賤貨有一腿啦！並且，於您不利！您得趕快去打這賤貨！我同您一道兒去！」

「唔！」君彥的眼睛靜止了一刹，他安詳地問道，「怎麼於我不利呢？」

「唉！話多啦！讓我仔細告訴您！」

她說着又擦了擦眼睛。

「二哥那樣的人，……您還不知道？自從我們認識了那賤貨，也不知道他從那兒打聽出來她積蓄了有錢。他又看出來了她對您有意思，就和我商量，要把你們二位的姻緣湊起來。他也不是爲的您，却是爲的可以和她多往來，交結一個有錢的朋友。大概她也想藉此和您接近，她自己也高興來。那時候，您不是還住在我們家裏嗎？」

「後來，不知道她怎麼打聽出來您另外有朋友啦。她背地裏氣憤得很，常常

和我談起這事。這賤貨真不要臉！她說您怎麼怎麼不通人情，她說您怎麼怎麼奚落她，她說您怎麼在許多人面前教她難堪。她一面說還一面流淚！我就沒瞧見過世上有這麼不要臉的女人！您真是有先見之明，不和這娘們兒往來，纔是有福氣！

「她自從打聽出來您有了朋友，就更其用心更偵探子細。她還託我們從旁留神呢！她說，您這樣一個外面辦事認真，扳面孔的人，居然也作傷風敗俗的事。您又傷了她的心，她背地裏非報仇不可！……正是這個時候，誰知他，……那個壞了良心的……！」

君彥看見李太太又哭了。他略微有些焦燥地說道，「李太太請不必哭。這不是哭的事。你只說下去。」

「他平日就極力勸你和那騷貨結婚，誰知他自己倒眼紅了！他趁這時候，豬

八戒照鏡子，自誇自美！他向那騷貨獻殷勤，討好兒！那娘們兒千世萬世沒見過爺們，也就要了他啦！真不要臉！這個世道越過越下流啦！我先前還不大知道。因為我家那老娘姨透了點風兒給我，我又覺着那不要臉的忽然不到我家來了，我這纔起了疑心。我暗下一查……我的媽哪！……您瞧瞧！」

李太太淚眼汪汪地從手包裏取出一張鉛筆寫的小紙片來。君彥一看是盧小姐寫的一個約會時間和地點的密函。他又還了給她。

「我忍住了一肚皮的氣，慢慢兒地問他。他起先還青天大白日頭地抵賴呢！後來他自個兒也承認啦。他說她有錢，要是娶了她過來必定和我共同享福。……噲！有了她，還有我啦？……後來我逼急了他，他更橫起來啦。他說他是一子兼祧，娶兩個媳婦兒不犯法！他說，他要兒子，我不生養！……他說，鬧急了還得和我離婚！……」

李太太這時的感情，轉得憤怒極了。可憐她的眼淚乾了，眼光直了。她硬着喉嚨說道，「哼，他要打離婚，我還不離呢！我是好人家的兒女，花花轎子抬來的，不能離婚！我沒有生養，我沒有私房，那是他的命！我要告他停妻再娶，我要告那騷貨搶了我的爺們！甚麼人她不好要？她單單要他！我知道和這臭窩姐兒，生死一劫！不過，我娘家的親人都沒有啦！我找不着人替我拿主意，所以我要來找您！……那娘們兒也是害您的呀！」

「她怎麼樣害我呢？」

「她已經打聽出來了您的女朋友姓田。她的丈夫叫梁志清。您現在是霸佔民妻啦！她正在掃聽梁志清現在的住處，好通知他捉姦。她也正掃聽姓田的住處，和您會面的地方。只要您一出事，她立刻就給您登報！您吃了官司，坐了牢，她可樂意啦！」

「李太太，你和她鬧翻了，怎能知道這些事呢？而且，縱然她有這個計劃也不會告訴別人的。我和她還天天可以見面的。」

「唉！華先生。您真……我沒有知道他們的醜事，就先知道她要幹您啦！那時，事不干了，我也不管。那蜜兒好陰險！她就和我們家那沒良心的計算。我要不知道，就敢瞎說白道了嗎？您現在不先下手為強，等到她使了壞主意，可就遲了！咱們二位先撕了這臭貨！」

君彥這時沈默了。他想這消息應該不會假。一切都宜於等待下午田漪來了再商量。他於是對李太太說道。

「李太太，你的事情，我聽到非常替你難受。當然，我自己也很不痛快的。你來告訴我這消息，非常感謝你！無論如何，在法律上你是最有理的了。你若害怕沒有人給你作主，我一定幫助你。在上海，還怕沒有律師麼？……不過，現在

你千萬不可這樣容易動怒，容易悲傷！這不但一點用處沒有，反而誤了你的事情，你只回家去不動聲色。關於李先生盧小姐的消息，請你用心偵查，隨時告訴我。我們隨時商量主意，請你安心，只有這樣纔是最好的處置。」

李太太經他這樣說了，也覺得不錯。她又叮嚀一番方始告辭。

下午，田漪來了。君彥將李太太所說的消息告訴了她。她愁鎖着眉，許久沒有說話，君彥深沈地看着她，知道她心裏正有一個最重大的結，解是解不開，割又不曾割。他將她抱起來，用兩個手指輕輕順着她的眉毛向兩邊勻開去。

「發愁作甚麼呀？你上次告訴我你的姑母起了疑心。昨天你回去，是不是又覺察出來了新的發展呢——你不要再猶疑了罷。」

她說道，「我不敢說姑母完全知道了我們的事，因為她對我並沒有戒嚴。但是她對我常常談到別人家裏類似我們的事情。好像其中多少有一些善意的諷刺。」

她並且說到現在作老輩的困難，說到青年人結婚以後應該自己尊重，自己負責的種種話語。照這樣看來，不能說她是毫無所知的。我猜她多少已經覺到一些異狀，不過她拿不準，所以只說出些話來暗示我，試探我。……我總是很大方的對付過去了。——我只恨志清何以還不回來，我想要趁他一回來就解決了這件事情。

「

「你真是小孩……因為你堅持要用這一種方式來解決，所以我只好由你拖延下來了。如你所言，等待他一回來你就解決，那是有兩個可考慮之點的。第一點，他是你的丈夫。他回來了，他要求你甚麼溫柔的事情，你不見得可以拒絕他。……請你原諒我粗野，你那時的心境恐怕又有變動，不見得還要解決……」

「你這叫甚麼話！……」她臉上立時飛紅的。她將兩隻手緊環了他的頭，將臉伏到他的肩上。半天沒有說話，她哭了。

「說着玩的，不要哭，對不起你！」

「我真不明白，你爲甚麼還不相信我！……我所有的一切都給你了。……真和你以前對我說的話一樣，我以前只算沒有結婚。和你纔算真結婚了。——你這樣的態度，簡直疑心我是……！」

「我對你陪罪！……好漪！……請你原諒我說的是嫉妬話，……」他將她手從他頭上解開來，讓她的頭枕到地臂彎上。他拭去她腮邊的淚，吻着她潮紅的眼。○「不過，即使是你不會再和他相愛，你可要知道現在已經到緊急的時候了。這是第二應考慮之點。照李太太所說的情形，你怎能確知你的姑母不完全知道這回事？你又焉知她沒有戒嚴，不正是怕打草驚蛇呢？你又焉知盧李之流，沒有已經設了法使梁志清知道了呢？縱使他都不知道，但是他一回來，忽然見你要離開他，他一定要大驚的，一定不放你走的，我們的勢力又是如此孤單。他抬出法律來

，我們一點辦法沒有。到那時候，你不但要離離不成，還會被制裁起來的！我不知道你這樣很聰明的人，何以不想想？」

「那怎麼辦呢？」

「據我看……」他的牙齒又咬住上唇了。她笑起來，將他那翹起的唇角一按。他續說道，「據我看，世間只有那一般庸下的木頭人纔是拘牽故常，蹈襲成規走着奴隸的路。還有一些壞蛋却舞文弄法，假藉社會的習慣，或傳統勢力來教旁人吃虧。至於認清目標的人，則是大膽地照自己的規矩走。……我們現在沒有力量 and 他們爭鬥。若因循不決，遲回在這里，一定要變成俘虜。……當然，我既已決心作了這一件事，我就準備了犧牲一切。不過，如若毫無戰略，像這樣的犧牲，我們未免太愚笨了。——現在的問題，只在你有無決心。你若決心離開他，就離開好了！還要作甚麼手續？手續是可以從容後日去作的，時機是稍縱即逝的。」

而且只有那些愚人纔畏葸地斤斤在手續上！」

田漪聽他說完了，覺得事實上的危險的確迫近了來。她沈吟了一歇，便極堅決的說道，「好罷，彥，我決定放下一切立刻離開他。我們秘密逃走。海角天涯，你到那裏，我也到那裏。你若是流落了變成乞丐，我也和你一齊討飯去。你既然爲我犧牲了……」他興奮得眼眶裏包了淚。

「真是我的好……！」他不意她如此明決，喜歡得重復抱緊了她，沒得可說的了。

「不過，我們準備到那裏去呢？」

田漪又思索地問起這一句話來，倒使得君彥稍爲躊躇了一下。他慢慢地對她講道。

「說起這一層來，倒是很費考慮的。我們既然要走，就索性遠走高飛……」

我有一個朋友，曾大海，從前和我共過患難的。他是廣東人。因為，在國內，他失敗了許多次，幾乎無地可以營生，所以一怒隻身跑到南洋去了。在星加坡那裏，有幾個熟人，幫助了他，作一個極小的米生意。他辛苦奮鬥了十年，居然生意大發達起來。現在他已經是星加坡的重要商人之一。他常常寫信給我，邀我到星加坡去。我這次到上海前不多時，他還勸我去。最近，他又問我有無意思去玩一次。我因為那是英國人統治中國人的地方，不高興去。初到上海還和李克家說笑過，說是要飄流到南洋去也都可以，只是恐怕環境不會讓我飄到那里去。……現在既然有這一種情形，到星加坡倒未始不是一條道路，不過……」

田漪見他停住了，就問道，「不過怎樣？你還顧慮些甚麼？」

「不遠，我覺得那地方，你也許不願意去。縱然你願去了，只是那地方的氣候，對於你是不合式的。那裏的水土特殊，我們中國人到達之後，總要害一次大

病。病好了，纔算逃出生命的危險；不然，也許就……那地方熱得常常有雨。雨裏有毒。人在路上遇了雨，一定要用冷水將自己身體沖洗乾淨；不然又要生很利害的病。有此種種原因，對你都是不好的。我不願意把你拖到這個瘴雨的地方去，所以我還是要想想別的方法。最多我們跑到福建的南邊，或是陝西的西邊。那地方雖則遠，氣候畢竟好些；而且也是中國的地土！」

田漪道，「你這話當然說得不錯；但是，星加坡不也是有許多的中國人了麼？他們既然去了沒有死；我們去了未必就死。何況，你的朋友曾先生在那裏，又是如此盼望你去，自然他可以指示你許多。至於你所說福建或是陝西的去向，是不是也有把握呢？我看，我們不妨立刻準備起來。你同時向這幾方面作一個最善的打算。」

君彥見她說得有理，便道，「這樣也好。我先向福建和陝西兩方面想一想。」

星加坡方面，不知現在情形有無變動。我想先拍一封電報去問問妥當。而且，縱使真要到星加坡去，也不是很簡單的。我們先將出國護照等等手續，迅速辦好。在這期間等候消息。如若要走，護照已辦，馬上可以走。」

他們這樣商量定了。君彥在第二天便開始活動起來。一面他仍然到社中去照常作他的工作。他拍到星加坡去的電報，曾先生立刻就有了覆電，盼望他去。但是，他所希冀的福建或陝西方面，却是消息沈寂。他用他自己和田漪的名義，備了手續，向主管機關去請求護照，國籍證明書之類。同時他怕機關辦例行公事的迂緩，特意去訪了熟識的朋友，趕快辦好。不過他的心裏越急，便覺得事情越慢。田漪又來告訴他，梁志清回上海的時候也不遠了。

這時候，還有一件事使他感棘手的，便是用費短少。他爲了這一次的戀愛鬥爭，已經用了他很大的氣力，調集來許多資金。這許多的錢。雖然拿急迫的方法

法調集了來，有的是自己的錢有的是人家的錢，還是要由他設法周轉清償的。這就不是可以用急迫的方法所能應付了。他本來有一個清理的步驟，只可惜才執行了一半。正當此時，又有這臨時事變發生，所以他不免感到困窘。

他又拍電向星加坡曾大海商量，在上海一家銀行兌收了一筆款項。他又苦心另外想了一些方法，顧全了自己的信用，解決了當前的難題。這時，他還要一個朋友給他助力。他想來想去，還是找了劉飛。劉飛是不贊成他這樣作的。但劉飛知道他既已意決，即難勸服他，所以雖然很惋惜，也無可再言。他却也知道劉飛雖然不以他的舉動爲然，但以劉飛富於友情，必還肯相助，所以就硬拉了劉飛來作他的幫手。

在這個情形之下，君彥心中很提防的。他雖然用了最迅急的手腕，最周到的心思，圖謀一個安全的脫逃，但他不敢說一定有把握。一則盧女士的陰謀發展的

情狀，他無法知道，二則他很焦慮李太太會因為過於憤怒，而反至壞事，三則梁志清若突然回來，或田漪的姑母突然戒嚴，都要增加最大的困難。這些焦慮只要有一樣不幸而中，便足以使他一切準備，碎成泡影。他於是一面努力用種種方法言辭，安定了李太太的急燥，一面並也不放鬆了盧女士。他想只有李太太可以制住了盧女士，盧女士可以制住李克家，而盧女士若積極地發動陰謀，事變早日爆發，却又正正制住了他自己。他想利用李太太的力量善於張弛，暫時使盧女士有些顧忌，不至於太妨礙他。

於是，他在社裏對盧女士比較溫和多了。他藉了幾個機會，和她有意無意地談了幾次。在這幾次的話談裏，他微妙地暗示出李太太的態度。同時，他表示他不相信李太太這種疑慮，並且他願意勸抑李太太過分的舉動。他不明指盧女士，却又不一定不指的是她。他更感慨的談到己有時候被別人看錯了。因之，他委

婉但也剛勁地說他自己的態度。這一種半哄半嚇的聲口，他決不定有無效果。

這樣焦燥沉悶的光陰，像一條極迂緩的蟲子在他的切盼中蠕行。他和田漪忍耐，好不容易出國的手續辦齊了。其他各方面，依然沈寂。他們似乎只有逃到星加坡的一條路了。這時候，田漪已經早將她自己應帶的重要物件收拾妥當。她很細心的將她的衣服，以及日用妝飾品，照舊有秩序地安置在房間裏格外精神。她雖然一個人很痛苦地預想到她的姑母在她出走以後的悲傷，但她在姑母面前格外作得瀟灑親暱。她和姑母有說有笑，晚餐的時候爲了一樣好小菜，一定要姑母多吃半碗飯。姑母不吃，她也撒嬌不吃。她又間或談到梁志清的歸期，計算他的行程。姑母以爲她是因爲丈夫快到上海了，所以纔這樣喜歡呢。

君彥還要等候一處地方的匯款。而田漪却得到一個不利的消息。她的丈夫突然來了一封信，說是實習期限延長，一時不能回上海。但精神身體都覺得有病。

當地有朋友答應借房子給他，環境很清幽，所以要接她務必去。姑母接到信非常着急起來，收拾行李便有立刻出發的意思。在姑母固然一面惦記着梁志清，一面也是體貼田漪懷念丈夫的意思。這使得她竟不知何以爲答了。

這個時候，他們兩個人的情勢已經處在一個困逼的環境裏。他們現在對於任何的事態，都顯出神經過敏感覺。對於表面沈悶的情形，他們便猜測這危險的將來，必是更深刻化了。對於極細微不相干的動態，又猜測是危險已到。這一封信尤其使田漪緊張起來，她猜測是盧女士陰謀的效果。無論如何，多遲留在上海一天，便多一分的危險。他們兩個人，正像脫了軸的車輪子從高山滾下來，愈近山坡愈滾得快，非滾到坡下，其勢不能止息。於是他們決定連等待的一筆匯款也不要了。

君彥打聽好了南航的船，買好了票，和田漪商量定了一些如何遮掩家庭朋友

耳目的方法，多布疑陣，使得他們在可能的最遲時間發覺，在最緩慢的進程中訪問，在最困難的情形中追趕。他們預計，要使上海的人至早也須等他們到了香港，纔能將詳細底裏全弄清楚。

在他們上船的這天晚上，君彥囑託了劉飛許多話。他又拉了劉飛送他上船。

這是一個陰沈沈的夜。碼頭上，只有幾處燈光強烈的地方顯得亮些。那江上的天空抹了濃漆。在濃漆的罅漏處露出一些極慘的光，那是半缺的月亮被厚重的雲緊緊裹紮得只賸了一點角兒。月亮掙扎在裏面，吐出極少的黃色，那簡直難說是甚麼『光』。江中水波，只有在浮橋的燈下纔看得出一些昏濁的鱗狀。稍遠處一至於與天相接的盡頭，已經分不出。而且他們也實在沒有閑心去看。在他們眼中心中所感到的這一片天和水只是一個極廣大杳冥的暗黑，彷彿裏面包孕了一切悲哀的不可測，一切無聲的嗚咽和鬱悶。

他們進了船艙，燈光大明，却又感到悶熱。劉飛幫着他們將行裝安置妥當，看着君彥和田漪都有堅決不回，孤注一擲的神氣，發露在不知不覺之間。他一人心下固然依舊很不以為然，却是也有無窮的悵惘。他只覺得他的心因為這兩個朋友，起了極深極重的刺激。坐了許久的時間，他想辭別，又覺戀戀。想到君彥平日待人多情，任事負責而有果斷，見解不免於偏，却是透澈頂真；又想到像這樣的一個人，竟遊離在人世間，甘心去作殉情者，輕棄祖邦飄流到帝國殖民地；他被這眼前的燈光人語和胸中的鬱結情緒所激動，幾乎要狂喊了。

君彥並沒有注意到劉飛的這種感觸，他只安詳沈着地思索還有甚麼未辦清楚的事。他覆念一切經手交代的事件，從公到私，一件件都安排了。忽特他將手向額前一擊。

「老劉，我幾乎漏了！……這樣晚了，請你再等我寫好一個紙條帶了回去。」

交。今天早上，李太太和我商量了許多事情。我已經介紹了一個律師給她。我在電話中也已經詳細告訴了這位律師。不過律師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恐怕她記不住，必須寫清楚了給她。……請你派一個人在明天上午十點至十一點送去。

劉飛笑着接過紙片，便放到他的小皮夾裏。他珍重辭別了這兩個朋友，從岸上回頭再看那船，沈沈地如同穩在夢的霧裏。

九

南國的熱風，吹得草木四時皆綠，似乎容易使人忘記歲月。君彥和田漪在星加坡居然已經住過一年了。

他們初到這地方來，對於炎蒸的氣候不能服習。君彥和田漪都曾經一次大病。病後，田漪身體比在國內時不如，君彥却更結壯了。至於他們的生活，因為曾大海以極懇摯的友情相助，君彥自己也善於調度，最初雖賦閑，却也無甚憂慮。後來君彥在一個學校裏作了教員。田漪也被學校請去了。星加坡的中國人最多數

都是作生意的。他們賺了錢，却自恨不識字。對於讀書的同胞很爲尊禮。他們常時拿些極不相干的聯對請君彥作寫寫，送他許多錢。這樣君彥不但變爲三家村的老夫子，並且因爲收入不菲，居然生活得優裕了。

他們住的房子，離曾大海的住宅不遠，略有花木。曾大海時常邀他們玩，也常到他們的家庭裏來談笑，或者一同到海浴場去，或者一同去看影戲。他們結合的經過，並不會對曾家的人隱諱。曾大海當然同情他們的。

他們的私生活，大約有兩個階段。在船上十幾天的光陰，是他們最放縱的時期。因爲在上海終不免有環境的顧忌，只能偷情不能日夜廝守。到船上來，如同放了閘的魚縱到江海，他們便盡量地度新婚中所能想得出的狂歡。這應該是第一階段，是戲劇的。到了星加坡，安排了家庭，有工夫游覽，有工夫賞鑒海的音節和風月的美，他們於是用細緻的，節奏的方法處理了情愛。這應該是第二階級，

不像戲劇那樣激動，却是悠閑輕妙，意味像詩。

因爲能利用科學常識，田漪一直不會有孕。因爲有悠閑的練習，她的身體發展技巧增高，愈長成爲熟透的少婦型了。雖然她間或有病，但好像病餘恢復健康的風姿格外動人，而閑曠後的愛之重試格外容易達到忘形的境界。她好像一個天姿極高的學生。過君彥的優良訓練，非常出色。

這樣的生活既愛悅又清閑，應該是理想的戀愛。他們應該滿足於這種環境，而且田漪也的確是很滿足的。然而君彥呢？

一天，晚雨初過。他們吃完飯，洗了澡，出來在小院歇涼。雨後的花枝天斜着有些向下垂。那濃綠的叢葉又多又肥，雨洗後越發翠滴滴的。未開的苞兒個個依舊昂挺，已開的花朵似乎斂了些瓣兒。許多雨珠還集在葉上花上。葉子互相遮接着。小雨珠由片片葉上渡了下來，聚成一個精圓的大滴，滴到地上發出微響。

那花上的雨珠格外小，點綴着小花苞兒，在嫩紅的顏色上多了一些晶亮的光采。斜陽無力地從低牆的鋼欄上跨過來，只映出一些淡到看不清楚的花影，但却能將小雨珠，映得顆顆像細碎的金鑽石。

君彥坐着看了看景色，又抬頭正見天上高藍的穹蓋中飄着一些淡紅薄雲。他不由聯想到一年前吳淞的海雲，默默地沒有說話。

他看着田漪從屋裏走來，端了一個鍍線的光白壺放在階上，她從壺裏斟了兩玻璃杯的冷咖啡，近他身旁也坐下。他就她手上呷了一口，再接過杯來，攬着她豐圓涼潤的手臂，笑了一笑。她的兩隻脚也赤露着，踏了一雙木拖子。那兩隻脚的豐秀形狀，在木拖子上越顯。木拖上的一條橫軟皮帶扣在近趾的脚背上，如同束住了五根像龍鬚菜那麼嫩的小圓條兒。這因為她的脚趾天然舒展圓美，又無分楞過甚之病的原故。脚背橢橢平平的如同渾然的淺紫微黃的玉，漸漸上去在兩旁

起了脛骨的小圓丘，又天然的束爲一個雕刻不出腳腕，再漸漸地擴圓了通爲下腿。

「我們兩個人，現在都穿慣了這木頭玩意兒了。」君彥好像忘情地說了這一句話。她將一雙俊眼凝着對他，笑着微微點頭。她又抬起手來輕輕爲他理清了額上亂了行的髮。

「要到海浴場去玩麼？——昨天你游得不暢快。」

「不，」她憨笑着。

「我們慣了的，不止穿木鞋一件事啊，」君彥靜了一靜，彷彿微微向自己說，又像對她說，「椰漿的風味我們飽嘗了。椰林裏的月色我們久賞了。曼多令，吉他的樂聲，伴着此地的跳舞，我們也聽熟了。這許多許多的事情，使我們成爲南洋人了。」

「怎麼？——你想家麼？」

她仍然憨笑着，輕輕問他。聲音帶着平日所有的嬌媚，她不會領會到此時他心中的深沈感想。其實，這一種幽感，他早有了。只是起初有別種旺盛的感情占據了他的心，如同一塊大石頭將這種思念的根子壓住罷了。日子漸久，這根子潛伏着，沿了石頭底下蜿蜒曲折地生長，現在好像在石頭旁邊攢出一點芽子來了。這在他自己，有時都不曾覺察的，何況於她。

「倒不是想家，」君彥隨意笑着回答道，「因為我個人也沒有一個可想念的家了。……這裏到底是人家統治的地方，我們本國的消息簡直聽不見多少。……你覺得麼？」

「不過，」田漪解勸他道，「……不過此地的華僑，你看多少啊！這樣多的人却又這樣缺乏知識。你在這裏既然教育了這許多的子弟，責任也是很輕的。你正可以深深在華僑間播下愛國和智慧的種子。這也是一種偉大的力量。就你個

人說爲國家効力不一定要作在明顯有名位的地方。埋下頭去，作一些堅牢的無名工作。力量是永不會銷滅的。這和你素來獨立認真的主張不正相符合嗎？」

他看她這樣說，不禁笑了，將手在她的腮上輕輕拍打兩下，說道，「你的小嘴兒倒是很會說的呀！……呢，假使願意自己解嘲，未嘗不可以這樣向臉上擦粉，騙騙人吹吹法螺。……但是，人家管理殖民地是老行家；甚麼把戲，他們不會玩？甚麼箝制，他們不會下？他們自有一套法則。在他們不限制的範圍以內，華僑現在想認識幾個祖國的別字，大概還不至於不可以。我們居然要唱起教育的調子來，不是擦粉騙人嗎？」

她也禁不住笑了。於是她說道，「那麼，我們爲甚麼來的呢？」

「當然是爲戀愛啊！」

她又笑了。她將那圓圓的小食指，在自己的臉上劃着羞他。

這時花葉裏的殘陽，早已悄悄消失了。天上轉到沈黑。他們閑坐着說了一些平常的話。她漸漸困倦，倚在他的手臂上入了睡。他便將她抱起來，托到臥房裏，由她先睡一歇。

他獨坐，對着窗外寥泬的天空，一片墨黑迸出幾點星星的光。不知誰家有人彈着曼多琳，一種低徊迂緩的音節傳了過來，時時又彷彿被風吹斷了聽不到。他這時胸中覺到好像有一塊與肝肺相連的硬東西堵塞着。在這東西下面又有許多細小的堅殼利喙蟲豸無聲啃嚼。他又感到，在他的腸子蟠屈的襞摺裏，彷彿隱藏了一些火星子，互相牽連如線糾結。火星子隱隱燒灼着腸子痛，似乎尚可容忍而又逐漸劇烈。

他要追求這一種幽隱苦痛的來由。他沈靜地層層抽剝，想到了他的「戀愛」。他回憶到與田漪自相識以至出亡，情境三遷，這正如一個站在絕島盡頭的人反

顧他來時的行迹，已經隔了層層浪花，疊疊沙磧，和許多危險的礁礫崖石。在來時忘記了一切，在此時不由得不心驚了。

他想——和田漪最初見面正如自己那時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是「不可捉摸」的偶然。這人世間的「偶然」發生在時時事事之中，可以使絕不相干的人聚起，可以使最密切的人分離。在這一種不可逃的「偶然」之下，他本不一定要愛田漪，任何女子只要彼此樂意，都如田漪一樣；同樣道理，他也並不一定就是田漪所愛的目標。這在近代一切人間關係愈加急遽化繁雜化的進程中愈加顯著。再次，應該轉入好奇心與好勝心的圈子裏了。因為好奇而與她投分很深，陷到愛裏。其實呢，男女間所發生的這樣的愛，實際上很是泛常而薄弱的。在這時候，說笑一陣大家有意分手，固然可以；因為情勢的變遷，無意澹忘了也可以。但是，因為發覺了她有丈夫，遂使自己發怒。於是起了戰爭賭博的意氣了。這時候，精神所

集中的全在『奪得』一點上。自己不是曾經還發過可笑的決心麼：「那怕得到了她，再拋棄了。」在這個時候，不但沒有深愛，甚至連以前那一點薄弱的愛也剝蝕盡了。

這種思念如同一條小伏流在他意識的幽澗中汨汨流過。他更想到，自從經過了這一段，自己和田漪的關係便完全為情勢所支配，一直如同物體照着惰性向前。因為有了身體的關係，纔深切地看出她的真摯感情；更因為這真情，便愈團結了彼此的關係。這種纏綿膠結的情分，還是從身體關係上生根的。

他又體驗自己的這一種見解，在早先便有。不過那時候，雖然從生物的觀點上看出愛也不過是細胞作用的發揮，但他還以為這應該只是戀愛的最原始最簡單的形狀，而不是成體的戀愛。那時他意念中的戀愛，是很複雜的。他以為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詩的，夢的，敏妙靈感的境界。在這境界裏安置下原始的細胞作用

，纔發生聰明美麗的，充實滂沛的，靈肉一致的愛情。他以為人生的博麗正在於此。

在這個意念中，他的戀愛觀，靈與肉的關係是平行的。但現在他却深覺這兩者並非平行，而是主從關係。戀愛是生物的傳種現象。此外一切，全是附加裝點上去的。人類的友情，諒解，在同性間一樣可以發生；而其發在異性間的，因為附着在身體關係上所以顯得格外深醇罷了。

他解剖了自己的戀愛之後，除却好奇好勝的心理，生物的解释，和環境的推移之外，並不會發現還有一個甚麼純粹可以叫作『戀愛』的東西。他的頭有些痛了，心裏彷彿也覺得空虛，如同一個夢中富翁在醒後發現兩手空空的不甘。然而，他沈思往復，畢竟還是如此。雖然煞風景，冷冰冰地無情，但他不能不承認事實。

這時，夜很深了。氣溫低降，清露瀼瀼，窗外的天空彷彿蒙了一層薄紗似的霧，花枝叢葉上鬱勃出一股清新的氣味。他從椅子上廻身去凝視田漪。她還睡得那麼熟。呼吸調勻無聲，但在這個寂靜的房間內，他獨獨可以感到。她的美秀身形溶在室中的黯澹裏，如同隱約烟靄中的一帶橫抹起伏的春山。他輕輕走向前去，俯看她那一張可愛的臉，依然略有微笑。如在醒時，只是兩隻眼睛合起了。這合起來的兩眼，上下睫毛交在一處，形成了兩條彎彎軟軟的綫，與兩彎眉痕，弧度相反，而美妙相成。他恐怕吻醒她，只癡癡視地凝視着不動。

——你這麼憨的小孩啊！你的體力發展，遇着相等強健的抗力，滿足了，安靜了，於是你神游到和平的詩境夢境裏了。

他這樣思念着她的可愛的性情恩義，反觀他所加於戀愛的解釋，懷疑自己的態度是不是變冷了。他自己深摯地堅決地回答他并不會冷了分毫。他只是將戀愛

看得更清楚。從這一個根本觀念上，他覺得戀愛實是平凡的事，應該芳溫，忠厚，廣大，而自由。凡一切社會上，因襲的，無理的，卑俗醜惡的尺度都應棄去，不該再拿來衡量戀愛了。人都從這一條大路上，大踏步走去，庶乎男女可以平等坦白地愛悅；庶乎可以消除自來社會上戀愛中的許多荆棘；庶乎不至因戀愛的小事，要去犧牲許多無理的犧牲；庶乎一切有血有力，有智慧的人，能以他們的大部分精神去奮鬥，去創造，去開拓更光明的未來。

這種思念如同毒蛇在他心中鑽絞。他反顧到自己現在所處的情勢，覺得與這個意義相去太遠。這一切都只如縹渺的幻想在他心中浮游，實際他正是銷耗了他的大部分最精銳的光陰才力在極無意義的狀態裏的。大時代中，青年一副銅筋鐵骨，需要柔情磨洗出光采，然而不是長期浸在裏面生鏽，以至於腐蝕空了的！

她睡了很長久的時間，轉側醒來，見他還坐着。她知道他不肯驚醒她，便呼

喚他應該睡了。她自己起來拉他一同去梳洗過，換了衣服，才又去睡。他安靜周密地收拾起自己心中的一切，不使她感到些微的不安，胡亂睡到白天亮。

這樣過了幾天，君彥心底根芽愈發出長。沒有人能知道這原因，沒有人能分這隱痛，沒有人能共商出處。他不曾像現在如此深切地感覺到，在如此膠膠擾擾的世界裏，他竟如此踽踽涼涼。恰好曾大海的夫人又將田漪邀到她家裏去了。下午學校無課，他獨自在街上走了一陣，又回家來。這樣一個靜寂的環境又使他思念起來。

他在一瞥間又想到劉飛在公寓裏和他的談話。這是使他非常羞慚的一幅印象。他在無事時，常常憶及的。他又記起和凌鴻圖，景若愚幾個人激辯。他覺得像他們這一般人還不過是第三四流角色。但即如比他們地位更高一點的人，也不過虛偽欺騙的範圍更大一點而已。這一班角色之不值得重視，不能經受嚴實的考查

，沒有甚麼更可懷疑的。他們只是在揣摩風氣，說投機的話，作漂亮的事，所以自己輕蔑他們，也不爲狂妄的。自己所能自信的是一種不肯投機圓轉的獨立性，是一種認真直前的勇氣。然而這就足以作現在中國一個英銳的青年了麼？

人不能離社會羣衆而生活。民族現在不能無國家的屏障而生存。一切虛無，隱逸，單各的思想在現代無從生根。人生的態度和意義應該都以社會大羣爲出發點。爲大羣也是爲自己，只有爲大羣纔是爲自己。國家，社會，要堅固，要能抵排一切內外的障礙壓迫，要更有力可以繁榮開展，所以需要組成國家和社會的每個國民皆是堅固的。每一個國民就是一個細胞。每個細胞皆有勇氣，皆富於獨立精神，纔是強健的細胞，纔配組成強健的全體。不然，細胞萎弱，甚至於有毒素，那全體的社會必會衰弱死亡。那麼獨立的精神和勇氣，只有在這個強健大羣的意義下纔是可貴的。獨立的精神和勇氣若離開了大羣，便是孤僻。在今日中國的

人民中，如若壞分子依舊胡鬧，而自問是好分子的又如此孤僻；忘却了大羣和自己的利害，豈不是最糊塗，最可痛嗎？

然而，自己現在怎樣呢？一面不屑於同流合污，一面却畏葸地逃避了。這是無可自解的矛盾。這是素來自己慷慨自喜的性情上一個最大怯懦的污點！

——『君彥，你我到底都是中國人啊！……』

劉飛的這一句話，又在他心中發出迴聲了。他自顧他的強健身體，自惜他的盛年，自行勘察他現下的生活，不由頭上發熱了。他起來又坐下去，坐下又起來走，在這間小小臥房內環繞着，環繞着，如同一個冶鍊爐裏被燒得流液回旋的鐵。

祖國的消息，被殖民地政府勢力所隔絕，極不容易得到。偶然飄來一兩段斷片的新聞又都是令人極度驚痛的音耗。即使這一點音耗都斷絕了不來，但一切悲

慘恥辱的印象，也是會在他腦中重現的。他想到祖國一切連年不絕的天災人禍，想到一切農民，一切都市裏肌肉的和精神的勞動者在死亡綫上的掙扎悲號，想到外力壓迫的日益進攻到腹心，而自己却偷安苟活在另一個帝國殖民地的角落上！

假使這一種偷安和苟活可以維持下去，則雖是國亡家破，全民族都淪胥了，固然在道義上，在精神上，負了如山的罪戾，到底還可以滿足一種極度自私的卑賤無恥的欲望。但是作得到麼？不用說像自己這樣一個無產業的人，即使是一些有錢富戶，那一種奴隸生活在安南印度朝鮮台灣，有一樣不是最令人不能苟且忍耐下去的麼？

這樣纔知道，國家不存，全民族被人征服，斷乎沒有尚能容許個人自私苟活的機會。這樣纔痛切的感到個人與全國家是休戚相同的一體，沒有例外。自己在現刻國家尚可以支持的時候，從危歎大廈的墻陰下，度着附棲別戶的生活，實在

其智不如燕雀的。這絕不是理智分析來的同情，而是真純自身利害的感知。

——『你我倒底都是中國人啊……』

這是怎樣一個慈祥沈痛的呼聲。這裏面有多少愛護，鼓勵，警覺，叮嚀的力量。而一個遠游浪子，在寂寞苦悶中回憶到這親切深厚的叫喚。他的眼睛極力凝望着無盡的天空，血在心中騰涌。

他又想到社會關係自然是非常複雜的。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可以稱為能決定自己命運的英雄人物。無量數失敗的孺三的才力，往往都在成功的豪傑之上。任何個人的命運都操在那勢有必至的『偶然』手中。有的全體成功，或別人成功而自己失敗。有的全體成功，自己也成功。誰都不配自命是超絕的人才。這在個人方面已經成了不可逃避的公例了。但是——一個民族的運命決不如此，決不操在『偶然』的手上！翻徧歷史，從沒有一個不自掙扎不自奮鬥，而能不滅亡的民族。即使

先民有了如何偉大光榮的往蹟，不能爲不肖的子孫保鏢。也從沒有一個民族能誠懇地覺悟，堅決地向前，而不能在世界上存立。不僅如此，任何強大的艱辛和壓迫也不能遏止它的繁榮與發展。這完全不是偶然而完全是必然！個人小已應該深切看清這兩層意義，將自己的身體投入社會的洪流，以『偶然』貢獻在這必然的勝利上！

苦悶啊！苦悶啊！他像這樣的獨居苦念，竟繼續下去了。這一切的思緒彷彿連結成一條粗長的繩子，由一個無形的巨靈鐵掌握住了無止休地向他鞭撻，勒緊。田漪的愛情，可以暫時緩和他，安靜他。但緩和後的苦痛只是加倍的難堪。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有時想到不相信自己連劉飛也不如。然而事實上，他真陷在一個最大的病態裏。

十

星加坡雖然號稱爲熱帶的都市，但氣候並不如未曾到過的人所想像的惡劣。因爲雨量很多，一日之間往往可以下幾陣雨。雨過天晴，白雲飄拂，清風條生，極是爽快的天氣。若在傍晚，雨後的斜陽格外可愛。加以椰子林觸目都是，馬路兩旁即是椰枝搖弄風姿的地方。那高聳的樹身，披拂如掌的長葉，在輕陰明月之下，動蕩出無限的韻致。那樹影也以同一的節奏，在地上篩出無限縱橫變化的痕。不必要待椰漿到口，嘗出那一種俊爽味道，已經使人覺得這情況足以移人了。

當江浙一帶草木漸凋的季節，在星加坡却正還是葱青森蔚風景宜人的好時光。誰又能夠忘情於這個南國的仙鄉呢？

這地方街市與人家住宅，也略分出區域來。一些有錢的人自然會揀那最幽靜的地段起造第宅。有的在海濱建別墅。往往將玲瓏的水閣小榭築在海上，却由岸上別造精巧的小橋通過去。如龍的橋接着如鷗的水榭，遠遠看去便是神話裏的蓬萊了。至於街市地方，一切商場，娛樂場，酒樓，旅店，完全與中國的都市沒有分別。來往的是中國人，一切起居風俗都保存了中國的方式。普通的人在這裏生活着並不曾感到是在外國。統制者只緊緊地握住了最高的政治權威，拿少數的官吏和爪牙，管轄了這幾十萬人，同時却讓這些人儘量保存舊習，使他們不覺得被踏在異族下的痛苦。這是英國統制者制馭懷柔的老謀深算。

這地方道路又十分整齊平正。無論到那裏，都有很好的路通行。所以當地的

居民，出門買物，或是無事閒走，都非常方便。他們除了乘坐小汽車，大汽車，兩人合坐的人力車之外，多半還有走路的習慣。田漪尤其是喜歡走路的。

星期日的上午，曾大海夫婦兩位，帶了三個小孩到君彥家裏來。這一天是曾家夫婦最鍾愛的大兒子滿十歲的生日。曾太太在家裏準備了一席酒請一兩個朋友在晚上聚飲。曾大海爲了增加太太的高興，又約這些人早上出門去玩一陣。於是他們從田漪家裏分乘了兩部汽車，到小孩子所喜歡的熱鬧地方游覽。到了中午，他們便在一家福建人開的酒樓吃午飯。小孩子們玩了半天疲倦起來要回家去。曾大海的小兒子，和君彥平日最要好，這孩子小手抱住他緊扣了頸子一定要華伯伯抱他回去。田漪先前答應給那小孩子買一套衣服。於是他們便分開走：曾太太帶了兩個大孩子，君彥抱了那小孩子，這作爲一陣先回家去；曾大海陪着田漪去買好衣服再回去。

田漪和曾大海出了酒樓，看他們上了車，便沿着街道步行。這時市上車輛交織，大羣的人一個個匆匆忙忙地穿梭往來。他們在這繁鬧叢中，却安閒地踱着。他們已經走進兩家商店，但衣服並未買成。因為女人買東西很仔細，田漪看了許多件，不是材料不滿意就是尺碼不恰合；材料尺碼都對了，她又嫌顏色不美。於是他們繼續在街上尋找另外的鋪子。

這一條街就是星加坡著名貫通全市南北的大馬路。他們這時正向着到丹戎巴加碼頭的那一端走去。走到一條橫街口上，車輛正值在橫街流行，不能直穿過去。他們便小停一停等候路警的指揮。這時田漪覺得有一個穿淺棕色洋服的人影，匆匆地不顧橫街上車輛的衆多，迅速的從她背後斜刺裏越過街去了。又有一歇，那車輛流盡了，他們纔走過街去。曾大海正扶着田漪的臂，夾在人叢裏。

突然，那淺棕色衣服的人，由一家店鋪門口衝出來，向她面前一橫，發出極

度顫動的聲音。

「漪，你在這裏！」

田漪覺得自己的手一下被人抓住了。她的眼睛直了。他是被她拋棄已久的梁志清！

「我甚麼地方沒有跑徧了……」

這個可憐的小丈夫，眼睛裏好像迸出兩個小球來。那清秀柔儒的面容似哭似笑的。曾大海也怔住了。路上的行人也不免掉過頭來顯出不關心的驚奇。

田漪正像猝然觸了電。她全身頓時麻木，幾乎要發暈。她覺得天旋地轉，馬路上的高樓大廈都向她身上擠來。這個人竟像個鬼樣的突然站在她的面前緊握住了她的手臂。然而他偏不是鬼，他是人，是一個真實切確的活人！

她在震昏了神經中，又猝有一個逆向的迅急的刺激發生。她那斗然蒼白的臉

上露出柔和的笑容來。

「啊，清！你怎麼到這裏來的？……你更瘦了啊！」

梁志清聽了這句話，禁不住滴下一大顆眼淚來。

「你一個人來的嗎？」

她又問一句。

「是的。……我住在星洲大酒店，離這裏不遠。你同我去罷。」

「唔……也好。」

她遲疑了一下，便這樣回答。一面，她却轉過身來向曾大海指着梁志清道，

「這是梁志清先生，我的丈夫。」

曾大海作生意雖是非常精明，這時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他只像一個應聲的傀

儡唯唯諾諾。

「曾先生，我們一道去罷。還請你陪我。……」他又對梁志清道，「曾先生是我的一個朋友。並且我和曾太太是很好的朋友。」

他們三個人一同到梁志清所住的旅館裏來。這是一間小房。梁的簡單行李放在床的一邊。此外只有一個小桌子。桌子旁，有幾張小椅。梁請他們坐下了。

「漪，我告訴你……」梁志清的激動感情，在進房間的時候，已經平靜了些。這時，他要說話，沈了沈氣，反而心中緊張，血管先覺得漲了起來。他那廣闊的前額，和那瘦下去的腮，依然像從前那麼文秀。他那薄薄的頭髮平平地，梳得依舊那麼油光水滑一絲不亂。淺棕色的衣服，襯着那白淨微青的皮膚，在面頰上呈現着一副淒楚怯弱中的激昂神氣。

「漪。……我告訴你說，」他重複了一句，不自禁有些嗚咽。「你知道我到這裏多少時候了！我已經來了二十幾天！天天甚麼地方我沒有走到啊！星加坡的

路我都熟了！海浴場電影場每個跳舞廳，每個游藝場，植物園，還有三角坡的博物院，那一處不會去找到。人家爲的娛樂，我却是向每個女子的臉上尋找你。有好幾次，我看見坐在車上的女人像你這樣的高鼻梁，我以爲一定是你了。我盡力追去，像發瘋的。誰知全不是你。……今天我在馬路那一邊遠遠看見你和這位曾先生一齊走着，我還疑心不是你。但是沒有這麼樣像你的鼻子的。我輕輕趕過街在後面仔細看你的背影，不錯的，我認得的！看你的側面，也不錯，我認得，……我不放心，特意要看你的正面。你們在街口停住了。我曉得你們不轉彎了。我衝到前面那個水果店裏隱着。果然是你！……真是有天哪！……我這樣笨的法子找着了你！……」

田漪看見他這樣感動，不覺看了一看曾大海，微微淡笑道，「我在家裏住得太悶了所以我要出來走走。我爲的免去許多麻煩，所以秘密走開了。這是很對不

起你的。你說現在找着我了。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志清，要說像我這樣的女子，不是甚麼好人。你又何必費這許多的事要來找着我？」

「你不要這樣講，」梁志清那聲音又像愛憐又像害怕似的說道，「以前的種種都不必再提了。你向來是很愛我的。一定因為我的性情有時候不太好，以致你走到極端去了。你看，漪，請你還以一向愛我的心來愛我。你同我一齊回去罷！」

田漪微蹙着眉，停了一停纔說道，「回去？恐怕我不能回去，也不便回去了。……我可以想得到，姑母一定恨極了我的。我連累了她。再則，我家中的長輩也一定都看不起我了。還有，一切親友看見我跑跑又回來，他們又將如何鄙薄議論我呢？我怎樣可以在這樣環境裏活得下去呢？……況且我不是已經在上海的報紙上登刊過啓事的麼？我說得那麼決絕，現在又回去？」

「環境完全不是如你所說的那樣。」梁志清誠懇文雅地解釋，好像商店裏年青未出師的小學徒，努力巴結顧客的樣子。「你離開了上海，對於上海的情形自然不知道。姑母那裏會恨你呢？她只是天天在想念你，誇獎你的聰明，憐惜你偶然走了偏路，擔心你在外面身體不強健。她要看見你回去了，真是喜歡得哭都來不及，那裏還會恨你？……（他的聲音又有些發硬了）……至於你的家庭對於你並沒有說甚麼，因為你是已嫁的女兒，他們又都遠在廣西。還有你說親友和社會，那更不必提起的了。他們各人有各人的事。誰也沒有工夫來管這些閑帳。都市不比鄉下，不像那樣愛把別人的閑事，掛在嘴上，你是知道的。……何況這一切都不是要緊的事。只要我不說，誰還說甚麼？只要你肯回去，便回去了。我始終相信，你是愛我的，你愛我，你不忍不回去。漪……漪，我求你回去！你看我天南地北這樣找你，你還忍不回去麼？」

田漪將頭低下來。她的眼睛，盈盈地感傷地凝視着桌子下面。那眼神還是那麼多情的。梁志清越發覺得她可愛，也越發感到她的尊嚴。他愛她，只是不敢冒昧地動她。

這時候却使曾大海非常不安。他處在一種不能說話，不敢說話的陪坐情形之下，一面急着要回家去，一面又感到他們這件事的糾纏性。也只好默默地間或飲一口水，將眼睛呆笨地向他們看一看。此刻他更感到這問題已經正在相持的一點上，他要走了。他心想，君彥還不知這一件意外，最好是先去告訴他，也許可以得到一個解決。但當他要作辭別的姿式，田漪首先便請他不要走。梁志清也還保存着以前服從田漪意志的習慣，同樣懇求曾大海留坐。他無法，只好仍然作他的默子了。

梁志清看見田漪沒有說甚麼，又哀婉的來催促她。

「我真不知道你爲甚麼一定要這樣追蹤着我……」田漪似悲似怒的。她將腳踏着地板，發出一些砰聲。「你怎麼追到這裏來的？」

「哦，你知道我有多麼悲痛！我告訴你，我最初接到一封匿名信，說你這樣那樣。我不相信的。但是我想我們分別太久，極願你來一齊住，所以商量好了房子接你。萬沒有想到……姑母急得要死。她見了我只是哭。她說你甚麼東西都是整齊的，完全不是要走的樣子。她說你走的那天還告訴她說在同學吳家裏打小牌，害得她第二天纔到吳家去問。吳家說你只給了他們一個電話，這時候都還不知道你的確已經走了。……後來……唉，……我們大家都失望了！……那個寄匿名信的人來了。……」

「誰呀？」

她叫盧蘭徵。她將你和那個姓華的事情通通說了。她替我們出了許多報官廳

緝捕的主意。我不贊同這個辦法。你是愛我的，我相信。你一時有些錯誤，我是可以諒解的。……但，後來那姓盧的，又不知怎樣和甚麼李太太鬧到律師那裏去了。她也沒有來了。他們的下落與我無干，我也決不相信他們的那些言辭。我辛辛苦苦找你找到現在。這一片真誠的意思，總可以證明了罷，……曾先生，你雖然是一個比較生疏的朋友，你總也看得出來，我尋找她不容易！……曾先生，你說我是不是對得起她？……」

梁志清說道最後，忽然要拉曾大海來作同情的援助了。他那文秀的眼珠裏露出羔羊樣的神情。

「漪……」他轉過去道，「漪，現在萬事都不提了。你總可以看我的心來！自從你走後，我就決定要自己來找你，當面和你說明，表明我的誠意。我想你一定會生悔的。你想，當我一聽到這最痛心的消息，我很不能立刻就動身；但學校

的學分只贖了那一點點了。學校逼得我不得不勉強把最後最短的一段讀完。漪……，你想，……這一年中，我的書怎樣讀的！……現在好不容易找着你了。你一定要和我一同回去！……你現在就和我一齊走！」

田漪低了頭一聲一響。她被他催急了，便微微的向他搖頭。

「你一定要和我一同回去！」梁志清的弱者血管，經了這長時期的掙扎也漲起來了。「你現在還有甚麼話好講？你還考慮甚麼？無論怎樣，我也不肯放你了！我要緊緊隨在你的旁邊！你到那裏我也到那裏！……我決不再放開你了……」

他久鬱的悲哀，失望，希冀，羞恥和矜持在生疏的曾大海，隔離的田漪面前，強忍住，強忍住，忍到最搖兀危險的邊上，再也忍不住了。他的眼淚像流泉樣滾下來。他一隻手抓住她，伏到桌上哭起來了。

「梁先生，」曾大海道，「梁先生，我今天真是糊塗了！我絲毫不知道你們

會有這許多的麻煩經過。容我說一句糊塗話罷，恐怕不能這樣急切……」

「是呀，」田漪道，「你看你急成……」

「我還急呢！」梁志清仍舊沒有抬起頭來，「一年了！」

「你稍爲休息兩天。志清，我很對不起你！……」田漪軟着聲音勸他道，「你容我想一兩大，也許我可以同你商量……」

「還要商量甚麼？——你和姓華的從今天起沒有關係好了。我不放開你了！

」

田漪和梁志清都沈寂下來。梁志清抬起頭凝着一雙水紅的眼，看着她好久，看出她煩悶的臉上，有宛轉悔恨的神色了。她看見自己這樣辛苦誠摯地來尋她，能不被感動了。她的不肯走只是作錯了事的人一種不能立刻轉彎的慣性罷。人孰無情？他決定要緊持着等待她的回轉，否則他永遠不離開她一步。

「志清，……」田漪終於很悲涼地說話了，「你這樣奔波出國，跑到異地來找我，你待我的情分是非常誠厚的。而且你忍耐了你的痛苦一年之久，還來作這一種不可知的冒險，更可證明你的心情堅固不變。我不顧一切就離開了你；你却無一句話責怪我。你這種大度，使我十分慚愧。……我作的事情很平常，不過是一般人認爲不端女子的行爲。但是你，你作的事簡直是小說裏人物所作的奇事。我以前總以爲小說書裏的人，盡作些世上人作不到的事情；那曉得世上人作的實事，比小說裏的還要離奇。你真是這樣的一個人！……我對於今天的事，覺得如同在夢裏一般。唉，我和你一道走好了！我們回去！……不過，我要去和華君彥見一面。……我說了這麼多的話，爲的詳細地將我的衷曲說給你。你聽到沒有？你不要搖頭。你應該容許我和他再見一面。我也有個……」

「你不要去。那個人是個不講理的囚徒！你去了必定又不要我了。……你一

定要去，我陪你一路去。或者用電話叫他來。」

「唉！……」田漪又惱又笑，「你這樣不明白。假使你也可以在當面，我又何必再見他一次呢！我這是中心之言，說和你回去，就和你回去。幾時我和你失過信來？你要這樣步步防嫌我，你我縱在一處會有快樂麼？」

梁志清怯懦的，但却是富有韌性的氣質，一直糾纏下去。無論如何他不要她一個人走。他那乞憐的頑強，始終沒有退讓。

「這樣好了，……」田漪慨然說道，「我寫一封信留給他罷。這封信，你也可以看。我就和你在此處。叫人將這信送去。」

梁志清看見田漪態度誠懇，又怕逼急了她。他答應了。

田漪寫好了那封信，便交給梁志清看。他接過來看見這樣：

君彥：

「我們相聚一年，緣分已盡。今天不意在路上遇見志清。他將經過的曲折艱難說給我聽。我已經答應和他回家了。」

「當你接到這一封信時，勸你不必悲傷，也千萬無須尋找。固然你尋找來了，你也無話可以和志清辯論；最要緊還是我的決心，我從前決心和你也來了。所以我現在決心要怎樣，也不是任何人所可移轉的。」

再見！漪留草」

梁志清很滿意這封信，尤其是後半說得那麼乾脆決絕。他禁不住臉上泛出笑容來。這一年苦惱的光陰換得這樣一個如願的解決。他是勝利了。他將那張信牋遞給田漪的時候，自覺潛伏的喜歡催得他的手微微發顫。

田漪接過信紙來，迅速折好，迅速裝到信封，用膠水封固了。她交給一個侍者教立刻送去。

這時候，彼此都因為解決了一件懸案，覺得身上輕鬆了。連曾大海也感到一些愉快。他這時只記念着他的小孩在家裏，只想開口告辭了。田漪却先他說起話來：

「唉，我一進這間房，就被你把我吵昏了。我都忘記了房裏是這樣的熱。我的鞋鎖得腳都發漲了。」

她說着，輕巧地將她腳上的那一雙時式緊扣住腳的小鞋脫將下來。她的腳在空中略爲舒伸便踏到一雙拖鞋上去。

「熱呀！扇子這樣轉着還是熱。……這房裏……」她用眼巡視了一下，「這房裏又沒有洗澡間……」

梁志清問道，「你要洗澡麼？」

「是呀，你看我臉這樣多的汗。我也要冲冲涼呀。」

「那麼，我引你到公用的浴室裏去。……」

梁志清獻媚地說着。他引她出房間，走到近旁的一間浴室。她跛着拖鞋走進去。將那厚花半透明的玻璃門關上。他再回房間來。

「對不起，曾先生」，他文雅地說道，「我一直和她說話，也沒有和曾先生談談，實在很失禮。請原諒我……」

他說着，又起來將田漪脫下的一雙皮鞋，檢齊了放到一旁去，將她的夾囊拿起擺好了在小几上。

「我是很不會應酬的，……好在我們的事情曾先生都已經知道了。想來一定不會笑我幼稚……」他忽然臉上紅紅的不好意思。

「梁先生不要客氣」曾大海道，「我實在是不知道你們兩位的詳情。最初我只知道這位田小姐是那一位華先生的太太，他們當然也絕對不提到一句別的話，

我們也只曉得他們兩位是夫婦。誰還仔細尋根究底，去問人家的三代呢？……萬想不到今天我遇見這麼一件奇事，在這一下工夫裏，我才知道她原來還有你是她的丈夫！假使這房間外面有一位新聞記者……」

曾大海不再說下去了，他心裏膩煩這件事。他只想這麻煩局面不要弄到他脫不了干係。他只要回家去看他的兒子。還有晚上一桌最心愛的兒子十周歲酒席呢！他只鬼扯些絕沒邊際的話。

「唉，曾先生……」梁志清却感慨誠懇地說道，「我的膽子是很小的。不怕你笑話，我最怕爭鬥；而且我也想不到世上人爲甚麼要爭。我覺得只有柔和的感情可以維繫我們的關係。說句不離本行的話，我是學紡織的，棉花要搓了纔成紗。紗要互相織起來，織成布。我們的感情便是織成社會的紗呀。我對她一切都出自至誠。我要感動她。這樣她果然願意和我一同回去了。……她待我是很好的，

我知道她不會永遠背了我。只有那姓華的太不成人，他又何必要將我們拆散。現在她還不是悔過來了。……」

這樣，梁志清又談了一些田漪走後的事，談了一些他心中的感傷。他的文雅舉動，柔弱言辭，連曾大海也動了一些同情心。

「她應該洗好了罷。……」

梁志清談了一些時候之後，見她還未回房，稍微又驚起了些不安。他說了這句話，便向曾大海道了歉又跑出去看看。

「她還沒有洗完呢。」梁志清轉回房裏向曾大海笑着說道，「我剛纔去敲了敲門，她還以為有甚麼男人要進去呢！……再有一款她來了，曾先生和我們一齊等到晚上吃飯去。」

曾大海辭謝了他這個提議，他說了他要回去的原因。但梁志清很熱忱留住他

。他也想等田漪回房間來，當面再說幾句話，就可以回復華君彥了。他們於是又說了一陣話。時間過去很久，田漪仍自沒有回房間來。曾大海真個要走了。

「你等我再去催一催。」

梁志清重復跑出去。曾大海留在房裏獨自看着小几上田漪那個黑白相間的花夾囊，想到女人還是愛她的本夫。

房門霍的一響，梁志清進來了。他又用力將門關上，順手下鎖。他面色灰敗，眼睛發直，雙手將曾大海抓住了。

「你們都是一夥的流氓！……不行！……你走不了！……你交出我的女人來！……」

曾大海愕然怒了。他振動臂膀，用力一揮。梁志清的雙手隨即脫落下來。他圓靜了眼睛，像虎樣的向梁志清叱道。

「甚麼鳥事！……你不要發糊塗，先把話說清楚！」

梁志清經他這樣揮開去，手上痛起來。他跟踉地坐到小椅上，喉裏抽噎着悲憤失望的氣。眼睛裏含着一包沒有滾下來的淚水。那淚水裏射出要奮起，然而又怯弱的光。他喃喃喊道。

「她又逃了！……她又逃了！」

這時候，使得曾大海感到一種異樣的刺激：又懊惱這件無聊事沾了自己的身，又嫌惡這個公子哥兒的無用和畏怯，又對於他這樣的悲哀，起了一些憐憫。他的怒氣消了，和平冷靜地說道。

「你怎樣發現她逃了呢？」

「我怎樣發現的！……」他臉上灰白轉黃，毫無主見地哽着說道，「我走到那女子公用的浴間。門是開着的，裏面空着沒有一個人。我問茶房。茶房說已經

有三四位女客洗過都走了。

「我第一次出去看她的時候，那浴間的門還是關着的。我敲門，裏面有個女人的聲音。我聽得是她的聲音呀。誰知道已經是另一個女人在裏面了！……我剛問茶房才知道。……這麼湊巧！我怎麼這樣不幸！」

「假使那個時候，發現了房裏的人不是她，我立刻追找還有辦法。……現在，現在隔了這麼久。……我知道她到那裏去了呢？她一定躲得比以前還要密。我就是再像以前那樣每天跑遍了街道，也難碰見她了！」

「漪呀！……你這麼狠！……你看，她的鞋子，她的手囊都還在這裏。我也是因為她脫了鞋子，纔放心以為她真是洗澡去的！」

梁志清像夢囈樣地訴說了這一大篇悲苦。他忽然又興奮道。

「不行！……曾先生！你看世上竟會有這樣無性情的人麼？……曾先生，你

一定知道她和姓華的住址。我不和你講法律。只公平地看一看我這樣的遭遇，你一定肯幫助我的！你告訴我，她住在那裏，我要去死，死在她面前！……你要幫助我！……我要去死！」

他愈說愈淒楚，忍不住又滴下幾滴眼淚來。

曾大海道，「梁先生，這件事情，與我無干。我早已和你說明了。你和她從前是夫妻，她又離開了你和別人同居。這一切事情是你的。要怎樣辦就怎樣辦。當然你這種遭遇，我看了也很替你悲傷的。但事情還得你辦。我姓曾，我名叫曾大海，我的住址，職業，都可以告訴你詳細。至於你和她的事情，或者法律解決，或者你自己武力去爭鬪，我不想說甚麼？……但是。你說你去死，死在她的面前。堂堂男子一條命就這樣去死嗎？」

曾大海這最後一句話說得很輕，臉上帶着一些冷冷的笑。梁志清沒有回答。

他怔地望着曾大海，好像一個麻木了的人。但曾大海看得出來，麻木的只是他的外形。他那心中的衝突和悲憤，正如同洶湧的波濤在他方寸間沖激。從他那一對感愴深沈的眼球裏，知道他正在又想拼却一切去追她洩憤，同時又悽惶無主。曾大海覺得這個文弱少年的神情，此刻真是又可怕又可憐。他也許一下墜到情感的深淵裏淹死了自己的。

梁志清麻木的形像和悲怒無主的眼神，在擾亂的思緒中一分一秒地癡定了很久。他一聲不響，眼淚像泉水不斷的直流下來。他也忘記措拭，他也忘記那眼淚將他的胸衣都灑得如同汗漬了的一般。最後他的喉頭發出一些咕啞的音響來。

「完了！……甚麼都完了！」他舉起手巾來擦去了他鼻準下垂的涕淚。「我想不到她這個人竟然如此絕情。……我想不到世上竟沒有情感可以相通的事情！這還有甚麼可以再說的呢？」

他獨自悲傷地說了這話，又慨然向曾大海道，「曾先生，我真是太幼稚了！我沒有練出來世上那一種老辣周到的應付人事的手腕。向來我總以為人世間只有情感可以溝通一切的困難。我從來不曾薄待過她，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所以，當她一逃走的時候，許多親戚朋友，替我出的主意。我都拒絕了。他們主張由官廳解決。她雖然跑了，總有法子探出她的蹤跡。她縱然在外國，但她所有的，仍然是中國的護照。他們要由官廳引渡押解她和那姓華的回來，辦他們的重罪。但我因為愛她，因為相信她愛我，我執意不願意這樣辦。」

「我完全是拿着至誠的情感來處理這件事的。我自己吃盡辛苦，受盡奔波。我想這樣一定可以感動她了。而且她親眼看見我的人，親耳聽到我剖心腹的話，她親自追悔了願意同我一齊回去！——但是，不到兩點鐘，她還是這樣把我硬丟下走了！」

「照這樣看來，世上豈還有可以講情感的地方？我之所以要她回去，原爲我們本來相愛。回去了，我們仍然可以度着和樂的光陰。她的心現在硬得比石頭還加幾倍。她對我已一點情分都沒有了。還有甚麼和樂的光陰好希望？」

「我現在如若要追拿她，只有請求當地政府緝捕。我在中國都不肯這樣作。倒跑到這星加坡來作？我爲甚麼要費許多更麻煩的手續？我縱然可以仗着法律的力量，將她和姓華的一齊立刻都捉了來，但只捉來了她的一個空身子。我不能仗恃法律把她的心轉回來向我，那我捉她何用？將她捉來，於她固然痛苦，於我更添痛苦。……總之她的心完全變了。她既然能够不念彼此昔日的恩情，不顧我現在爲她所受的辛苦，縱能勉強她再和我同居，她也必定每日每夜給我難堪的。……這些事，我知道不能求法律，所以我向情感乞靈。……但是，情感……！」

梁志清悲肅地說了半天，本來眼淚早已乾了，說到最後這裏，他又哽住了飲

泣。

「那麼，你怎樣處置呢？梁先生。」

梁亦清很無氣力，但是却很嚴肅的回答道，「我怎樣處置？報了官用了強力的結果既然也還是挽回已失的感情，和她推心置腹更是不中用。我自己一個人走好了！……我以前就不主張經官的，現在還要經甚麼官？……我一個人走好了！我一個人走……」

曾大海生平沒有看見過一個人這樣失望的顏色，也從沒有聽過這樣悽楚欲絕的聲音。他不敢再看這個文弱青年淺棕色的衣服形影晃在他的眼前，尤其怕看淺棕色衣服上面的那臉像。他只痴痴看着窗口鎖住的天，懊惱着懊惱着說不出話來。

十一

曾大海的夫人，在她兒子十歲生日的夜飯席上；感到許多不快。丈夫回家那麼晚，華君彥和田漪又都沒有在座。她覺得這樣煞風景的事碰到兒子的生日上，很不吉利。

當曾大海回家來問她家內情形，她就將華君彥陪他們回家的經過告訴了他。她說有人送一封信給君彥。君彥看過後一聲不響，安閑地走了，並且告訴她晚飯恐怕不會來吃。她一直等到丈夫回來告訴她這一場意外纔如夢方醒。

但是曾大海，却切盼和華君彥談一談。他在君彥的家裏找不着他們。問到學校，又說他們正告了病假。這樣一連三天，曾大海得不到一點消息，他不但惋惜，而且多少有些忿怒了。他意識裏覺得田漪忽然溜走了，使他受了許多窘迫，已經很不對。他又不知道君彥跑到那裏。他怕君彥因爲不知梁志清的情形，而去亂動。他以爲像他這樣推心置腹的朋友，君彥不應該再對他也秘密起來，而且這種秘密乃是極愚蠢的行爲。他想要在報紙上刊一段啓事，叫君彥出來。但又慮到發生別的糾纏。他一直悶着。

第四天，他在他的辦事房內忙碌地和幾處說電話。最後一次他將聽筒剛好放到桌前的話機上，伸手要去摸一隻紙烟，鈴聲又接着急振起來。他取下來一聽，又驚又喜又惱怒，大聲問道：

「喂，你是君彥！——你知道我已經吃官司了嗎？」

「哈哈……」聽筒裏安靜地笑了。「大海，一萬個對不起，也不足以脫卸我對你負的罪。這事情我已經探清楚了一些。我也知道你一定要有許多話和我講……」

「你用不着和我再說客套話了……」曾大海也微微笑了起來。他將聽筒換到左手去，空出右手來摸了一隻烟。

「……大海，你能原諒我很好。我得先向你謝罪。我這回拖累得你太利害。我臨時緊急處置，實在沒有一口空閑氣來通知你。我對不起你！好了，你來和我談談罷。下半年，好不好？我在我們上次和學校裏朋友一同吃咖啡的小店後面一條街，——正正的是那小店後門所在的街上——門牌六十一號。你想起來了嗎？清楚嗎？」

「哦，知道了。」

曾大海在午飯後按照君彥所說的這地址尋到了。這六十一號的房子是一個擠在許多房屋之間的很狹小的房子。曾大海叩門問去，樓下却另是一家。他和樓下人的談話聲音，大約傳到樓上去了。樓梯一陣響，華君彥跑了下來。他笑容滿面，帶着羞慚！熱烈地將曾大海拉到樓上。

樓上只有一間房，曾大海一進去，就看見田漪笑着迎他。這間房，十分簡陋，只有一張很舊的床。床上僅僅有一些他們簡單的衣物。此外只有一張桌子，桌上零碎放着一些盆，壺，茶杯，筆和紙。一份當日的報紙折了角壓在茶壺底下。桌旁只有兩個小凳。添了一人就不够坐了，君彥於是讓曾大海坐在床上。他替田漪先搬了一張凳靠近床，他自己却立着，用兩臂扶在床頭。

曾大海看見田漪端了一杯茶給他，坐到小凳上仍舊笑嘻嘻的。她的臉上充滿愉快，不但並沒有介意她現在正住着最可憐的房間，而且似乎從那高鼻梁下面兩

排亮牙齒的笑痕裏，看得出一些脫險後的驕矜。她那神氣好像一個女將軍在戰地營幕中出見新聞記者。曾大海沈靜地，正面掠了她一眼，帶笑說道：

「哼，你跑得好滑溜！」

回答他的，仍舊是一個可愛而驕矜的憨笑。

「你跑了不希奇……」曾大海撫着茶杯，「你怎樣和老華約會在一起的呢？你難道可以在信紙背後再寫上幾句？」

田漪笑道，「那怎麼行？我的信還給他看過，立刻就封上了。要寫不但沒有工夫，也啓他的疑。我是早想定了的。我知道他一定有許多話，他的態度一定很堅決，我不能再和他作許多辯論。所以我和他談的那些話，只是搪塞一陣。其中真是對不起你，害得你受多大的罪！……我一面緩和他的氣，一面我就在他的對面寫好了一個紙條。那紙是我在一進那房間，就臨時找好了的。我抵着桌子，遮

住了他，鋪在腿上用鋼筆寫的。我一面和他說話，一面假裝動我的衣服。我寫的時候，連字跡也不敢看。只憑平日寫字的習慣，我知道即使不成字樣子，也總可成幾分字形。我後來仍然用那隻筆寫了那一封官冕堂皇的信。我知道那先前一張紙條上的字，一定不會沒有墨水痕的了。我約君彥的地方，是在靠海浴場邊近一家小酒館，叫作飛星的。我們不是常時從浴場回來就在那裏吃飯嗎？我從他手上將那信接過後，趕緊就將那小紙條夾在信紙裏折進去了。所以我要立刻封起來送去。」

「哦哦，」曾大海微微笑起來，「你總算不錯，當着人家面前玩鬼。」

「你聽哪，……」田漪道，「我知道那信已經送出去了。我纔設法脫離了那房間的。……噯，穿了一雙拖鞋我跑出來上了一部汽車。身上又沒有一個錢。順路先到一家熟鞋店裏，賒了一雙鞋，還借了些錢。我撒了許多的謊！噯，真是苦

人。我心裏又急，又怕君彥不能趕到。……不想居然成功了！他剛好在我到『飛星』沒有一刻鐘也到了！……你看看我現在穿的這一雙可紀念的鞋！」

田漪說了又笑了。她似乎對於這一件冒險的事，感到意外的興趣。她翹起那隻腳來。曾大海也禁不住連連笑了。

「你還說人家是小說裏的人物呢！我看你快要成爲電影演員，哦，電影明星了……」

君彥道，「老曾，我纔真是感到一個大意外。接到那封信，我莫明其妙，因爲我並沒有看見那紙條。當時我怒得很。……真危險啊！我在煩惱裏看見我的脚下踏了一個小紙條，不知拆封的時候，何以落下來，我竟未曾注意！……這樣我纔趕到『飛星』的。你看這紙條……」

曾大海看見華君彥摸出一個摺皺的小紙條來。他接過看到上面有幾個筆畫變

得不成樣子的很大的字迹：

即到飛星相見

曾大海看了一些工夫問田漪道，「這底下還有一個簽名的字。怎麼寫得這樣草？我認了半天認不出來！這不是你平常簽的漪字啊……」

「哈哈！」君彥笑道，「那不是漪字。那是一個『敵』字，敵人的敵。」

「怎麼會簽了一個敵字？你們真成了敵人？」

田漪的臉紅了。

「不相干！……」君彥笑道，「我們常常在一起說笑話：我是她的一個勁敵。她也頗不甘示弱。所以我們互相稱爲『敵人』了。這種稱呼，當然只有我們兩個人知道。她這次簽了這個字，無非加了一層證明，這個紙條真而又真罷了。」

「哦，」曾大海向田漪會心地，諷刺地笑起來。「本來你們二位在任何方面

都是勢均力敵的呀！哈哈，……哈哈！」

田漪的臉更紅了。她臉上有一層女子天賦的羞顏，然而掩不住她那勝利的得意。她那神氣直像一個人剛剛摔開一隻久感累贅的破瓦罐子那麼痛快。她接着向曾大海道，

「我們從『飛星』商量好了。趕快就暫時藏到這裏來。湊巧找着了這麼好的地方！我們決心準備擊破他再有甚麼舉動。這兩三天，君彥天天設法探了許多消息。……他倒好，他回去了，不和我們作對了！」

「當然你的運氣很好嘍！」曾大海的神情十分有感觸。他說着話帶了很重的慨嘆意味。「你們這件事，暴起暴發，得了這樣一個結果，實在是出了常情以外的。我只覺得你很幸運；而那位梁先生不幸運就是了。你知道他在發覺到你溜走了時候的情形嗎？……」

他這幾句話好像向田漪和華君彥潑了一瓢冷水。尤其是田漪在高興之中，絕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她不覺怔怔地，神氣變得老實多了。

於是，曾大海將已往的事情，詳細說起。他追述到梁志清當時的神態和感情。他又將梁志清所說關於不願告官不願再追的原辭一字不易的重說了一遍。他最後搖着頭說道：

「他所講的這一段話，我個個字都記得。他那個神氣，刻在我的眼前，使得我不能記不住他的話。所以，起先我還怕他要糾纏住我去打官司，後來反而成了去安慰勸解他的人。他到後來甚麼話也不講了。我說甚麼他就點點頭，或者嘆一口氣，回答我一句『是的』。那個時候，我倒不怕他和我打官司，怕的是他會去自殺。所幸，他這個人性情很柔弱。大概還沒有舉起刀子向自己頸上架的力氣。我慢慢地等他平靜了一些，放了心纔回家。回到家來已經很晚很晚了。以後他

再來找我。我也不願意也不合適再向他表示過多的同情，所以我也沒有去問候他了。他現在也許已經走了，他必定走，所以你們的決心和準備，一切都用不着了。你們也不必再住在這間小房裏活受罪。我看你們簡直可以立刻回家了。……咳，世上事情，真是無奇不有！……這樣一個解決！看去簡直是兒戲，而實際上大家都真實地吃了這麼許多苦！」

曾大海的言語使得田漪起了些異感。她知道曾大海的語意是公平的，是僅僅發抒他自己感慨。但在一個和自己立在一條綫上的朋友將這一種同情的聲調平等地也加在梁志清的身上，這好像自己的朋友覺得她應該多少負咎了。她沒有法子再笑，再得意下去。她楞了一歇，無目的地看着君彥也沈靜住沒有說甚麼。這時候的靜寂顯得梁志清奔波失意而去的委曲悲哀的意義更深了。

曾大海看到田漪忽然安靜老實起來，不覺得自己剛剛說的那些話有地方不大

妥當。於是改了他的話路，說到一些不相干的話上去。再又轉到梁志清離開星加坡的事上。他們商量了，必待梁志清確實被證明了沒有別的主義，確實離開了，再決定遷回去。

其實，梁志清在他們商量的時候，已經坐在回國的船艙裏了。他們直待又過一兩天纔搬回家來。從這時候起，直到以後的光陰，真是完全屬於他們兩個人的了。以前，他們雖說實際上脫開了上海的纏鎖，畢竟還不知道上海家庭方面始終打算如何應付，畢竟還不知道梁志清存了怎樣的決心。儘管在海外可以栖遲，不過想起來了總是一個未決的問題。現在梁志清自己沈痛地表示永遠不顧問的態度了。一切的糾紛無從發生了。梁志清的這一次到來，不啻作了一回義務郵差，送給了他們一封平安信。他們再也不焦慮甚麼。從這時起，他們將如一對海鷗，呼吸着自由的空氣，毫無拘束在椰林璧月的海上翱翔。即使這一對海鷗有一天覺得

在海外飛倦了，願意飛回來祖國，也是一樣自由。他們的生活應該是非常充實非常愉快的。

但是，事實上，他們却有許多苦惱。

這苦惱最重的一面，倒又並不一定在君彥身上。這不是說君彥沒有了苦惱。君彥的苦惱在他自剖自責的時候，他自己已經看得很明白了。不過，他是一個颯性子人。他有許多的短處。他在看準了的事情之中，還會發生許多自相矛盾的處置。這時，一面他覺得他對田漪應該負責。無論這件事作得如何錯誤，這錯誤是他自己作的。他要自作自受。他咬緊牙關，嚼着這苦痛，不使田漪感到他是個不忠厚的人。而且田漪呢，真實的，現在是死心踏地的熱戀着他了。他雖則看得很清楚這熱戀的因子，但他愛她。他正如普通人一樣性情中有執拗和理解的兩極。他陷在這個執拗的惰性裏，當『理解』還沒有機會能够繳了『執拗』的械，他縱

使看得明白，心下服輸，也不會立刻改變的。他還是如同在上海和景若愚一般人辯駁的意氣；他要負起罪惡來。因為這樣，他倒平靜些了。梁志清的來去，絲毫沒有刺激起他的甚麼回想。

所成爲苦惱的，反是田漪。她在這以前毫無苦惱。她的心境向來是淺而平坦的，正如她自己對君彥所言她以前雖然結了婚，却並沒有走進男女間那個真實的，如火如荼，如暖風醇酒的，從身體解放到虛無的境界。一旦被引進來了，她的迅速棄去舊日枯淡的生活，乃是極自然的。因為一個吃過花露的蜜蜂，便絕不會再像蒼蠅樣的去舐污穢的西瓜皮了；一個洗沐過光明的人，也絕不願再回到黑暗裏去了。

所以在這心境之下，她覺得她的離開梁志清乃是最自然最合理的事。沒有人可以限制她的求解放，求飛躍的心，尤其不應該拉住她，要她一齊去作犧牲了她

而無益於別人的事。她一逕這樣作來，勇往直前不會更想到其餘的方面。然而，曾大海的一番言辭，使她想起起許多她以前所忽略了的事。她從那些言辭，和她同君彥所打探來的消息中，知道了梁志清已經走進怎樣一個難堪的境地。她不能不受刺激了。她的精神上如同背負了一個重壓。一天一天地她陷到煩悶，深思，和急躁的境地去了。

君彥看見她這樣鬱悒，便想了些方法來安慰她。因為她最喜歡海浴，他總是陪她到海浴場去玩。曾家夫婦和小孩總是和他們在一起。君彥尤其喜歡有曾家的小孩作伴，爲的比較更熱鬧些。

這天，他們下午五點多鐘纔到浴場去。天氣又好，夕陽又湊趣。他們玩得非常高興。曾大海主張夜間就在邊近旅館住下，盡興玩過這個假日。

他們吃過晚飯，又跑向海濱來。曾大海帶着曼多琳和他的大孩子跑在最前，

曾太太和田漪在中間，君彥領了小孩在最後。這時海上明月正從那一碧接天的平波頭上浮出來，又白又大。天上的雲采在夕照將斂的時候，一條條一片片叢集得十分絢麗複雜，此連時一點影子也都不見，只見浩浩蕩蕩的空碧。人的視力所可及之處，無一不被這初升的月亮光所籠射，清迥幽遠廓然灑然。極遠處是海口所人的兩個高崖。這兩崖如同兩扇絕大的石門約束了這滔天的巨浸。月亮漸升漸高，漸漸顯得小，而這兩扇門倒漸漸顯得闊大。橫望海面一條線似的涌起涌下。

君彥引着的小孩，盡力向前跑，已經追上他的母親。母親便隨着他，也一直趕向前去了。這裏田漪和君彥看着他們一面笑一面跳的趕到一處去了，慢慢踏着軟沙向前走。小孩子們圍着父親和母親在前面歇下來搬沙。君彥和田漪也不向前走了。田漪挨着君彥坐下，兩隻腿平平的擺在沙上。君彥把手上帶的那厚厚軟毯替她在背上圍起來。

田漪靜靜地將一隻臂膀劃着沙，看了好久明朗的月光，却轉回頭去看右邊的崖。那崖正遠遠映在月光裏露出嶙峋突兀的黑輪廓。連着這黑輪廓的崖尖一直向右去，全是背了光的高高低低黑影。黑影外即是最清澈明耀的天。在黑影和天相銜的邊上，曲曲折折顯出一道亮的邊緣，彷彿無盡無休分了光明與黑暗的界限。

她又在月光下清清楚楚地看見曾家夫婦和他們的小孩，遠遠玩得熱鬧。曾大海彈起那曼多琳，小孩踏着那聲音唱起來。小孩的歌聲天然的清越高亮含着一天真的喜悅。曼多琳的聲音却很低沉迴盪，帶一些幽咽的薄薄愁思，似乎並不與小孩歌聲一致。地方太闊大，那聲音時而也聽不到。他們的心情都沈浸在這裏了。

「我心裏彷彿總有一個打不開的結，彥！……」

田漪幽幽地歎了一聲，向君彥這樣說着。君彥撫着她的肩道。

「你現在也變得有許多憂鬱了。我想你總是覺得有些對不起梁罷。——因為這樣，所以你纔顯得不像以前隨時都是快樂的了。」

「不是，……」田漪無力地搖着頭道，「我並不以為我有甚麼對不起他，因而我心裏內愧，纔顯得這樣不安。……不是，絕不是這麼回事。」

「那麼你是……」

「你不要多心，……」她回過頭去打斷君彥的話對他微微笑起來。那是一種憂挹中誠懇的笑。她的敏惠，即使在自己痛苦中，也不會忘記體貼所愛的人。這使君彥從她的笑容裏感到一種慰安的悵惘。

她繼續說道：

「使我感覺苦痛的原因，我想只在一點上：我已經不是從前的我了，而他還是從前的他。我不能承認，我對他有甚麼錯，因為現在的我絕對沒有和他回去的

可能了。我若勉強和他回去，那便要把我完全犧牲了，而又無益於他。這是一件愚蠢無理的行爲。但是他這樣一種態度，給了我許多回憶上的苦痛。我也不能說他不好，我只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影響太大了。我只恨我自己不能爽快地割下這件事不想；我又恨我沒有方法，在那時可以使他了解這一層道理，而改換了態度，彼此都可以免去回憶上的苦惱。」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君彥道，「許多事情，我們不能求人家的諒解。只要我們自己有理解，相信自己的行動有道理，也就不必定要求人家的諒解了。」

「是呀，……但是這一種惡劣的印象教我怎樣忘記呢？我之不能忘記這事，也就是我的弱點了。我想，我既然發現了他和我有種種方面的不合適：當然我不能和他復合。不過，在他也並不是沒有路可走的。世間好女子很多。他儘可以另找一個於他合適的女子。他儘有他的幸福。以前彼此都生活在蒙昧裏，只算作了

一場夢好了。彼此都沒有甚麼可怨恨可追咎的。他放着這一條平坦的路不走，但他又沒有決絕的忿怒。假使他向我發了大怒，指摘我的種種不是，要怎樣的懲治我，那麼，當然免不了一場激烈的爭鬥。這樣，反可以得到一個決絕痛快的解答。我也決不再怨恨他。……」

她說到這裏，感覺到身上又微微涼起來。她禁不住更靠向君彥些，君彥將毯子圍着她更緊一點。海水嚼着遠遠的沙石，微微有聲。曾大海的小孩子們不知何時也不唱了，他們好像圍着在說故事。他們兩人這裏只有明朗的月光，照着他們的一圍影子斜斜的鋪在沙上。

她漸覺有一點激昂，繼續說道：

「他的態度完全不是像這所說的兩樣。他只是婆婆媽媽的歪纏下去……他不仔細考察彼此的實際，只想用這樣方法作為唯一武器。他以為這樣的真誠，應該

可以感動我了。及至最後終於不中用，他纔悲傷失望地走了。這是一種小曲本子裏多情公子的一套。這是令人肉麻令人不可耐的。我以前糊塗，以爲這樣就是所謂的多情；現在我既然看清楚了，像這樣的男人，教我怎樣還可以跟他？……」

田漪很苦痛，很煩燥，鎖着眉這樣的說下去。君彥却忍不住笑了。

「你覺得他這樣可笑不是？……但他的這樣行爲却是出自他的那一套思想的。我知道他必定非常深切地覺得他遇到我這樣一個世上最混帳的女人。他的苦痛當然也是很大很大的。我因此，一面覺得他糊塗可憐，一面覺得他的這種糊塗使得我回憶起來苦痛。我雖絕不能承認我這回事作錯了，但我倒真像一個薄情女子。他又不但自己糊塗，還因爲這，使得我精神上受罪。……」

她這樣說着覺得海面上的風無聲息吹了過來，胸口又有些寒意。她撫着君彥的手也是涼潤涼潤的。這裏彷彿有一縷凄其的况味，直透過她的意識來。她沈默

了，又非常悲慨地說道：

「他這麼遠跑了來，又跑回去。就這樣的遺留下許多感觸給人！我不能從他，也無法怨他！只好說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太不易處理了！……」

君彥看見她這樣說着，眼睛裏包了一汪水。他知道女人的微妙知覺，有過分的感傷，他也無法可以立刻勸回她來。他說道：

「你所談的這些道理，對於一般人還是太早了。他們還是把戀愛看得非常神秘的。即在我們，又何嘗偶然間不犯這種相沿的習氣呢？而且，我們大家都不免有妬嫉心，有惰性的。誰真能提得起放得下？這樣，得失不能兩全的事情就無可避免了。你這種同情於梁的心境，表面上雖然好像和你的行爲相矛盾，其實也還是很自然的。不過，你要看清了不能兩全的道理，決定了取舍，就毋須再有多餘的感傷了。……喂，你看呀！你出來爲的尋快樂，你爲甚麼不賞玩這清朗的月色

「……………」

他這句話脫口而出。不巧得很，正說錯了。他們一心只顧說話，不知何時，那空闊略無纖雲的天空，竟會有了兩三片連接的很大灰白色雲堆。月亮正穿入雲堆裏。在包孕着月亮的一塊裏，那灰白雲內現出一團淡黃的暈光，突突地向外掙扎，四圍的雲便越顯灰白。沙上的他們一團影子黯淡得看不清了。那極遠處的崖角一帶起伏的形狀，此時也失却了那皎然的分界線，只是如同蒙了巨大黑網的怪獸，無聲蹲在天邊。

「喂，君彥呀！你們冷不冷哪？回去罷？……………」

曾大海遠遠提起喉嚨喊了。他那最大的兒子，用了運動場上競走的姿式先跑了來。那小孩追在後面嘻嘻哈哈的也笑着來了。曾大海和他的夫人慢慢地踏着走近來。他夫人提着曼多琳，一前一後的搖擺着。

「我們也正想邀你們走了。月亮一躲起來，也更覺得涼了。」

君彥扶起田漪來，一面高聲回答着，一面迎上去。

他們合在一起，頓時顯得熱鬧多了。小孩子忽然要睡覺，跑到君彥面前來要抱起。君彥將小孩抱了放到肩上。回到旅店，小孩已經睡得很熟了。

田漪和君彥回到房間裏來。她梳洗了一下，先到床上臥下。她看見君彥將窗子關起，將電燈弄滅了。房間轉爲幽黑。她在暗中，眼睛轉到窗子上。那下半截的窗紗擋住了窗外景色。窗子上半的玻璃却映出那天空還是烏暗的，那月亮應該還在雲堆裏沒有攆出來呢。

十二

田漪從旅館回來，心頭的悲鬱好像洗去了一些。然而第二天的天氣變成遼熱遼冷的狀態。在早上，那微見開朗的天空很快就被濃重的雨雲密布了。中午時，濃雲又開，陽光從各處雲縫裏擠了出來，氣溫忽然升得很高。田漪背上頭上都透着汗意。傍晚風起，濃雲再合，滂沱的陣雨，像亂箭激射下來。雨止了，氣溫突然降低。她以為可以和君彥吃一餐涼爽的晚飯。但是她身體的情形變了。

「彥，」她扶着桌子邊，向窗外叫喚，「你進來。我覺得頭痛，不想吃飯。」

君彥走進來，用手撫了她的額頭覺出一些燙熱。他的手指頭移到她的太陽穴，那皮裏的血管便在他手指下面憤張着跳動。

「呀，你發燒了！……我想你應該受了感冒。昨天夜裏，你在海灘上就很受了涼。今天你支持不住了。待我替你量一量。」

他取出一個小玻璃溫度表來，給她含在嘴裏。等取下一看，那小玻璃管裏的水銀正過了紅箭頭一些。

「三十七度五分，……不算太高。你不要吃飯了麼？」

她蹙着眉頭微微笑了搖頭。他便扶她到床上睡了。

「叫醫生來給你看。」她又笑了起來，將手伸出來捏着他的腕子。

「不要醫生。一定是今天天氣鬧的。昨天夜裏。我的確忍了一些寒，我以為決不要緊。不料真發了一點熱。我想今天夜裏出一點汗。明天就好了。……讓你

「一個人吃飯，不陪你！」

這天晚上，君彥胡亂吃了一餐飯。夜間，田漪用被子在身上蓋得密一些，微出了一些汗。她慎重地將汗擦去，另換了乾衣服，重復睡下。君彥又量了她的溫度果然退了四分，只賸一分熱，也就放心了。第二天，他中午回家，看見田漪又是很苦痛地臥在床上。他趕緊放下手裏的物件，走近她，撫着她的頭。

「怎麼？又這樣燙起來了！再替你量一量……」

「三十八度七。不用量了。我已經量過了。……你出門以後，我本來也想出去的。但我覺得頭又重起來。身上的熱直向上升。越升越高，現在熱得皮膚上都散出不好的氣味了。你看一點汗也沒有了。我的眼睛的前面覺得有一些眩，……」

「快請醫生來啊！請了沒有？」

「我正不知道請那個醫生好，等你回來商量。」

他趕緊去請了一位平日還熟習的醫生來。醫生檢視了田漪的病情，還不敢驟然斷定她的病是感冒抑或是傷寒，抑或是其他的傳染病。他看了看她的喉嚨，也看不出甚麼白喉的徵象來。於是他開了張藥方子，教等到明天再看。

田漪服了藥，靜靜睡着，却是怎樣也睡不熟。君彥除了歇幾分鐘替她量一量體溫之外，心裏焦急，却也沒有其他的方法。她的體溫從午間起到夜間，最高竟超過四十度，最低也在三十八度多。她在這個高溫升降的距離中，打熬了一宵。他也陪着睜了一夜的眼睛。慢慢盼到天明，熱漸漸退下。他們決定到醫院去了。

醫院留田漪住下去。她這一場病好像清算她近三五年的總帳，一直延到三個星期纔得出來。假使病可以改變人的性情，那應該因為病妨礙了人的健康。病後的田漪清瘦多了。她一向活潑強健的身體變成了柔弱。他的跳躍飛動的見解退得

無縱影了；而像對於梁志清事件的感傷一類的聲氣倒反而時時在她的語音中了。

當她從醫院回到家裏來的那個下午，曾大海夫婦陪着在一起。曾太太看見她的身體比病前瘦了許多，非常關切地教她調養。晚上他們走了，君彥和田漪吃過晚飯。僕人收拾好了房間，他們便安寢了。田漪覺得家中比醫院安適，所以睡得很香。

半夜時候，君彥醒來怕她受涼。他輕輕掀起紗帳，走下來要將窗戶再多掩住一點。他躡着腳走到牆邊下，聽到她在床上轉側。

「彥，把燈開開罷。」

他順手將牆上的電門捻開，室內立時明亮。雪紗帳像一座圓冰山樣，矗在中間。

「噯，太亮了！……我不要這個燈。……請你開床邊的小燈，我隔着帳子不

好開。」

他趕快將床小櫃上的圓形淺綠燈開亮了，再滅却天花板上的吊燈。室內的光線陰柔多了。靜悄悄的，一切如同在綠蔭裏。

她道，「你一下床，我就知道了，現在不要起來，但是也不想睡。你來，我們談談好麼？」

他於是將窗子掩了一些，重復進帳子裏。他半臥半靠在床頭。她也撐起手臂，將枕頭推得緊抵了邊，便挨他腋際靠着。

「彥，……」她伸過一隻手來插着他的上臂，沈吟着沒有接下去。他便將那隻臂抬起來，使她的頭枕在那臂彎裏。他對她笑道。

「怎麼不講了？」

「……我剛纔作了一個夢。……夢見我回到廣西去了。好像坐着小船在江裏

。那兩岸的山峯，奇奇怪怪的，只有我們廣西的山纔有這種形狀。我們的船走到一個地方，看見一座山上起了兩個山頭。那正像我們的馬鞍山。但是那山頭好像又變了；變得平了一些。倒好像在西湖遠遠看着南高峯和北高峯的樣子。我們的船也變了；變得正像西湖上的小游船。船上的人，好像有我父親，媽媽，姑母，又好像我父親的面貌和你一樣，又好像就是你了。……嚶，……七零八亂的一點道理也沒有。……說的甚麼話，一句也記不清了。」

君彥撫着她的腮，安慰她道，「你剛剛在病後。精神還沒有恢復。不免間或有夢的。放靜了心，少一些思慮，養養就好了。」

田漪很有些感嘆的聲音道，「你的話不錯。這兩天，我真是有些想念我母家的人。並且不像平常偶然不經心的想起，只要一念到他們，心裏就好像失了一塊。……彥，……我想回去，……我們一同回國去作事罷。……我怕說這句話。我

怕你或許要多心。……你是非常敏銳的人，……而且，你爲我決心拋棄了一切，和我逃避到這裏來，——我又拖你回去！……」

她這樣說着，不自覺地將手撫到他的胸上。她心中正有很深的懷鄉病，但又慮到陳述這個念頭，或許要觸痛了他精神上的感覺。她的狀態，是很趨趨矛盾的。她那隻手在他的胸上，茫然地慢慢着移動。

他聽到她這樣的向他講，一時也沒有回答她。他只覺得在這綠陰陰的淡光之內，一切所見所聽到的也正是一個迷離淒黯的夢境。那罩在他們身外的紗帳，如同一個柔而密的網，似乎十分多情而又十分無情地將他們圍在裏面。燈光從外面映着，紗帳雖然有影子，却是淡得看不出來。他只能對於她靠在他身邊一張可愛的臉形看得比較最清晰。那清卓的鼻準，仍然那麼迷人地秀立着。但她的腮肉却瘦了下去。下頰既然顯得削，便覺出顴骨比較略高。那清秀的眼睛，比較陷下去一

些，格外顯得又亮又大。這是一張病美人的臉。燈光不到的地方，越淡越瘦，好像更覺得另有一種不可形容的風姿。——但是，她這種風姿，這種美，不僅不足以使他歡喜興奮，反是格外使得他眼裏看着，心裏憐惜着，腸子裏迴轉着淒痛起來了。他一時沒有適當的話回答她，只沈吟着道：

「你想要回上海去麼？」

「並不一定要回上海。我想回中國去，確是很激切的。我的感覺大變，我討厭這個地方。我想家，我想中國。只要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都比這裏好。」

「好……我們回去罷……」

她聽到這一句似決未決的聲音，回過頭來，在含愁的眉下，微展開含笑臉，輕輕地却是熱烈地問道：

「彥，真的麼？……我們真可以回去？」

「怎麼不真！……不但你想回去，……」君彥的眼光穿到帳子外面，好像自己對自己說話一樣，「這多天來，……我也……」

她那微笑的臉，真笑了。她一聲不響，只輕輕地來回撫着他，以表示心中的滿足。很久很久，她纔又說話。

「彥！……」

她忽然滴下淚來了。這樣歇斯底里的狀態使得他驚訝。他趕快抱她緊一些，親着她的頸子問道：

「怎麼了？你病後身體不好，容易動感情。但是，要自己注意呀！怎麼了？」

她又勉強笑起來道：「不怎樣。……彥，我近來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許多天

沒有向你說。……你在沒有動身到這地方來的時候，不是說此地的氣候不好嗎？
……你不是說這地方會病死人的嗎？……」

「唉！你怎麼還記得這些無聊的話？……」

她搖頭道：「你不要打斷我的話。……我一直不相信這話的。來的時候，是我決意要來的。而且一到這裏，氣候很好，我也沒有常鬧病。你那句話我也早已忘了。……不意近時，我倒常常想起來，而且還是很害怕。——這當然很可笑的。何況現在我的病又已經好了！不過我現在總不喜歡這地方了。我想趁我現在病好了，就離開這個地方。回到中國去，我心裏也暢快了，身體會得更好，你也必定更心安了。……不要真的死在這……」

「好了，好了！」他笑起來粗聲說着，舉手向她的臉上連連拍打了幾下，「你真是個孩子！……這都是你病後的胡思亂想。只要健康一恢復，包你甚麼恐懼

都沒有了。……不要怕，不要講了，好好睡覺。等幾天，你身體更好一些，我們就準備動身罷。」

「我不怕。我在你的身邊，甚麼都不怕。因為你答應回去了，所以我將心裏未說的話，說給你。現在說完了，我更不怕了。……我們回去了，不一定就在上海。少會朋友，少出門，我們自己作一點應該作的事。」

「你不想在上海？……」他又笑了，「但你又很想家。你不再提防梁了麼？」

「我想他不會再麻煩我了。他現在一定把我恨成世上最壞最無情的女人。他不能和一個『無情』的人同居下去的。……我們意見上距離這樣遠。他固然永未了解我，我也正願他不了解。……他絕不來纏我了，他也沒有殺我的勇氣。我相信我們是非常自由的。——唉，以前的苦痛和錯誤，由它過去好了罷！……」

他聽她說到這裏聲音又帶着許多的嘆息，不願再觸動她的情感。他轉提了些別的話，一面順手將床前的小綠燈捻滅了。慢慢安慰着她重復睡去。

兩三天之後，田漪又催促君彥。君彥的意思覺得不妨再遲些時候等她的體力十分充實了動身。但在這兩三天之內，她的精神，大概因為熱望回家，異常興奮。她歡喜着準備這，準備那，顯得她的身體的確強健了似的。他爲了這件事所能牽到的各方面問題曾經獨自詳密地苦苦思索過。他那久鬱在胸中的深刻秘密的苦痛，使得他陷到難堪的境地。住在這裏和走開去，都似乎對於這件苦痛，沒有分別。既然田漪熱望回去，也就不妨回去了。於是他決定了回去。曾家夫婦和一些熟人餞別過後，他們就上船了。

海行的趣味，對於專事游覽的人，確是很濃的。然而對於思歸心切的人，這種長期的水程，總使人感覺迂緩。田漪覺得從星加坡到上海，這一段遙遠的路，

由一節一節的水波相續而成，她必得渡盡了這每一節水波纔能到上海，實在是太悶損了。

船走了幾天，她又病了。這使得君彥重復陷入煩惱中。因為他們買的只是二等艙票，船上的醫生雖然來診治，却是異常疏忽冷淡的。君彥用了種種機巧的和強硬的方法，使那醫生就範，而醫生却比水牛還要癩頑。他又去向那船長理論，結果是水牛受了命令，比較好些了。縱然如此，而田漪的病況仍舊不因之而減退，反是愈來愈嚴重了。這是一個被圍困在天和水的核心裏的局面。君彥竭盡智巧，但也力無所施。他惟一的希望只有到了香港再說。

她的病狀又是發生高熱。不過其餘的情形却在星加坡病中不同。以他的常識不能知道她究竟是甚麼病，和病的起因。他在一間孤獨的小艙裏，看着她那燒灼的面孔，他的心也燒起來，聽到她微弱的呻吟，他恨他的耳朵何以不聾。他夜

間完全不能睡眠，手裏拿着一只小時計翻着里程表，希望知道船走得離香港畢竟多少遠。這時候，他自己的呼吸和她的呼吸，聽到了彷彿都是一枝枝的響箭射來。

船到香港的前兩夕，海上起了風雨。最初船身只是兩邊漸漸搖動，雖然知道船正在和水拚着幹，却聽不出甚麼不尋常的聲音。船一面勇猛地向風雨和浪濤裏衝，一面風雨和浪濤的怒威也愈大了。四處窗戶早一齊關了起來。艙裏的旅客可以聽到外面風和水的淒厲音響。

船身愈搖愈傾側，君彥奮力振起精神來抵抗支持着。他不僅要支持自己，更要保護田漪。艙內的小物件已經滾來滾去。掛在板壁鈎上的短衣邊緣，被搖得像車上指南針樣的畫弧線。除了風濤聲之外，更可以聽到一些別處傳來的隱隱嘔吐聲，田漪昏昏沉沉睡在床上，好像對於風濤並沒有甚麼感覺。但他扶着她喂下的一些藥品，却全吐出來了。這時候，他自己也禁不住要吐。他掙扎着率性嘔出來

一些清水。堅定了意志，故穩了脚步支持了身的重心，他將她的腮，口，和頸子，用毛巾擦淨，再將吐在床褥上的東西擦去了，另拿一件乾淨襯衣，暫且墊在底下。然後，輕輕移動枕頭使她再好好睡着。

她閉着眼，側了身子聽不出甚麼聲息。但他却炯炯地睜了兩隻眼，看看她那比以前更瘦的形貌。她的目眶陷得更深，兩顴更聳。艙內燈光散射在四周，泛出一層黯澹顏色。他恨這燈光，恨這船，恨所能看見和想到的。斜靠在小桌上，他一隻手抓着頭髮。

「彥，我口渴！」

她轉側了。眼睛睜開，看去彷彿比燈光還亮，有一種令人可憐可怕的光。他快斟了一杯水，扶着她喝了一些。他將要放下她，把杯子送到小桌上。她眼睛看着他搖頭，於是將杯子就近放在地板上。她又靜靜地看了許久，眼淚忽然斷了串

的滾下來。

「我不會好了！……彥，奇怪得很，這第二次的病……時候雖短，……我自
己就像沒了氣一樣。……我心裏很明白。只是身子就像騰在雲裏。……一個人病
到了六神無主，而且這樣快，一定是要死的！」

君彥極力忍住了悲痛，說道：

「不要亂想，不要亂想！你的身體現在非常虛弱。自然有許多悲觀的話。我
担保你，担保你！你一定很快就會恢復健康的！」

她對於他說的這些話好像完全沒有聽到。眼淚仍然涓涓地滴了下來。

「死本來是平常的事，人人都要死的。不過，我死得太快了！……我還沒有
活得够！這樣一個偶然的病就要斷送我的天年！假使教我多活幾歲，……要不然
，……就是教我的脚再踏到中國的地上，……我要活，彥，我要活！」

她悲痛與奮極了。君彥覺得她的眼神格外可憐可怕。她極傷心地哀哭。君彥覺得她的手抓着他的臂，熱燙而有力。他感覺到這隻熱燙的手如同一柄絞絲的鐵鉗，愈絞愈緊，由他的臂絞向他的心。他的心，悶，痛，熱，着急，怕！他沒別的話講了，只顫聲道：

「不要胡說！你在發燒！好漪！好漪！放靜了心，快到香港了！快到香港了……我去找醫生來！我去找他！」

「你不要走！……你陪我……」

她的手抓住了更顯得燙。聲音又微弱下來。他不敢離開她。

「彥，你是我最好的人。不是一個平庸的好丈夫。你帶我飛起來，跳起來，帶我逃跑。我們吃了不少辛苦，忍了不少笑罵。但是我切實真確嘗味到生命了。

……只可惜我知道得太少！……」

她低沈哀哭的聲音止了。眼淚停泓在眶裏，臉上有些笑容。她沒有忘記了愛他。這昏悴的臉上的笑，仍是和平昔一樣，想拿來安慰他，解除他的煩憂的。她接着說道：

「可惜我知道得太多，做得太少。……彥，……彥！」

她抓住他臂的那隻手更加燙了。他看着那臉上的笑容比哭還更可怕。他從來不曾滴淚的眼睛，被淚水漲得痛起來了。

「漪，快到香港了！漪，好漪，快到了！」

她的熱度一直在升長，忽然落下去了。他心中一喜，以爲怕她熱得要發顛癩，可以避免了。駭人的嘔語，也可因熱而停止了。她那隻緊抓的手也漸漸鬆開。他想讓她安靜睡一些時候，恨這船外的風濤還未完全停止。他輕輕拍着她，好使她比較舒適些。

她的身體，愈來愈涼。他猛然有個警覺。將手指放在那卓秀的鼻子上，覺不出鼻孔裏有呼吸氣。——他怕極了！趕快將自己神經最敏銳的嘴唇湊到她的鼻尖上，竭盡一身所有的感覺力量集中在這一處也察驗不出她還有呼吸。到這時候，他眼中一滴淚也沒有。他的神經中樞變木了！

他在這個黯淡的艙房內，怔怔逼視着她的屍身。除却身體冰冷毫無呼吸的現象之外，其餘一切全和平時無異。她的眼睛閉了，靜靜睡着，不但沒有方纔病中嚙語的痛苦，反似十分安逸。然而這中間却已隔了生與死的兩極端了！他這時心中更不暇悲痛，更不能號咷，只是極端沉悶迷惘，——生與死相隔得如此之遠，而又如此之近！

他茫茫昏昏地看到她方纔飲水的杯子仍在地板上。他纔覺得自己口中也渴得很。杯中贖了一些她未飲完的水。他舉起杯來呷了兩口，將杯放到小桌上。他

想這一杯水在片刻間，便已分飲了生與死的兩個人。方纔她的聲音動作便已是千萬年以前的陳迹。昔日種種溫存，種種戲謔，種種美麗，永遠不再回來了。人的生命只如同一片羽毛，當其飛翔迴拂的時候，可以極長久的堅強光澤，但只要剎那間一經火灼，便立即焦黑倏然化作灰燼。一切是與非的經過，永遠成爲番番的夢痕。他眼睜睜地看着她睡在他的面前，距離他如此之近，他手一伸就可以挽住她。然而她却是真真切切永遠走了，真真切切地走得遠而又遠了！

他生平也曾經過兵匪殺戮。他親眼看見活躍強健的男子被大砍刀削去了頭。那結壯的身軀倒在地上，鮮血噴出來，手和腳都還連連顫動。他又看見過一個肺癆病的朋友臨死時彌留不絕的情景。這兩種死，雖然表面不同，但都使他覺得生命的有力。毀滅一個生命不是很容易的事。然而現在她的死却是如此容易。這極深極刺激的，橫在面前的實事，完全擊碎了他經驗中的感想。她悄然而去，比一

片花瓣落下來還輕便。生命原來是如此易於銷亡的！他所有一切獨居深念的問題，和她戀愛的波折，人生偶然的謎，一齊像亂箭射到他心裏來了。他兩手抓住她冰冷的腰。他頭伏在她胸上，痛淚像涌泉樣地流洗着她的無知無覺的身子。他只覺得悲痛，悲痛，悲痛，只有哭，只有哭，更不知哭的是她，抑或並及於她以外的！

昏昏茫茫，他聽到有人在外敲着門。開門來，纔知道天色已經大亮了。門外站的是一個侍役。這時風濤早已平息，船在平平的海上安然前進。天色却仍有下雨的趨勢。四周灰騰騰的，天和海都在一種陰鬱的氣壓裏。那侍者立在門口，背了光，臉上顏色也像刷了一層灰。他將兩隻狡猾的眼睛向君彥臉上打量。同時用了海關緝私員手上的小電筒一樣的光芒，他的眼光越過君彥肩頭向田漪床上探照去。他口裏操着廣東官話：

「你太太好些了嗎？華先生！」

「……………」

「太太好些了嗎？」

「……………她在睡着……………」

君彥用了鬱悶含忿的眼色，看着侍役尷尬的面孔。

「好！她睡着了……………等我請醫生來看看她……………」

君彥簡單回答道：「不消找他了。」

但，歇了許久時間，醫生和侍役，都不待請一齊來了。田漪已死的事實揭穿了。那醫生冰冷的面孔，似乎露出一些笑容。那茶房一聲不作，臉上露出上海人所謂『觸霉頭』的神氣。這兩個人不曾和君彥說甚麼，就出去了。

不多時。船長穿了大禮服來了。他向君彥道了句極簡單的唁詞，就告訴君彥

，按照航行規矩，田漪的遺體應該舉行海葬。

這時候，君彥正在悲痛的最高度。他聽到人家要將田漪的屍骸，從他手上拿去拋到大海裏，他更不思索，氣忿忿地對床上一指道：

「你們是打算將她拿去喂魚吃？」

「我們是照着章程辦，也不是對於她一個人這樣。」

「我不願意將她拋到海裏！」

「那不能由你不願，先生！這是一定要執行的！……你留了一個死人，有甚麼方法處置？而且醫生剛纔講過這死人還是傳染病。一船人的生命不比她一個屍身要緊？」

君彥強硬辯道：「是呀！是呀！你說得不錯。我的意思是要保留她的屍體。你們船上難道沒有一間太平間嗎？眼看就到香港了。我背了她下去！」

船長道：「請你到我房裏談談。」

他將上衣穿起走出門加了鎖。那侍役狡猾冷酷地站在一旁。君彥瞪着眼對侍役道：

「這間房歸你負責。我回來不見了甚麼，要你下海去尋！」

他們的爭論，已引起別些旅客的驚異。許多人都攢出驚訝目光。君彥悲痛地從這些目光中，昂然穿過。到了船長房裏，船長告訴他，船上凡遇見死了一個人，認爲是最重大的事。將死人拋在海中，並不是一件慘酷行爲。且無論頭等艙到四等艙的人，都是一樣看待。況且海葬也是很仔細的。死人遺體會好好的裹起來，用很重的東西沉到海底去。總之，他不顧船長怎樣勸他，他却堅持他的意見，終於遭了拒絕。他自知孤身一人，形單勢薄，只好忍住氣惱道：

「我不相信你們一點例外沒有。」

船長道：「但這是屬於極特殊的客人，身份，名望，都遠和平常人不同。」君彥誠懇悲愴和他說道：「船長，請你替我想想！這個人昨天夜裏還是活的。今天就要將她拋到海裏！我們都是一樣有感情的人。對不起，譬方你是我，你遭了這樣不幸，你不傷心麼？你不替我想法子？」

「沒有法子想！爲了全船生命的安全，顧不得一個！你看天色這麼暗黑，不久應該還有雨。我們還是早辦了罷。」

君彥心頭憤火像火山爆烈，他大聲道：

「好，看你怎麼辦！我只請你這一件。你要如此爲難我！我回去守在死人身旁，看誰來動她！」

他氣憤憤走開，回到艙房，真個坐在她屍體的旁邊。怒冲冲地，他自己聽得心在肋骨底下跳得發狂，窗子口上，只露出不多大的一小方塊天。他覺得那天的

顏色重量都正像一塊鉛壓在他狂跳的心上。

不多時候，船上許多人來了。他的胸中只橫塞了一團悲和憤。他失去了理智，不願再加甚麼思索。任何人和他譬解一切的言辭，他都以惡意的話回答。這樣不但使得船上的人不快，連旁觀的旅客們也引起憎厭了。他在昏怒之中不知經過多少掙扎。那些人已經受了船主的暗中命令強制執行，不顧他堅持的意見，要將田漪遺體裝到船上預備的小棺裏。

他這時真遭逢了最後的焦灼。他只覺得圍住他的這些人都是吃人的虎豹。他在絕地。他要拚却一切，不使被虎豹捨去。他騰起來抱緊了田漪的屍，一條條的筋從頸子上暴漲起來。他嘶聲切齒道：「好，如們要把她拋到海裏去？將我一齊拋下好了！……」

那些人更不回答他的話，直擁上來。他覺着抱着田漪的十個手指已遭強力的

手在撥擊。他將十個手指一個扣住一個的更鎖緊。他的肩上，頭上，腰上，腿上無一處不被鐵鉗一樣的許多手在絞，在撥，在擰。他的兩條腿和腳不能拿來作抵抗的武器。他所能夠用的只有他的頭。他竭盡力量將頭向兩面疾轉，張開嘴來向最近的人痛咬去。——但這方法立刻失敗了。他的後腦和前額立刻有鐵一樣的手牢牢把握住了。他奮身並力，直要將胸前的死屍壓到胸內去。他像怒蛇一樣地蜿蜒，怒虎一樣的咆哮，被創的豹子一樣的旋轉。他忘記了眼睛裏冒火花，忘記了逼身流汗，忘記了手上有血，只死命記住胸前的死人不要被人搶去。——但，畢竟失敗了！

田漪的屍一脫他的手，立刻有人接了去。他拚盡了更無法擠榨出來的賸餘氣力，也脫不了那一羣包圍了緊握了他的人。他被困在自己的房內疲乏已極，他失却一切的感知了！

一切都完了！

船長再來到他艙房內的時候，那守護他的人已經換了兩班。船長向他很懇切地道歉，並且向他說明這不得已的措置。他甚麼話都聽不進去。他心頭的怒火只想奮身起來一拳將這狗船長打到水裏去。只是他的氣力都打熬完了，他更無法可以打架了。連夜的失眠，加以掙扎之餘，不曾吃一毫食物，他惟有靠着不能再動了。他的頭腦昏得發漲，喉頭好像要裂開來。他的兩手和頸子又酸又痛。他咬牙不讓口裏哼出一聲。

「先生，你要養息。請你平下心去想一想，你就不會再怨我們了。但是我們很諒解你的，並且敬重你的勇氣。雖然你的勇氣用得不一定得當，原諒我說得粗魯，你的熱情銳氣畢竟可愛的。我們十幾個人纔……」

「你出去！……你出去！」

他討厭極了這個大肚皮洋人。他將眼睛緊緊閉上。

「你出去！……對不起，請你立刻出去！」

船長甚麼時候走的，他不知道。他將守護他的的人也轟出去了。他不願意看見任何物件，只願這世界整個變成漆黑的死寂。但船上單調的機輪行水聲音隨着那隱隱的震動，還使得他感到世界並未如他意想而死寂。却反是一種沈重的煩惱以有節律的笨音節，激起他的幻覺。他彷彿看見可憐的田漪被綁在一個擠得要出漿的小匣子裏，拋入渾濁無涯的海水內翻掀。匣子漲破，她身子翻出來。大的鯊魚，小的蟹和一些不可名狀的介類向她屍內攢：她的一隻手臂被咬去了！……她的腮肉現出洞了！……一切美麗總破滅！他的意識也裂成碎片了。苦澀的淚涓涓艱難地流進下來像辣椒水浸到皮膚，熱而作痛。

這心境上像傷寒症的瘋狂高熱，隨着沈重水聲逐漸減退。久而久之，船上的

人聲漸寂，是深夜裏大眾酣睡的時候。他的神智重復轉回。他現在從悲痛疲乏的極端，恢復了一些生命的潛力。他覺得一片茫茫的心境正籠罩了他。他以前所經過的，或悲，或喜，或忿怒，或顛狂，都有一個意念可以把握。如此時完全無一毫把握的空虛，却是他從不曾經驗的。這空虛使得他感到田漪的死對於他是整個的損失；同時使他感到這整個損失之後的輕鬆。空虛對於一個人不一定就不好，如同一間閑房，一片晴天，一泓止水，一畦荒地，可以擺入破爛傢俱，生烏雲下冷雨，攪得渾濁了，長出多多荆棘；但也可以陳列畫屏玉案，輝耀萬里的光采，澄爲淪茗的清泉，抽出嫩筍長爲新篁的。他覺得在空虛的底層正有蟄伏的生機要萌動。

田漪死去的迅速，使他極悲痛地感到生命的脆弱。他此時回念這一點上，追思她病中經過，追思她臨死時的言語。逝去的種種，雖然如烟如塵，但却生動堅

牢，歷歷在目。他爲此深痛，然而也由此解脫。他深沈地更勘入這些件事的意義，刻至地換回他在星加坡獨自所煩苦着的一切思想。

——偶然呵！一切悲歡成敗都被『偶然』支配了！

他想到此處，覺得他在田漪海葬的時候，種種瘋癲舉動，十分可悲又可笑。他不由又想到田漪最初勸解他，正也是舉出公共汽車的路線來說明『偶然』的。偶然！偶然！人生全都斷送在『偶然』裏！人生的年華若此之短，幾回挫折，幾回錯誤，幾回迷失在『偶然』之中，就永遠不可復追了。『死』如同一個不出聲的債權者放輕了脚步躡在『偶然』的後面，隨時絕不留情地出來結了總帳去。——這是最使人傷痛，最無意義的唯一大事！他那空虛的底層中，潛躍的活力不能不爲之激越了。

——世上就沒有爲『偶然』所統轄不到的了麼？人就是永遠如此像奴隸樣地

受支配着過生活麼！」

他仍舊追勘到生命上去，仍然想到星加坡的獨念。一切人生的狀態，都是生命種種變形。小己的生命固然有它獨立的小天地，然而，確是不能逃出『偶然』，確是十分脆弱。只有將自己的小生命納入大生命的洪流一致鼓盪，纔不爲『偶然』所支配。這其中的樞機，仍在個人。試想個人的小己固然爲『偶然』所支配，難道就不能在『偶然』中抓住轉機麼？果真不能，那麼，小己的生命又怎樣可以納入大生命呢？——這原是不待納的，原來就在大生命之內的。自己不汨沒了自己的獨立，不忘懷了大生命的一統，應該可以找得着自己的趨向了罷！

這重重的感念使得他胸前如火熾灼起來。他回憶到與田漪纏綿繆戀的經過，使他遍身都發痛。愛情給予他的是一個飛騰壯往的雄心，是一杯甜而且辣的烈酒，是一曲又激昂又淒迷，又低徊若斷的琴弄。這正也是生命中的一種動力。她却

忽然死了！自己跟着她去死嗎？這在一個『偶然』發動激烈情緒的剎那間，原來也是可能的事。現在從一髮的危險邊緣上度過了。這一種無意識的事情，不會作出來了。——但回憶她的死是如何劇烈的永不可磨滅的創傷呵！

然而在億萬人中，誰能說身上沒有幾個創傷呢？只看他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體力，够不够強健，負不負得起創傷！在盤空的大樹上，那經過斧斤的樹癭處，反是特別隱然隆起，糾結着格外堅固。身經百戰的猛士袒衣相看，受過刀槍刺穿肌肉，疤痕越是黑而且壯。這樣纔是所以能存在邁往的理由，因為這都是用自己苦痛的鮮血洗滌培養出來的！

這樣的英年，這樣勃鬱的生命，會負不起這苦痛麼？

船過香港，他的心沈浸在這一箇意念中。船重復開行，他仍舊追求着這個意念。一切外界的風物，他不暇顧及。船居然又到了上海了。

這是一個極晴朗的天氣。陽光如同彩箭樣的射出純白的雲頭來。天空開闊，顯出不可逼視的光明。

他看到陽光，晃耀眼睛，舉起手來覆了一覆帽沿，沈著地大踏步向前走去。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生

還

全一冊

定價

外埠平寄郵費二分半

黃道林紙

報紙

每冊國幣

七角
五角

外埠掛號郵費一角一分

著者

晁

工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館

法租界三十號路

總發行處

天津大公報館出版部

法租界三十號路

分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大公報分館

分售處

各地大公報分館分
銷處國聞週報分發
行所及各大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1594B

4.



38.